

雙
璧
冤
鏡

著
趙



31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再版



編纂者 吳雙熱

總發行所 民權出版部

上海四馬路麥家園口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印刷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印刷所
記和 上海英界四馬路東首念一號

序一

貂蟬革轎蕙帶雲衣吳歛越吟荆艷楚舞時無今古人無智愚聞之心怡見之目瞬者情也月幙門圓匿麗華於光昭之殿鴛鴦瓦冷求太眞於縹渺之鄉神恍惚而遐思志瞀迷而忘反者魔也拂情者戕性入魔者喪生弱冠王孫綺紈公子聞膻蠅附望影星奔緩帶輕裘高車駟馬訪吹簫於秦女得小玉於霍家裂帛一聲顫明蟬之薄鬢遺珠兼寸耀墜馬之垂囊報李投桃盟山誓海雲崖夕曜鶴蓋成陰蓬門旦開流水接軫驚鸞治袖常挹韓椽之香飛燕長裾時結陳王之佩樂則樂矣憂亦隨之金盡纏頭挽魚軒而唾面身嬰殘疾侍湯藥兮無人漂渚依然誰進淮陰之食綈袍猶是孰憐范叔之寒華屋山邱瓦礫與蒺藜並峙美人香草情意共雲雨俱消佛家言色相之空良有以也南國有捐情之士豈徒然哉即使艷奪綠珠盟要白首芝焚蕙歎徒抱漢家金椀之嗟掩骼埋胔無補隋苑玉鈎之玷若迺牋倚青鳥女貞不花鏡碎孤鸞松筠改節墮家聲於媒孽興欲海之風波紅豆繁思衾枕伴膏肓之疾青

衫濕淚門庭。起詬誐之聲。鳩毒巾絲碎却玉顏。幾許環肥燕瘦藏來金屋。何存遺恨。
千秋浮生一夢儻。平隨中和而任放。與大塊而盈虛哉。吾友雙熱著孽冤鏡以燭世。
揚葩振藻寫屈子之騷繡口錦心說生公之法霏霏玉屑散作天花芸芸衆生脫茲。
孽海人知禮讓相鼠泯無恥之譏。詩正睢麟標梅有及時之樂礪名節挽澆風胥在是矣。
豈徒筆炭心爐雲斤月斧侈孫盧之金采誇班宋之艷香哉。某也不文掇拾蕪詞比附綉帙駕駘泛駕非追夸父之蹤下藪迷津聊申長沮之義云爾。

寶應鐵冷劉綺謹撰

序一

陳志羣撰

人有恒言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吾生平最不服此二語蓋兒女之情與英雄之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苟其人長於兒女之情決不短於英雄之氣徵諸中西諸英雄之歷史此言可爲萬古定理吾國青年男女每爲社會惡習家庭專制所困致兒女之情既不能達而英雄之氣遂不能伸歷其境者每至灰心厭世因此銷滅人才不知幾許實堪爲社會痛哭者也飲食男女之大欲存焉今不聞禁止飲食而獨限制男女何哉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嘗謂男女若成怨耦猶半身不遂之人吾國多半身不遂之人此其所以弱也強國強種首在破除男女界限改良婚姻制度今之社會則不然以強迫結婚爲常以自由結婚爲變每有文明結婚之事亦徒文明其表面耳值此人心險詐之秋兒女之情亦有出于非眞者故自由結婚不無流弊然不能因噎而廢食也雙熱君善著小說今又以孽冤鏡行世本書中人述書中事現身說法斯爲尙矣書中環娘死於情王可青死於情而惡婚姻之結果連累及於環娘

之母暨可青之父母致兩家俱破已可慘矣矧其人肯爲情而死必能爲國而死死一也爲國亦情也故環娘不死王可青不死則無形之中中國多一分人才豈特兩家之福哉雖然彼環娘及王可青倖得雙熱君爲之傳耳類於此二人而死者恒河沙數類於此二人而半死卽吾所謂半身不遂者又恒河沙數讀是書者必能類推而有所感觸藉知婚姻制度之亟宜改良男女界限之亟宜破除舊俗不足尙陳言不足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語誤盡蒼生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八字流毒社會兒女卽英雄英雄卽兒女英雄從兒女做起苟有阻滯便成冤孽雙熱此著洵足爲社會之鏡有功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余故樂爲之序

序二

沈肝若

噫嘻王可青者殆古之焦仲卿流亞歟仲卿殉其已出之婦王可青殉其訂婚之妻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既不能比翼於生前又曷禁尋盟於地下鴛鴦拚命殃及慈烏情變之生亦豈得已者哉吁嗟乎情芽方茁風雨每隨摧殘遏抑無所不至戰而勝則愛條暢達歡愁怒放不勝則亦惟橫折枯萎以死而自圖歸結爲離恨天中增積一重公案耳吳子雙熱以幽豔之筆寫哀怨之情前既有徐子枕亞玉梨魂一帙膾炙人口咸歎爲言情之傑作今復有吳子孽冤鏡出現詞藻纘紛情致委婉雖體裁未脫乎稗官而紀載實等於信史方之徐作異曲同工洵爲近世言情小說之自成一家者又豈特文詞之優美能喚起讀者興趣也哉其有裨於風俗人情蓋匪淺鮮矣

序四

嘗謂文人狡猾之筆有奪天地感鬼神之能力其中人焉甚於疾。病其毒人也甚於蛇蝎。有筆如刀殺人更利於刀。有才如海造孽亦深於海。多情乃聰明之誤識。字爲憂患之媒。文人者造成此情。世界之主人翁而亦作俑之流也。夫旣爲人類疇則無情。怵惕惻隱之心人所固有。况事涉於男女之大欲乎。造物不仁。對待情界衆生恒用慘酷手段爲文人者更以三寸毛錐助天爲虐。以纏綿淒苦之音寫離合悲歡之事。或佈疑陣以惑人。或噓蜃樓以欺世江郎之筆。慣放淚花。李賀之箋盡成血草。作者嘔盡心肝。閱者縛其魂夢。將無作有。認假爲眞。卽令事非無稽。詎免言多失實人謂文人爲情種。吾謂文人直情魔之僂耳。雖然。情之所鍾正在吾輩文人。多情文人之不幸也。文人言情。又文人之本能也。文人多慧慧根卽情根也。文人多窮境窮則情摯也。大抵文人一生方寸靈臺無足以縛擾。惟與此情之一字。有息息相通之關係。旣不得於世。此情無着處矣。不得已託之美人香草。以自遣其心苦矣。欲言之。

不哀不可得也。言之哀矣。欲人之不淚。又不可得也。然世之自命爲文人者衆矣。文人所著之哀艷文章。亦多矣。未必人盡讀之而下淚也。其下淚者必其人有極窮之遇。極深之思。極奇之筆。兼此三者而爲極妙之文。乃足動人以極端之感。想閱者紙上千行淚。乃著者筆頭一滴血所換得者也。質言之。非文人之筆墨。足以感人實文。人之至情。足以感人耳。乳臭小子。外無雅骨。內無虛心。讀得一部紅樓夢。便自胡思亂想。自負多情。掉弄筆尖。貽災梨棗。其意非不欲賺人眼淚也。亦思他人眼淚。夫豈輕易可以賺得者哉。吾於此知哀情小說之價值矣。吳子雙熱鬼才也。爲人豪放。而善滑稽。似趨於樂觀一派者。顧其談吐與文章。乃不相符。長於言情。必極其哀。吾與之相交最諦。而知其人。蓋傷心人也能以至情發爲妙文。以賺人眼淚者也。一冊蘭娘。哀史。賺得之淚已不少矣。而雙熱猶以爲未足。更有擊冤鏡之刊焉。吾知是書一出。閱者必盡移其哭。蘭娘之淚。而哭環娘也。雖然。一彈再鼓。文字之孽深矣。吾望雙熱之有以自懲。也是爲序。

琴川徐枕亞識於海上

序五

慨自人心愈降而教育之技窮。碑史興乎其間，以施其警惕灌輸之作用。碑史者，實改良人心、振刷厥志者也。人心歸乎正而不外弛，則道德充而心明堅。心明堅，則頑固消除而社會進化。志能精乎大而毋苟，則學識進而智術長。以視無不明，以學無不精，以謀無不完。外賊無由侵，所從不能僻。故求革外者，先革內；求強種者，先強知。然則詩書艱深，科學高奧，而求其次者，無逾碑史。雙熱先生者，近代碑史之巨擘也。吾于新碑史中率見之，如長短諸說部，誰謂無意于人心者？而今之摹冤鏡書復就矣。吾亦曾窺一斑也。厥書詞藻精致，心思完密，當先吾有言者而命意之。警惕絃外之音節，固有可傳已。夫惟言之動魄者，即足以挽癡頑；序之有條者，即足以欽閱者。詩書科學，正以挾諧能知諧，即無正而或越也。不能知諧，即無正之足論也。先生其知諧者乎？先生其古史之班乎？而社會之流下者，其亦有以起哉。

上海戈止金漢霄撰

序六

無量世界斯有無量男女無量男女斯有無量情無量情斯有無量因果無量因果
斯有無量魔障情而至魔障便成冤孽矣蓋有情人恆爲無情人所累我佛以諸法
空相度一切苦厄乃太上忘情之本旨雙熱先生所著孽冤鏡述環娘慘史始由訂
婚鍾情終至死于情其間敘某大令之子與環娘事興感淋漓栩栩欲活書中人述
書中事現身說法玉磬金鐘流連宛轉自成文章殆有婚姻不自由便成冤孽當頭
棒喝醒世間陋俗之微旨歟語云情之所至可以死可以生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
生若環娘與某大令子之情可以死可以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矣非死者果
能生蓋得吳君爲之傳錄之金石播爲美談非死猶生者乎故子女得環娘於夫得
王可青於友得吳子雙熱有若環娘之母有若某大令之夫妻有若賣花媼咸入情
界乃至若有情若無情若可思議情若不可思議情若天懷流露之真情若害人之
癡情若生於情而死於情死于情我將以爲悲也害人之癡情我將以爲惡也惡者

死何遲。悲者死何速。速者斯以爲情之種。遲者斯以爲情之孽。書名曰孽冤。讀至無情者憤而死。有情者悲而亡。兩家俱破。蓋不知掬洒幾千萬珠淚。其曰鏡者。以爲世人寶鑑。吳君救世之苦心也。前途茫茫。後顧蒼蒼。世有攬衣攀袂從吳君而改良婚姻制度者乎。

上海黃耀卿譏

自序

嗟乎。孽冤鏡胡爲乎作哉。予無他欲普救普天下之多情兒女耳。欲爲普天下之多情兒女向其父母之前乞憐請命耳。欲鼓吹真確的自由結婚從而淘汰情世界種種之痛苦消釋男女間種種之罪惡耳。孟子曰：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此數語界說未清也。後之人未嘗清其界說而遽醜詆今日之自由婚真笨伯矣。夫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結婚之自由權也。至於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於男謂之奸誘於女謂之淫奔不得謂之自由婚也。今人讀「孟子」宜於不從父母之命二句下加入「可也」二字則界說清矣。此予自以爲確論者也。而更有說焉。上古之世兒女對於結婚問題正不妨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蓋上古之人少機械心爲人。父母者其對於子女之婚嫁亦能尚德尚才尚貌而攀龍附鳳慕富貴之思想正未十分發達故擇婦未必不宜其子。擇婿未必不宜其女而爲人之媒妁者不過傳言達意必不至於翻蓮舌底添花錦上以詐語。

撮合婚姻也。至於今日。人心不古。以故婚嫁問題。萬不可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蓋父母眼底。惟知富貴耳。媒妁口頭。無非造謠耳。十父母八九。如是。十媒妁八九。如是。此予又自以爲確論者也。吾見夫今之小兒女。結婚而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者矣。然夫妻反目者。若而人夫離妻而他顧者。若而人妻背夫而他好者。若而人其故何哉。其故何哉。由於結婚不自由。夫婦雙方不能滿意。却又不能制慾。於是而奸淫之風盛矣。其能制慾者。則女爲怨女。夫爲曠夫。於是而倫常之樂亡矣。奸淫之風盛而種種之罪惡。以貽倫常之樂亡而種種之痛苦。以朕欲矯其弊。非自由結婚不可。自由婚之眞諦。須根乎道德。依乎規則。樂而不淫。發乎情而止乎義。否則。淫奔耳。奸誘耳。桑間濮上之行爲耳。此則予之所深惡痛絕者也。曾是而敢推波助瀾爲之鼓吹者哉。阿儂一片心。願普天下爲人父母者。對於子女之婚嫁。打消富貴兩字。打消專制兩字。苟人之父無有如王可青之父者。人之母無不如薛環娘之母者。則情世界中。頓造無量幸福。當無復有王可青薛環娘。如是等等之情鬼矣。世人其尙夢夢耶。

盍對此慘澹淒涼之孽冤鏡大家懺悔來

民國二年十二月旣望

古吳吳雙熟自序

藝苑

孽冤鏡題詩

虞懶僧

孽海姻緣總渺茫。華鬘曾此斷柔腸。
雙鴛有淚春愁重，寡鵠無言幽怨長。
生解多情原悵惻，死歸離恨莫悲傷。
么箇作繭渾難釋，個個牢籠粉黛場。
愛河源裏漫尋槎。魔障重重終自嗟。
無相佛悲連理樹，有情人種合歡花。
一雙蝶魂難捨，卅六鴛鴦夢不賒。
惆悵館娃宮殿月，子規聲底誤年華。

穀任

春夢如潮綠有痕。一聲墮地種情根。
空山修竹寒生袖，小院梨花晝閉門。
如是我聞都色相，更無人悔約黃昏。
欲將抱月飄烟事，訴與華鬘乞偈言。
鏤刻空花創昔賢。寓言十九誤華年。
金荃豔說才人集，黃竹工摹怨女篇。
意蕊六根呈變幻，情瀾十丈費熬煎。
誰能妙粲生蓮舌，刪盡飛龍藥店烟。
蕙怨蘭愁此正聲。著書心事薄。
蓉城畫堂南畔歡，無賴明月東邊照。
有情萬古短，縣。

參。臘。淚。三。生。頑。福。悟。鴛。盟。風。詩。亦。是。無。邪。旨。釧。動。花。飛。一。笑。輕。

李 鐸

自縛蠶絲劇可憐。雲階月地奈何天。誰將孽海三生恨。親讎楞教十種仙。
刻露鐫雲苦未休。玉台一序忒風流。青衫紅袖汎瀾淚。都誤才人筆底收。
我讀君書欲憲情。瓊思瑤想誤聰明。願將無限名山意。梨版分明鏤十行。

上海萍雲陳索然

~~~~~  
談何容易說痴情。情到深時恨轉萌。林賈媢緣空買淚。韋劉運數可憐。生吾儕墮地  
卽難免。此劫坑人至不輕。祿蠹偷牛怎解得。鮫珠裏筆寫鵝盟。  
可人如玉話琴川。錦繡胸羅正盛年。故里遄歸偏已晚。愛河種恨竟相連。春風人面  
銷魂地。秋雨愁心忉利天。果令紅顏多薄命。識言長鑄口頭禪。  
離離紅豆惹相思。女太溫柔郎太癡。小草淒涼成獨活。瓊花零落不交枝。昨非今是  
豈無覺。後果前因信有之道。是極歡天亦姤悔。將纏綿誤佳期。

情場禍福兩無門。緣去緣來泡影痕。  
名士筆花雙管熱。美人墓草一叢冤不堪。率聽  
啼更鳥。強自孤吟折翅鴛。舉世更悲同調夥。  
無邊孽海孰爲援。

上海虞啟徵

翡翠屏昏蠍射沙。合歡如意蠶抽芽。  
情田不斷相思草。擊海終多薄命花。  
魂魄幾曾來入夢。容顏底爲量堆霞。  
一聲何滿雙行淚。蕩氣廻腸儂亦嗟。  
漫道相思淚竟枯。靈風已自渺。  
彼姝神仙眷。斷同心帶冤孽。  
緣慳如意珠。十里春城飛。  
蛺蝶一天情網佈。蜘蛛黃泉碧落窮。  
難見我欲招魂訴。越巫。

上海朱毓芬

天荒地老總纏綿。月缺花殘祇自憐。  
九死難招倩女影。再生怕續玉簫緣。  
相思淚化紅心草。並蒂蓮摧綠綺年。  
省否多情原是累。鴛鴦雖好不成仙。  
寒煙芳塚冷斜陽。道是情場冤孽場。  
塵世難求懷夢草。泉臺不爇斷頭香。  
生憐鸞鳳徒憎妾。死化鴛鴦常傍郎。  
湘瑟無端猶寫怨。一回諦聽一悲傷。

摹冤鏡題詞

上海耳似吳聽猿

(霜天曉角)英材出衆。筆走龍蛇。動情魔棒。喝警書空。看彩澈墨花飛鞚。(前腔)書城深擁。揮洒的情絲重。你西林文陣好。英雄笑的俺。眼花沒縫。(錦上花)筆底起奇峰。閃閃芒鋒。心猿狡黠。意馬奔冲。漏三通。漏三通。惹的那情腸動。(前腔)雙雙蝴蝶蟲弱不禁風。冤家寶鏡。摹海牢籠。哈哄哄。哈哄哄。哄的那塵心動。

# 孽冤鏡目錄

|     |    |
|-----|----|
| 第一章 | 遊春 |
| 第二章 | 返艷 |
| 第三章 | 問津 |
| 第四章 | 舊恨 |
| 第五章 | 鰥居 |
| 第六章 | 讀畫 |
| 第七章 | 語冰 |

|      |    |      |    |
|------|----|------|----|
| 第十九章 | 樓空 | 第八章  | 登樓 |
| 第十八章 | 鼠竊 | 第九章  | 證盟 |
| 第十七章 | 發秘 | 第十章  | 酒意 |
| 第十六章 | 傳書 | 第十一章 | 違面 |
| 第十五章 | 設謀 | 第十二章 | 偵探 |
| 第十四章 | 吊影 | 第十三章 | 惡耗 |
| 第十三章 |    | 第十五章 |    |
| 第十二章 |    | 第十六章 |    |
| 第十一章 |    | 第十七章 |    |
| 第九章  |    | 第十八章 |    |
| 第八章  |    | 第十九章 |    |

第二十章

慘劇

第二十一章

再誤

第二十二章

憔悴

第二十三章

末日

二十四章

尾聲

# 孽冤鏡

著者雙熱

## 楔子

情天蒼蒼。情海茫茫。幾多情種。以戴以航。嗟嗟情也。殺人之魔也。而人媚之而人惑之。爲所驅策。爲所牽制。爲所顛倒。爲所殘殺。至死而不悟。往古來今。痴兒女千百輩。醉於情宿。於情陷。情魔之窟。而斷送其壽命者。比比然矣。嗚呼。情耶魔耶。愛力耶魔力耶。何入人者深。而中人者厲耶。予亦情網中人也。予乃情網中之過來人也。爲情所網。屈指十年。情絲萬丈。欵縛一身。方寸茫茫。如癡如醉。當是時也。予友王子可青。正復與予同病。而至懊喪。抑鬱忽忽。以情死。嗟嗟可青死矣。其一段情史。至可豔也。至可味也。至可悲也。其因其果。予耳所聞。目所見。遂知所戒矣。從而借渠往事。作我前車。猛然以悟。灑然以脫。慧劍一揮。情絲寸斷。予幸得爲漏網之魚。悠然而逝。還我自由。試一廻顧。困我之情網。固無恙也。千經萬緯組織。至周密。予苟不自解脫者。

殆矣。殆矣。軟紅塵世。擾擾多情種。男女交接。輒生愛情。情核生根。情苗展葉。由葉而花。而果。情而至於結果。便是個中人生死關頭。情之果十八九。皆惡果也。借問佳人才子。有幾輩成大好。因緣可憐。怨女曠夫。每一例負無邊孽債。願天下有情的。多成了眷屬。人人有此心。人人每違此願。蒼蒼者天。未肯玉成好事。坐令情魔得意。著力弄人人醉。人夢迷而不覺。類而不振其病。且死而爲情鬼。指不勝屈也。獨王可青乎哉。予以王可青故。乃自振拔。幸不以情死。予則無恙矣。而世之人。麻醉於情。不知若而人。困頓於情。不知若而人。予甚憫焉。於是酣我筆飽我墨。舉王可青已事彙爲一部。哀情之史。無以名之。名之曰。孽冤鏡。是鏡也。予嘗以鏡我。予今以鏡人。願人如我。對鏡而觸目驚心。翻然悔悟。須知眞自由國。乃能締美滿之愛情。蓋家庭無父母之專制。男女現平等之眞像。此則情交之佳朕也。我國有此佳朕乎。嗚呼未也。自由結婚之權。不大昌。愛情上便多一層魔障。嗚呼休矣。母癡於情。痴於情。死於情。母乃不值乎。謂予不信。請拭目觀孽冤之鏡。

## 第一章 遊春

方春和時一山一水一花一草點綴春華成一美術世界以故春郊多遊人或則走馬看花或則聽鶯載酒或則踏青野外或則拾翠溪邊及時行樂收拾春光喚起一種美的感情遊春侶伴樂可知矣嗟乎春自可人而人對青春正復襟懷各別同是春也甲以爲樂乙以爲悲猶自人也昔也賞春今也傷春蓋所處之境遇不同從而所感之情緒亦隨時移易是故春也者亦一情之魔也失意人遇之方寸亂矣予書至此而一陣酸辛意味無端繞我筆尖無他予蓄意欲爲失意人寫照筆花纔吐已不禁悲從中來也諸君乎須知孽冤鏡中大有傷春人在。

淪落作異鄉之客奈何呼春日之天蝴蝶夢中飛來鄉思鷓鴣聲裏喚起歸心人面桃花重溫舊恨陌頭楊柳驚惹新愁嗟嗟春色惱人情懷潦倒此非天涯遊子之淒涼時代乎乃若吾友王子可青者則說到遊春便泣然而泣嗚呼傷心人別有懷抱殆可青之謂矣可青翩翩一美少年也頑然而長容貌映麗美如冠玉人戲呼之曰

玉峯云工詩歌解音律能擊劍善飲酒淡泊不求仕進落拓不事生產喜遨遊山水間良辰美景樂事實心是其素志每至春秋佳日輒駕言出遊山巔水涯花前月下遊踪閒駐逸興遄飛然則可青固老於遊者也豪於遊者也想見洞裏風光飽餐眼底無量興趣浪疊心頭樂哉遊乎樂哉遊乎孰意可青始以遊而樂終以遊而悲舊事重題劇生哀感其泣然而泣者其心傷也。

可青越產也年七歲隨其父遊宦吳中遂家焉可青有弟早夭桂林一枝孤芳獨秀距十年前予嘗負笈遊學於蘇臺歲乙巳佳節屆重陽予登高於虎邱對塔影山光油然泛詩意探囊出鉛筆題新詩於山寺之壁偶得一句曰「笑盼客來山有眼」一時不能續則面壁而沈吟忽有人焉拊予肩而朗吟曰「閒尋僧去日當頭」予急迴顧則二十許美少年也少年揖予而笑曰孟浪孟浪狗尾續貂矣予亦笑指中天紅日曰真個日當頭矣佳句佳句因各展問邦族從此定交少年非他王可青也等閒識面彼此傾心洎後時相過從頗稱莫逆渠於江南好風景遊覽殆遍叩之能

道其詳。口沫橫飛。津津有味。聽之令人神往。

海客談瀛。入耳恍如目接。覺有無數佳山水。更迭擁現於眼簾。予因語可青曰。吾鄉有虞山風物。殊超絕久。馳名子亦曾一見否耶。可青曰未也。予笑曰。虞山待子久矣。然當此歲寒時節。山鎖寒雲。意絕冷淡。恐非所以對佳客也。待到春來。青山含笑。予當爲海巫（虞山別名）作紹介而與子相見耳。可青笑應曰。諾。未幾。予別可青返故鄉。度殘歲。暫不相見。輒便懷人。郵筒往來。殆無虛日。間以詩代簡。徵逐唱酬。容易年華。青春復活。孟春之月。旬有二日。予卽離家赴蘇臺。訪我良友。可青歡然道。故是日也。天氣奇冷。春雲凍天。蒼然有雪意。可青留予對酌。藉以消寒。甕頭春色大可醉人。然而予俗物也。與紅友無緣。一線酒腸。僅容涓滴。可青頻頻勸酒。爲之勉盡一杯。而耳熱如炙。頭涔涔矣。則請以茶當酒焉。時窗外春風料峭。雪花如掌。因風入戶。狂擊酒。人可青顧而樂之。予則跔蹐不安於坐。日之夕矣。便欲冒雪。行可青殷殷留客。而雪勢猖狂。天亦沮我。則止宿焉。燈炮酒闌。可青被酒而臥。予也酒力已盡。玉山聳寒。

輒與可青抵足聞。憲紙徹夜作。憲聲輾轉不能成寐。可青則鼾然酣睡。想見厥味之甘也。

數盡更籌。睡魔始惠然顧我。一枕黑甜。不覺春雞報曉。醒見麗日。日照窗作紅薔薇色。可青已先予起。予別可青上學去。迨百花生日。適家君誕辰。予又言旋爲捧觴。上壽計也。往招可青曰。故鄉山色春來大佳。子盍從我遊乎。可青欣然諾焉。蘇臺距海虞不逾百里。航路有小汽船。朝發而午至。往來殊便捷。予挈可青即日就道。呼蒼頭荷一肩行李。步出金閨門。至汽船南埠。出資購票。聯袂登舟。忽聞嗚嗚汽笛。軋軋機輪。旋啓矣。舟行矣。此時載客盈盈。或位置行李。或移易坐次。頗形擾亂。良久始寧貼。則群坐攀詬。話聲浪成潮。

商者言。商工者言。工農者言。農聲應氣。求方分物。聚相互問答語甚。拉雜載客。無公德心。唾涕滿地。或倒頭而臥。橫占他人之座。可青耳語予曰。彼各有類。我道何孤任意擾人。殊可厭也。此時安所得酒一澆我胸。次骯髒氣乎。予曰。子但須目空一切。自

樂其樂計不亦良得乎可青點首乃啓其行篋出一短笛倚船窗吹楊柳岸曉風殘月之闋予倚歌而和之舟中人語者止臥者醒注目側耳若或解音然而可青一曲未終而田歌而盲詞聲聲雜作洋洋滿船可青不覺失聲一笑而笛爲之罷時引首向船窗閒眺則見沿堤春樹臨水人家奔赴眼簾倏忽不見足證舟行之速也時或登船頭領略水國春光遙天景物旣而汽笛一聲中流暫歇小舟亂流而渡爭傍汽船左舷客去右舷客來人聲嘈雜而戲波鴨隊縱橫水面若與舟中人爭此渡者逾時汽船復鼓輪進予語可青曰適泊舟處地名吳灘自吳灘至虞山僅四十餘里矣言次予引手遙指曰虞山在望矣海巫一抹遠翠迎人可青放眼看山長立忘倦旣返身入船室室中又添得二三客子蓋自吳灘登舟者也中一少年望之有書生氣目光周轉遍視舟中人口吻撇撇若欲擇人而攀話者予乃先發語叩以姓氏里居知其爲金陵人薛其姓粹華其字貌書生而實服賈者也顧吐屬頗不俗尙可與語繼叩以此行何所作答詞頗閃忽粹華還問予予亦不以實告予非欺人也父嘗詔

我曰。出門須帶三分詐。不可盡情吐肺腑。良以世風不古。直道事人轉能賈禍也。可青宦家子。未免有傲氣。始終不與粹華接。一語殆以其爲商人也。予頗心焉。非之雜坐移時。舟中人紛紛收拾行李。蓋日已卓午。距故鄉不過二三里。一瞬而達矣。及岸予導可青由南郊入城。逕至我廬。納客於堂。予先入向父母起居。請曰。兒此次挈好友王可青來。欲下榻留之宿。作數日盤桓。父曰。可。予更轉入閨寢。快覩細君語。頗絮絮遲遲。不出幾忘。有客在堂矣。

一縷炊煙黃梁乍熟。隻雞斗酒出欵嘉賓。此時予父與可青相見。可青稱侄。且稱觴焉。世俗淺奢。人壽至四十而五十。而六十輒一張筵。作壽受人慶賀。予父獨非笑之。是歲適屆知命而處之淡然。初未肆筵設席。然爲之子者禮當趨歸以壽。家人團聚宴此良辰耳。父乃笑謝可青曰。不敢當禮。相將揖讓入座。席間予父與可青論史談詩。娓娓不倦。意蓋欲一探可青之才學也。席終父微醉。予扶之入內寢。父語我曰。可青誠佳公子也。予旋出與可青周旋。旣而挈之出。作石梅之遊。石梅一廣場也。在虞。

山西麓塔影山光幽林繡野景物宜人其間有梁昭明讀書臺殘碣可摩挲而讀各賦一絕句可青詩曰「昭明遺跡太荒涼草色泉聲冷斜陽一讀殘碑一惆悵更無人影襲衣香」予詩曰「桑田滄海幾回更勝有孤臺感慨生萬歲千秋明月夜松風猶譜讀書聲」下臺左旋有茶軒三四人羣雜坐各手一壺作茗戰其一曰望山軒屋古矣而予愛之乃挈可青入對坐飲碧螺春茶香繞鼻觀臨窓徒倚虞山如繡屏溼翠撲人眉宇予謂可青曰山妝半面亦自可人詰朝當與子登山作竟日遊也今日者夕陽在山不及登臨矣歸歟歸歟

翌日予導可青步出北郭門乘肩輿向登山奧之製殊簡陋竹椅下托以踏板四隅支細竹爲柱張以青布或黑布之幄蔽其後而敞其前貫巨竹爲橫絡繩於兩端昇者環繩於項捷足攀高如履平地是輿也邑人名之曰爬山虎云可青坐輿中時復失笑笑爬山虎也蓋御風而行吹幄作呼呼聲如聞虎嘯也載行載止隨意盤桓聽泉於桃源澗品茗於拂水巖尋僧於破山寺探奇於小石洞飯於維摩之僧舍坐於

三峯之禪堂題詩於劍門讀碑於言墓可青出袖珍日記簿以紀是游之樂鷗鵝一聲暮雲歸岫可青揖別山靈猶戀戀有不忍意頻頻回首遲遲言歸迨抵吾廬已上燈時候矣。

予父笑語可青曰虞山之游樂乎吾知子固老於游者而又生長於西子湖邊或以曾經滄海未必更賞識虞山也可青曰不然虞山風物殊足醉心侄此行恨未攜攝影箱不得爲虞山寫照而爲我袖底之珍過眼山光不能長駐殊可惜耳予父曰子真虞山之知己哉吾邑有畫家某工山水予與之朝夕相見明日當以素縑往倩渠作虞山十八景持以贈子子可帶得虞山歸去矣可青大喜鳴謝者再須臾晚餐至非無兼味絕少珍羞蓋予與可青相交忘形若以客氣待可青意轉疏矣予嘗飯於親朋之家嘉肴方丈主人猶頻稱簡慢受享者乃大拘拘食且不飽矣予之享客也則力矯此弊矧對我良友可青哉飯罷作茶話及二鼓主賓各就寢可青來予家予捨之獨宿書齋而不之伴是何故哉閱者多慧人不難索解也。

其明日父命予往吊某戚之喪父則偕可青出同赴茶樓以殯以飲予朝出而午返可青已自茶肆歸矣午餐既畢風日宜人予與可青更蕩舟游尙湖尙湖在邑之西郭門外柳岸鏡波亦一佳境也予語可青曰是亦名西湖是亦可比西子否可青笑而不答旋聞其朗吟曰「西湖西子是耶非岸闊天空鳥倦飛欸乃一聲山水綠春風無賴襲春衣」寫景寫情的入妙予方索腸火手思有以和之而可青探袖出短笛擗笛狂吹汽船上之故態復作其聲嗚嗚然若洞簫亦復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亂我詩心竟未能成咏此時笛聲逗湖上泊岸漁舟忽亦歌聲齊作或遠或近時斷時續撓以笛聲自成天籟而更近挹湖光遠迎山色個中人觀聽之餘不甚耳娛目悅哉嗚呼而孰知可青到此從此沈淪於恨海矣三弄未終忽劃然而止遙指一處而語予曰誰家樓閣紅倚斜陽樓頭開窓而徒倚者伊何人乎嘆嘆乃驚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

## 第二章 近艷

吾儕少年血氣未定不戒於色見輒神馳腦海起特殊之感觸眼光表無上之歡迎如矢赴的如水朝宗如琥珀拾芥如磁石引針未必好色如登徒子也而色自具一種之魔力能於剎那間麻醉人明知過眼繁華絕無關涉然而心不能制目目不能制情一綫情絲倩視線爲代表從而更高捲眼簾視神經起快鏡作用攝此春色留痕於網膜之上年復一年眼衣燦爛蔚爲百美之圖瞑目一迴想恍然見萬千粉黛突現眼前應觀念而來朝永遠留紀念而迄不消滅試問閱者諸君予言果信也否耶。

天生尤物足以移人苟與之遇則銀海嫩潮更翻騰作勢然而尤物者色之魁也魔之王也百千萬億中不得一二也咄咄怪哉而孰知西城樓閣乃有尤物式憑苟非尤物可青何以稱之曰五百年前風流孽冤乎可青指點之頃又驚又喜予依可青所指急凝眸注望樓窗虛闌不見伊人咄咄怪哉可青殆訐我耶抑天矜春色僅許作曇花之一現耶抑樓上美人秋波燭遠見可青信手指點露狂態而走避耶至豔

之眼福可青能一享而予不得與焉美人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斯時也可青亦大失意曰伊人無情哉既治其容乃藏其面秀色餐來未飽便以閉門羹待人恨恨

恨恨

四目相對閒煞眼花予與可青一樣神情一般懊喪雖樓頭倩影已隨暮靄消沈而船上癡人猶背夕陽悵望旣而予語可青曰子殆誤矣吾邑非無美人然美人者予所注目者也某處有美人某處有美人某予悉知其名而識其面顧未嘗發見美人在於尙湖之濱也非第未之見且亦未之前聞彼夕陽樓閣中予知其已久無人居矣不信美人從香國飛來而卜居於此子殆誤矣可青聞予言力證曰不誤而予力辯曰必悞此時可青慍然作色恨不呼美人出現於眼前以塞予口正爭論間而彼樓上美人竟復露其宜嗔宜笑春風面可青急顧予曰何如果誰誤耶予不遑蒼目光灼灼快覩美人而視神經爲之大受震蕩伊何人美而豔當年西子定是前身果何自來耶然而看花正如畫餅饑涎空滴未足充飢乃強制眼懲遊目他顧笑語可

青曰。予今以彼姝爲花。借花獻佛。讓子獨享眼福。不與汝爭也。可。青若弗聞也者。於是意不注於樓頭人。而注意於可青覺可青神情。遽失常度。雙瞳湛湛。有若劍光。虹影直貫樓頭。予試掠目及於樓上。恍見美人兩道目光。若與可青之目光相衝突者。予因顧舟子而笑。試謂舟子曰。行行去休。可青急搖手曰。止。止。行不得也。哥哥時予舟方容與中流。以可青故。乃詔舟子泊岸。而息距美人樓可一望之遙。垂楊數株。對人而舞。不知樓上美人。其腰支與柳腰孰細。若臨風作散花之舞。當更媚於楊柳也。斯時也可青雙目若失其活動力者。雙珠固定其視線。只在樓頭。忽聞其朗吟曰。「千條煩腦絲迎風亂搖曳。阿儂見美人。美人見儂未。」予擊掌曰。好詩。好詩而可青不聞也。牽其裾。掣其袂。扶其肩背而可青不顧也。予於是廻面向舟子掩口。作一陣笑笑。未殺而可青之詩聲。又作矣。「卿顏麗若花。儂意繁如絮。東風須著力吹送詩聲去。」予又撫掌笑曰。好好而可青置若罔聞。如初忽聞其作。失驚語曰。惡哉美。人。又遮掩而匿其形矣。彼白髮嫗。何人。乃奪美人之地位。而倚窗作鵠望耶。予

聞可青語。舉目視所謂白髮嫗者。則見其高擰老眼。其視點固投於予舟也。察其狀。若有意偵察予等之動靜者。予以語可青可青曰。惡哉美人乃嗾此老嫗作偵探耶。雖然果如予等所料。則美人之用意頗耐人尋味。

予謂可青子太癡矣。眼底繁華無異。空中樓閣縱秀色可餐。奈用情無地。而子身在舟中心。馳樓上詩狂意亂。一往情深。徒自苦耳。彼樓上美人雖秀其外。未必慧其中。咏絮之才於今百不遇。一竊恐樓頭人目且不識。一丁而安能解詩乎。子乃欲以詩爲餌。以詩爲媒。不亦儻哉。子休矣。視眈眈如虎目灼灼似賊。樓頭人殆怒子之狂故驚鴻匿影。春色深藏。策彼老嫗倚樓寓逐客之意。子休矣。何耐人尋味之有。予料彼姝當不復露廬山真面矣。可青漫應曰。然而目光時注視於樓頭。如大旱之望雲霓也。

咄咄怪哉。咄咄怪哉。吾不意樓上美人忽復臨窓而立。手扶老嫗之肩。作笑語狀。此時予又生一疑竇。彼樓頭人者。殆章臺柳耳。冶容賣笑掩映此一角。迷樓果如此。安

有眞情哉。予乃以所疑質可青。可青心不在焉。聽而不聞。銀海怒花。直向樓頭飛濺。詩意蓬蓬。脫口卽成佳什。其聲揚其情急矣。詩曰：「儂是求凰者。卿曾跨鳳否。美人如解語。溫語下高樓。」可青吟罷。予覺其目光愈銳。注視愈惡。喃喃自語曰：「美人探首窓外矣。傾耳而聽矣。則急引短笛吹鳳求凰之闋。此時樓上美人笑容遽斂。貌若沈吟。倏忽轉其身與姬偕隱。可青疊口呼曰：「咦。咦。俄聞簫聲作於樓上。辨其聲。則亦鳳求凰曲也。」可青又驚又喜。又顛倒。則呼舟子曰：「移櫂。移櫂。泊舟須傍美人樓。」舟子顧予而笑。予亦顧可青而笑。而可青此時之心。中目中。惟有一樓上美人。則又安知予等旁觀而竊笑哉。雖然。有予在側。於可青終有所顧忌。予之外。更有舟子。亦爲一礙眼人。予乃呼舟子而詔之曰：「汝移舟後。可向艤底臥。非呼汝勿便出。亦勿聲。一手指可青。曰：『汝須知……』。又上其手而指樓上。曰：『汝須知……』。舟子笑而曰：『諾。然則先生將何如？』予曰：『予亦當隱身入船室。高枕而臥耳。』言罷不覺相將一笑。須臾。舟追美。人。樓泊焉。舟子如予教。遽入艤底。予亦就船室臥。此時長立於船頭者。惟可青一人。

貢其手。翹其首。意固緊繞於美人樓也。

簫聲一縷。暗篆情絲。人意雙飛。瀕臨魔窟。予方羨可青與樓中人。機緣行且熟矣。予雖身在船室。而不絕向一線窓帷間。窺人之隱。此時之可青。可方。諸獵者。樓上美人。其目的物也可青。一片心旌。逐孤舟。蕩漾。直到樓頭。實逼處。此以腦球爲彈丸。以目光爲連矢。磨厲以須。躍躍欲試。目的物而出者。將一發而命中之矣。而孰知人事離奇。出人意料。彼吹簫人。非弄玉。非小紅。乃一書生耳。彼書生者。似曾相識。非他。非他。卽曩日於汽船中所遇之薛粹華也。粹華雖服賈者。顧殊風雅。亦嫋音律。可青弄笛。彼和以簫曳。簫聲出自樓頭。憑窗而吹之。笑容可掬。旣覩可青。輒作熟視狀。而可青意中。則大失敗。大忸怩。強縱其目。作四顧狀。而耳根有色。醺著輕紅。雙頰若醉人。一若曾作虧心事。驚地爲人所偵破者。然予知可青。此時頗難解脫。予當爲解鈴人耳。乃由艙中出。與粹華攀話。粹華曰。君等來此。殆作西湖之游耶。佳客臨門。當倒屣以迓。顧不欲以蓬蓽門庭。塵汚玉趾。且不欲擾君等之游興也。予亦以客氣語答粹華。

且曰君卜居於尙湖之畔幾許時矣曰匝一月耳然而四圍風物已飽收於眼底矣予曰誠然紅樓高聳四面皆窓遠矚高瞻自然攬勝予酬答之頃竊見樓頭呈一種至有趣味之象彼一層紅紙幾眼疏櫺微有破碎乃露孔竅中間掩映出梨花人面遙知樓上美人家方盡情偷觀也斯時也可青遂亦飛語接粹華頗殷勤一腔含羞態早霞消虹斷

閱者諸君不猶憶記者前言乎曩可青與粹華同舟輕其爲商也不屑交一語今何以乃殷勤問訊耶予怪之予忖之予知之矣在可青之意度粹華當是彼姝之同胞蓋其貌相似也可青向粹華殷勤者意固在於彼姝也故其與粹華談話也盤旋作勢欲從舌尖口角逼出美人也欲結深交於粹華往來徵逐覬覦美人也欲廣種遠因而摘取情之果也謂予不信試聽取其一二問訊之詞曰君昆季凡幾人曰君椿萱并茂乎粹華則答曰予伶仃無兄弟僅一弱妹耳予早失怙老母幸無恙耳可青又曰母夫人亦劬勞哉而井臼而婚嫁家政獨操殊不易也然苟畢此婚嫁則老人

心事可漸解脫矣。粹華微歎曰：此談何容易者。予固未婚嫁，亦未字也。予袖手旁聽，竊佩可青詞令之善巧言如簧，不著痕跡，竟探得美人消息矣。

語方入港，日已衝山。予呼舟子自船底出，曰：日云暮矣，歸者歸者可青，頻呼止止。則以言餚。粹華曰：予喜音律，君亦喜此，知音相見恨晚。君如不我棄，他日當造訪坐君書齋，與君共弄簫管。一較短長也。閱者諸君須知可青此一席話，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粹華聞可青言，欣然歎應，即欲下樓招予等入室留餐，留宿可青，喜挽予上。予笑而耳語之曰：彼商人多酬應工夫，故有幾許了世事語，未必真意歡迎，予乃如聞君命之召，嘻子亦太急色矣。此時可青之隱衷被我一言道破，乃負氣冷笑，與予同謝粹華珍重而別。一聲歎乃十丈烟波，可青猶頻頻回首高樓，彷彿見樓上美人依其兄粹華而立，似目送舟中人者。

尙湖近艷魔煞，可青然予亦幾回心動，强自抑制，故作莊嚴可青。船窗悄坐，口吻撇撇，若欲與予討論美人風味者。予乃假寐，不之顧。蓋不欲以喃喃情話，亂我方寸也。

予偷目察可青大有無聊狀若沈吟若歎歎予知可青殆已被尤物攝魂去矣迨抵予家予父問歸何晏也予顧可青而笑曰渠貪看……語次可青急怒予以目予乃續言曰渠貪看尙湖景物流連不忍去非兒促之且忘返也父曰有此清興自是雅人予又笑顧可青曰誠然可青無以對則低俯其首旋進晚餐已予父子循例與可青閒話而可青應對之間殊失常度旋更呵欠頻作予笑曰可青倦矣盍早眠可青曰諾是夜予微患寒疾翌日日晡乃能一汗而起出視可青忽失所在怪問家人曰出門有頃矣

### 第三章 問津

可青安往可青安往予揣其心事可決其行踪是必背予赴尙湖之濱訪薛粹華去矣此事艷事也予雖不之妬而心焉羨之可青背予予不甘也不妨與之惡作劇以報其見背之恨予乃疾行而西亦訪薛粹華去薛所居在尙湖彼岸苟由陸繞湖隄行固可達然道甚迂遠於是卬須喚渡重泛尙湖莊嚴燦爛之美人樓漸入望矣而

簫聲裏。戛我耳。鼓聲出自樓頭。恍若一闋鳳凰。從九天吹落。吹簫者殆粹華耶。抑可青耶。雖然可青造次之間。而竟引登美人之樓。豔福不淺哉。思之重思之。常無此僥倖事。予詔舟子曰。前前出立船頭。翹首傾耳。細聽簫聲。忽又有簫聲作於水次。依聲注盼。則美人樓下泊一扁舟。船尾一龍鍾老子。倚舵而箕踞。風弄舟橫。但見艤中虛無人。吹簫者立船頭。彼船頭人非可青耶。咄咄怪哉。

彼此吹簫雙管齊下。一聲聲相激戰。忽也異工同曲。如鸞鳳和鳴。予低語舟子曰。予舟可泊彼舟之後。勿聲揚。當倍償汝值也。舟子喜。點首如搗蒜。蓋予此時欲秘密偵探。可青之行逕。雅不欲被可青覺察也。所不解者。粹華胡不款洽可青。可青又胡不造謁粹華。豈欲以簫聲作引。先行見面之默禮耶。予方訟於心。而一幅奇景突印於眼簾。如覩麗日。如對明月。豁然開朗。蓋樓頭之吹簫人出現矣。乃粹華之妹。卽予所謂樓上美人也。昨日遙瞻。今朝逼視。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面不足。鉛華而梨花。不足方其豔衣。不羅綺而荆布。不能蓋其妍。如香玉一枝斜欹。水閣慧

眼流波香肩嬋玉頰饒天仙化身之風度轉瞬可青則玉立船頭翹望樓上人唇吻撇然自動若欲發語而終默然此時正好互訴詩心雙關春意而可青轉默不作一語予知其心旌撩亂矣第見其舉頭癡望仰之彌高惜未得窺其正面正不知眉稍眼角用幾許工夫耳勞我目光忽高忽低雙方窺探漸見美人俯首微笑想見樓上船頭互藉視綫爲導情之綫互放眼花作解語之花默默含情心心對照是亦豔矣奇遇不可多得美人未免有情重於情者能忘其形癡於情者不惜其名古往今來佳人愛才子才子愛佳人如張琪之於雙文文君之於相如閒情一束佳話千秋况晚近世歐風東漸結婚競尚自由此風苟盛行則愛情之交涉史上當消滅幾多罪案亦當捐棄幾多恨事行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自由之美果不甚圓滿乎予友可親殆亦醉心於自由婚者彼樓上美人自是意中佳偶而彼方面之心事諒亦表同不然何邂逅相逢便鍾情爾許哉

予雖僨伺於可青舟次而可青未知也樓頭人亦若未見也此時彼兩人之心之目

之身都如一明鏡兩兩對照此影像印於彼鏡彼影像印於此鏡不容有第二影像渾雜其間予旁觀者清當局者不自知也繼而可青溫誦前詩三復其跨鳳求凰之句（見第二章）粹華不嘗云其妹未字耶可青忽若忘之而頻頻以問蓋其情急其心亂矣予見樓頭人之顏色一時變幻無定倏若羞倏若喜倏若有所思倏若有所懼終乃支頤側首若長吁一聲者咄咄美人何多才也能吹簫能解詩可青遇如此人物其情懷之驚喜之顛倒可不言而喻矣樓頭人僅此一顰一笑一羞一喜一慄一歎已足令可青入彀而孰知樓頭人所以享可青者更不止此

予有所疑於樓頭人焉其喜情也其羞亦情也其慄情也其思亦情也而何終以吁也長吁一聲是必有故美人心事殆有牢騷不平者在耶予更欲窺測其神情而美人忽不見有頃但聞樓上詩聲隱約可譯「憔悴年華二十年家貧母老有誰憐昨宵忽作鴛鴦夢今日樓前到客船」又有頃續吟曰「儂是良禽擇木棲眼光不肯等閒低」下二句聲忽加低然女子發音天然銳脆矧竊聽者又十分注意聲雖低

尙可辨。惟其詞太豔可青。將何以堪。此其詞曰：「惺惺要得惺惺惜。紅葉而今爲汝題。」一片詩聲的的入耳。令予腦海亦生熱潮。然則可青更不知若何顛倒。若何驚喜矣。咄咄可青豔福不淺哉。彼背予來此。而不知予亦尾彼來此。此時不與彼一作惡劇。更待何時。予乃大呼可青可青。予來此久矣。可青驚而回顧。見予而赧然。予笑曰：夕陽西下。無那黃昏歸兮。去休歸兮。去休可青亦笑。曰：汝侵犯人自由。窺伺人秘密。亦太惡作劇矣。予乃採蘿爲可青。付舟子金而呼可青。過予舟。彼龍鍾老舟子。得値操舟去。予亦呼舟子解維。行可青立船頭。狀至頹喪。若恨予之不情者。

情魔猖獗。咄咄逼人。沒來由。把一對情種。逼入佳境。漸逼漸近。直到情關斯時也。予乃出而橫阻之。予誠不情甚矣。可青之恨也宜也。一篙點水。雙槳翻波。可青身在舟中心。在樓中。其身歸矣。其心不歸。悵望美人。樓急就短章。遙與伊人話別。詩曰：「心恨歸舟。急魂隨暮靄。銷與卿暫相別。攀詬待明朝。」彼美人兮。忽向樓頭一現。此時予方與可青並肩臨鵠首。美人忌焉。遽闔其窗。更不以回音答可青矣。然予料美人。

必在破紙穴中疏櫺眼裏偷目送意中人也可青忽若鷄呆依然鶚盼可惜美人樓漸埋沒於蒼煙之裏可青失聲而呼曰負負……負負予施挈之入艙向之而笑忽瞥見一舟掠予舟而過予遽呼粹華粹華露首船窗問阿誰乃各呼舟並歇中流予出船頭可青從焉予曰粹華予也適從何來粹華亦出自船室笑曰公等重游尙湖興豪乃爾可青攬言曰頃予登門以訪子矣粹華曰今日適奉老母命赴十里外爲弱妹議婚事明日當拂几烹茶待公等至也最好則卽今同赴吾廬挑燈夜話且下榻焉予曰且待明朝是時可青顏色殊惡遽問粹華曰令妹之婚事諸否粹華曰殊不愜予意蓋阿母殊愛憐弱女必欲爲之擇佳婿今日予得見求婚者人物平平不足多也予笑指可青曰粹華較彼何如可青與粹華不覺同時一笑繼而可青語予曰粹華一片殷勤頻邀汝我却之不恭盍卽今從粹華去乎予曰然則子不妨去予則歸耳粹華曰君何爲不同行予曰今夕不歸家人不安父且怒母必倚閭矣粹華不予以目予強乃邀可青過其舟於是分道艤舟各向歸途進行臨行可青呼予以目

示意笑曰暫與子別嘻……可青此去心事可知聞粹華談其妹婚事惟恐其諧諧則焉置己者可青自爲計今夕且向粹華作毛遂自薦矣

才情相嫁兒女皆痴所慨者悲歡離合每不由人險阻艱難幾曾如意詩曰邂逅相逢適我願兮此大難事不可必得者也如可青者殆庶幾乎彼樓上美人一何灑脫簫聲詩意造次將心事浪傳目語眉情等閒與生人直接一洗尋常女子羞澀遮掩之態遂令可青省却幾多涉獵工夫但未知渠兄粹華識得可青來意否耶又未知美人之母承認可青爲佳婿否耶而彼美人者能自主其婚事否耶好事之諧否可青當可於一夕決之以可青之才之貌之口才必能令美人之母之兄入其彀中也當日予雖撇然獨歸而予之心亦恍若追逐可青入薛氏之廬矣

歸橈指岸踏月回家父有不豫色曰聞汝昨夜寒疾今日乃不休養又往何處奔波歸又及夕汝友可青胡未同來予見父有怒意不敢以可青之韻事告恐予父從此鄙可青且並責予又恐可青被予洩其隱事於長者不能不埋怨於予也乃爲緩以

答父曰可青今日重泛尙湖。忽遇其故人薛粹華。粹華白下人近移家於虞。因堅挽可青去。今夕不來矣。父亦無他語。但戒予曰。今後識之病後不宜便出此。所以攝生也。予唯唯。夜餐畢。入閨寢。乃舉可青兩日以來事。詳以語細君。細君曰。醜哉彼妹。荒唐哉可青此郎。今之所謂自由婚耶。咄咄予以假語欺予父。而以眞情告予妻。予知閱者諸君。且不我恕矣。

綠窗紅袖絮語方殷。而五尺應門童。忽當戶揚聲。向予展報。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來者伊何人。則王子可青也。嘆奇矣。可青胡便歸好事。殆不諧乎。予急趨出。遲恐予父先見。可青見必有所問。答可青所答。必不能與予之假語相符。則父之怒。予當何如耶。予之出。幸喜占予父之先。乃附可青耳。以予頃所以答父之語。語之彼此低聲接坐密談。可青面色殊慘淡。曰煞風景。煞風景。予從粹華入其居。滿擬得佳遇。諧婚姻。孰知粹華欵客未安席。渠忽撲地倒口。作哔哔聲。殆羊癇也。予駭顧。不覺失聲呼曰粹華羊癇發矣。一白頭嫗踉蹌出。扶救粹華不遑。若不知有予在者。此嫗卽昨日

在樓頭窺人者也。斯時也。美人不出。粹華未醒。老嫗又不向予一施青眼。予其尙可留耶。因拂袖出門。呼舟過渡。忽忽來此。腹尙枵也。予不覺掩口胡盧而笑。乃呼童具餐。以殘肴享客。

飢者易爲食。粗糲亦至。甘然則可。青當加餐矣。而殊不然。食量乃較平日銳減。其半是豈緣食之惡耶。非也。吾人心意感不快。輒食不甘味。可青腹枵而反減食者。吾知其心緒惡也。予戲之曰。子僅食一孟。胡不再飯。得毋已飽餐薛氏之閉門羹耶。可青。慍而強笑曰。子何處處與予作劇。回思頃間之事。予殊恨子尾予舟。債予隱破。予之好機雖相惜。惺惺美人已心成意。屬然空談。無證好事。尙未可一蹴而幾。曩令子不擾予者。予將予急。曰。子將梯而登樓耶。須知東家雖有牆。處子不可摟也。可青。聞言舌鋒頓挫。予對之而笑。可青。燈下支頤如魏徵。更饒嫵媚如斯。顏色自是動人。又何怪樓上美人一見而爲之倩笑。美盼哉。欲合復離。可望莫即。可青心事懊恨。可知。予叩之曰。子今日兩登薛氏之門。曾未與

美人一值其屋廬何向。其屋宇何如。美人詩裏自說家貧。想見內無執炊之婢。外無應門之童子。第一次叩關應汝者阿誰。第二次隨粹華入室。白頭嫗外更見阿誰。可青曰。所見僅白頭嫗耳。此嫗或卽美人之母。亦未可知。予第一次往。輕叩雙扇門。以內應。且問者其聲如瀝瀝鶯聲。花外。轉曰。阿誰。予應之曰。我。我乃扉也。不啓人也。不聲。良久。門內又問。阿誰。覺其聲蒼老。蓋另易一人矣。前次應門者。殆卽美人也。聞予聲。以爲是陌路人。則却步而另易一人出耳。其繼續問予者。必其母也。報道粹華。外出。不許來者。入門一味閉門羹。予殊不能下咽也。予第二次登其門。則雙扉虛掩。吠客無厖粹。華肅客入堂上。闌其無人陳設。殊簡陋。望而知其家之貧也。堂前有庭杏花生樹。春風得意芳草。自妍其外戶。背湖向山。而開洞闢其扉。青山可坐而看也。嗟乎。予兩登美人之門。不見美人之面。予叩於外渠。應於內。當時予欲於門間尋隙偷窺。美人而不可得。一門阻隔咫尺。天涯美人。美人又安知門外不速之客。卽昨日在舟中吹簫者耶。

第四章 舊恨

春意難平見色貞因緣之債寸心如攢好事在離合之間愁絕矣可青痴絕矣可青對我歎歎息若不勝情時壁上報時鐘牕牕……牕已作煞尾之聲閨以內入定久矣予乃一笑而起曰佳期不遠當在明朝春宵殊短况更眠遲子其寢乎予睡魔至矣詰朝相見因秉燭欲入闌可青倏忽把予臂曰止止如此可憐宵客子殊難消受予不甘孤眠君不許雙宿也今夕當與子抵足破此寂寥不然同是春宵子太溫柔旖旎予太冷落淒涼子亦太忍心矣予無如何乃就外舍臥相將除外服脫履登榻擁被對面坐予未免有恨恨之色隱現於面可青則殊得意笑曰可憐尊閨貞此金宵予爲此不情之舉者聊以報君兩番惡劇耳予無詞以抗祇可付之一笑而已。

月色窺窗燈花蔽炤喃絮語永夜不眠盈盈一夕話可青舌敝予耳聒矣予與可青交有年攀話談衷不計若干次矣叩以家事及婚事輒含糊不盡所蘊若有難言

之隱者。今夕蕭齋同榻話更。投機可青慨然語。予曰。予此次尙湖獵。豔子不且嗤我爲急色兒乎。嗟乎阿儂一片心願向君前訴。予今年二十有四矣。此固子所知者。子以予爲未婚耶。不知予固已婚而縕者也。予年十八娶維揚鮑賈高氏女。女名曼雲。長予年一歲。子必曰。睡鶯飛燕諸伉儷之歡。紅袖青衫。豔閨闥之福。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桃秦錯咏。未見於飛琴瑟。不調竟成怨偶。勃谿三載中斷。琴弦稱快。一時不鳴盆鼓。嗟乎子不且謂我寡情薄義。淪亡夫婦之道乎。不知予所以如此者。蓋有由來也。高女之婚非我爲政。一誤於父母之命。再誤於媒妁之言。成此惡因緣。氣不勝嘔焉。予今欲道其詳。不得不打破子爲父隱之例矣。蓋家君主予婚事。殊不爲予計。彼高氏豪於資。曼雲之父名爾松。運鹽以行販大江南北。予父嘗爲兩淮鹽運使之幕賓。主鹽稅。爾松運鹽輒以千斤計。納稅輒舞弊。輒賄家君以金求通融焉。爾松服賈有年。竟以餽故富敵陶朱矣。爾松無兒。僅生曼雲。予父涎高氏多金。爰遣媒妁撮合婚姻。高爾松亦以予父當王者貴。一締葭莩。更可憑藉。自喜而諾焉。予嘗向無人。

處陰詢執柯者曰高氏女貌何如曰美甚才何如曰慧甚德性何如曰溫柔甚予竊自喜果如是尙何求

喫緊事莫若結婚好女子不可多得如高曼雲者媒氏稱其貌美其才慧其性溫柔如是者不誠好女子哉予信媒氏之言云胡不喜予喜予父母不知也予不喜父母亦不顧也以爲婚姻之權操諸父母爲人子者不必與聞而人子對於父母惟於婚事往往羞澀作處子態意中頗欲有所問而恥於出口父母間提及婚事且俯首而面赤矣予殊不以爲然也然而家庭有專制之魔予殊不能自主况據媒氏傳言則高女殊悵予意予遂不向父母一饒舌不然者當與父母力爭矣力爭不可得斯已耳嗟乎庸詎知媒氏欺人因緣錯鑄事後懊憊悔之晚矣

二三相識聞予締高氏之婚頻來與予調笑且曰他日宴爾新婚會見一對玉人咏于飛樂也予亦自以爲得佳偶他日可享盡豔福矣及結褵之夕予更興高采烈色舞眉飛向洞房深處快覩新人咄嗟敗矣粉白黛綠之面難以斑爛無鹽媒母之容

真堪。頑。瓠犀。不掩。鶴背。微。傴。嗚呼。誠美人哉。予聞可青語。至此笑不可仰。可青亦自失笑。既而曰。予一見大驚。默然却步。三吳風俗結婚之夕。賓朋咸得入洞房。認新。人索瓜果。擾擾攘攘。夜闌始散。嗚呼。如此。新婦辜負賀客多矣。以故賀客亦意興索然。略一徘徊。鬪然便出。洞房冷落。予何以堪。想彼賓朋且私相品評。而竊笑。予於是。一半含羞。一半生氣。而予父母覩妝奩之豐富方且喜。現於面。新婦行覩面禮時。若未見其容貌之醜者。嗟乎。雙熟予也。得此醜婦。予將奈何。然猶自慰曰。取婦以德。以才。不必以貌也。史稱諸葛武侯之妻。醜於貌而高於才。亦有婦德。嗚呼。而高曼雲又。大不然。

定情賦于飛燕子之章。而曼雲不解也。連理寫顛倒鴛鴦之字。而曼雲不識也。嗚呼。已矣。其不才也。若是。然予猶自慰曰。才女由來。僅有拙婦。亦可宜家。曼雲苟婦德無虧。能奉舅姑。無違夫子。未始不差强人意也。而孰知又大不然。作三日新婦。閨中便聞獅吼之聲。而對其舅姑。又復起居不恭。羹湯不奉。以富傲人。久且詬詐。斯時也。感

情之惡莫說予矣。卽予之父母亦悔當日婚事。胡太不謀。每向予議。曼雲之短。遂不復以好顏色遇之。予早離床頭。母夜叉向空齋獨宿。清夜訟心。懊恨萬狀。梅花爲妻。明月爲伴。夫予固新婚者也。而甘作鰥魚飽享淒涼夜味。豈得已哉。不得已也。予父再三以夫婦之道詔予。予予寧重違其命。父知不可。強則亦安之。如是者一年。予父又詔予曰。予生惟汝。汝旣不得於婦。予且爲汝納小星。須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汝豈將鰥居以終耶。予歎曰。難矣。小星入戶。惡婦且大肆雌凌。虐備至家庭之間。又將添幾多煩惱耳。予父曰。姑試之可也。予曰。休矣。凡願爲人妾媵者。必皆失意女子也。所處之地位已大可憐。尙堪爲嫡氏所凌虐耶。女子襟懷一般。淺窄對於妾媵。每不能容。況以高氏之悍哉。兒納小星。徒造孽耳。而予父猶謂姑試之可也。予無如何。勉從父命。父卽召媒婆。令物色好女子。未幾媒婆報命。謂有朱瑩娘者。粵人也。全家服賈來此。而父而母而兄。忽於五十日中相繼以同病死。瑩娘子然一身。貧不能自存。三柩停於堂。更無以爲葬。願鬻身充妾媵。尙欲有言。而高曼雲忽操杖出。迎頭擊

嫗。嫗踉蹌遁。曼雲怒目對人惡語。狼籍恨恨入閨。物觸手即掉於地。若盃若壺若鏡。擲地錚錚然。片片碎裂。若斷冰。予父搖首而語。予曰難矣。汝言果不謬。寢其事者。又半載時。則曼雲偶歸寧。予父曰可矣。當爲汝營菟裘以居。小星也。則又急召媒。嫗至。問前人。嫗踏距不前。強之乃至。至則又口將言而囁嚅。予笑謂之曰擊汝者歸矣。嫗曰。前所言瑩娘今已嫁得東風矣。尙容他覓待。嫗他覓有得。而曼雲又自母家歸矣。此時之曼雲。忽變其本來面目。

見翁姑居然萬福。向夫婿莞爾一笑。此際曼雲頗執婦道。以衡其疇。昔如出兩人。嗚呼噫嘻。予知之矣。是必其父母所教也。於是予父喜。予母喜。予亦翻然變志。不爲涸轍之魚。而作同林之鳥。以爲明月可以重圓。小星可以不現矣。而孰知燕居未狎。故態復萌。臘脂虎勢更披猖。舅姑不安於堂。夫婿不安於室。予父乃馳書告爾松爾松。來正言訓。曼雲曼雲竟強詞以抗。謂女已嫁父。何與乎。爾松憤拂袖而去。不復至。然而丈人峯雖杳不飛來。而泰水多情。猶幾度赴婿鄉也。戒女而冥頑不靈。對婿而勸。

慰備至咄嗟。曼雲不可救藥。父之訓母之戒如風過耳。邊格格不入。嗟乎嗟乎。予又早獨夜孤燈就外舍宿矣。一夕予父密語予曰桃花塢裏予已爲汝鳩匠構精舍數楹。起居之具亦粗備。明日汝可早往。蓋納妾之事。予早托同僚代謀。頃有書來。謂已得好女子。曰薛紺珠。明日當遣媒。嫗將其小影來。可囑公子早伺於桃花塢新舍也。予父述書中語意畢。且詔予曰。予爲汝納小星爲後嗣計也。彼紺珠果有宜男相者。雖千金。予亦不吝。予聞父言。忽若可喜。詰朝夙興。方盥漱。乃聞曼雲之隨嫁婢曰芸兒者。傳呼肩輿。俄而曼雲出於闌。乘輿出門去。芸兒隨焉。是日乃七月朔。曼雲固有佞佛癖。逢朔望趣往佛殿禪堂。焚香膜拜。予也司空見慣。則曼雲今日之出。予固不以爲意也。須臾。予入告父。便作桃花塢之行。桃花塢在金閨門內。距予家可里許。其地亦吳中一佳境。宋時爲樞密章公業明唐寅於其地築桃花庵。中有夢墨亭。個中風物。宜於春時。蓋塢中人爭種桃花千株。萬株茂林銜接。暮春三月。萬花齊開。一色嫣紅。掩映人面。予於花時每往遊覽。蓋心愛之也。何幸。予父乃爲予築室於斯俾。

我脫離煩惱行將庭種忘憂之草屋藏解語之花此時予心頗生愉快且行且喃喃自語曰薛紺珠……薛紺珠……其人物何如

輕衫小扇一路秋風吹送秋人直到桃花塢裏行過桃花庵便是阿儂新舍門楣大好對面吳山清秋燕子故飛飛已爲我幾番相宅矣斯時也予舉趾高心不固矣投足入門卽一庭院咄咄怪哉乃有肩輿一乘正歇中庭是豈薛紺珠不以小影至而竟倩妝來耶抑予父執以薛紺珠故恐媒姬或誤事而來此與予面談耶予方沈吟間而二三輿夫忽自門外入向予下禮則固予家人也予大駭咄咄……咄咄高曼雲何消息靈通竟先我而來此曩予方起見曼雲乘軒出以爲是進香也咦咦曼雲顧來此耶予忽猛省曰是矣新舍櫛比於桃花庵曼雲入庵焚香無意中見此新舍必問其從者曰此是誰家宅院輿夫及侍婢或有知者因舉以告曼雲遂移步而入也然新舍之築卽予亦未之前聞而胡竟爲曼雲所知耶予於是竊咎予父不當築新舍於庵院之旁父亦知曼雲常往來於香火地父豈未知桃花庵亦一香火地耶

今日卽幸不爲曼雲所知。他日終必爲所發覺。嗟乎。而今曼雲來而置妾之事。又休矣。曼雲河東獅也。予寧避之。而孰知已不能避。曼雲與其侍婢芸兒。忽自內室出。簪覩予面色至惡。嗤然冷笑曰。來何遲也。昨夜而翁所告汝者。芸兒悉以告予。汝好汝。好斷結髮之情。作藏嬌之計。而翁更昏憤庇子。至於此極。此新舍殊佳。予甚愛之。已命輿夫昇予牀至。歡迎薛紺珠來也。予無言對。曼雲疾趨而逸。中途遇媒姬。予曰。止。以杖擊汝者已在新舍。事不諧矣。媼瞪目曰。醋葫蘆竟到處。悶人乎老身一雙足。空勞幾度奔波。願以後勿再播弄我也。言畢便悻悻自來處去。予亦踉蹌歸見父。猶霍霍帶喘。父得輿夫傳言。已知壹是。而二三輿夫時正由曼雲寢室昇其妝臺等物。往新舍去。父歎曰。弄巧成拙。予計窮矣。可惜菟裘竟成虎穴。予更懊恨。日惟出遊。以遣懷。夜則挑燈而獨宿。彼曼雲者。居新舍不旬日。又還其故居。以鐵將軍守新舍之重垣。而其內一切陳設之物。則有輿夫告予曰。盡毀之矣。予亦無可奈何也。憤極而破顏一笑。

## 第五章 鰥居

月老無情錯鑄鴛鴦之簿。風流有障消磨。旖旎之天。予視高曼雲。如肉贅眼釘。因緣大惡。居處無聊。雖有金屋。無計藏嬌。雖有青樓。無心獵艷。每對過牆蝴蝶。羨煞雙飛。此景此情。殊難消受。嗟乎。白首難諳青春易老。則窺鑑而自歎曰。可青可青。悶煞汝矣。負煞汝矣。汝固多情人。奈無所用其情何幸也。二三良友。愛憐太恨之。生晨夕款談慰藉。無聊之我。拔劍自舞。杖青萍一斬。閒愁對酒當歌。爲紅友。聊舒積悶。然而吹徹簫聲。知音歎無弄玉。踏殘詩境。解語安得絳仙。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其予之謂矣。

王可青把舊恨重題。如密雨怒潮。盡情傾瀉。竟不容同榻者攙一語以亂之。長談可二小時。始偶然一斷。時案上紅搖燈豆。照可青慘澹之面。時鐘在壁。嘡然三兩聲。若替人催眠者。斯時也。予大好睡魔。早汨沒於可青話潮中矣。予曰可青。人間婚事。大抵如斯。誤煞千百輩青年兒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實婚嫁問題上之大惡魔也。晚

近世人心不古。父母爲子女締婚姻所注意者。富與貴媒灼爲兩間。作紹介每信口天花亂墜。妄爲撮合之山宜乎。十八九成惡因緣也。獨子乎哉。子之婚事可爲無量數惡。因緣作一代表耳。世不乏高曼雲有婦如此。誠男子之大不幸。事子也。牢騷懊恨。不亦宜乎。然予爲子賀者。曼雲幸不永其年也。假令怨偶長生。子將奈何。可青曰。然未幾而曼雲惡疾作。父母不來視。翁姑不垂詢。予猶帶幾分夫婦之情耗一席治療之費。自以爲非薄倖者矣。然而格不投機。逼人心冷。曼雲至死其心不回。臥病於床。聲詛咒謂死亦當爲厲鬼。祟翁姑仇夫婿也。予父母聞之怒不可遏。氣不能平。顧予曰。悍婦死則死耳。爲之醫也。何爲。予亦殊恨曼雲。於是謝却青囊。聽之而已。曼雲失醫。口益惡言。益毒苦輒轉。不能力疾。起不然。直欲將夫婿翁姑屋廬器具一怒而付諸一炬矣。曼雲憤無可洩。力不從心。但聞槌牀之聲。達於戶外。如彌正平作漁陽之撾也。

曼雲有心腹焉。非他。卽隨嫁婢芸兒。是曼雲之惡。多半爲芸兒所逢。曩令曼雲無芸。

兒則安知有薛紺珠事哉。彼芸兒者，殆隨處隨時爲曼雲作夫婿。翁姑間之間，譖前次媒嬪來予家語甫及朱瑩娘而曼雲雌風已起。想當時屏風之後，芸兒正屏息屬耳爲女偵探，因以馳報曼雲也。予思芸兒予恨芸兒，芸兒平日托庇於曼雲雌風之下，目中竟無第二主人今也。曼雲病不能興，芸兒無能爲矣。一日予遇芸兒於門，手持一長方形之木匣，自門外入，瞥見予隱匣入脅下。予大疑，叱曰：「匣中何物？」芸兒色沮喪，支吾而答曰：「空空如也。」予奪而啓視，果無物，中間僅幾層紅紙耳。雖然既無他芸爾，何變色爲？予因展視匣中紅紙，咄咄怪哉！紙上發見不可思議之筆墨焉。予父之生年月日，予母之生年月日，各書於一紙，紙之四圍有符籙焉。予因厲聲詰芸兒，知不可隱，則盡吐其實。嗚呼！曼雲死期將至，而猶與心腹婢設陰險之計，求術者作壓勝術，欲不利於其翁姑夫婿。其心毒而愚術，卽得行亦豈有效？術今敗露，婢不足誅矣。芸兒力自脫曰：「是皆曼娘意。」予乃告父母立逐芸兒去。曼雲知事洩，則亦大聲假詈芸兒曰：「瞞我作得好事！」芸兒去曼雲，并侍疾亦無人矣。予猶勉

以人道待之。遣一老嫗入其室作看護婦。壓勝事發之後五日。曼雲死。侍嫗曰。垂死乃呼其父母呼其翁姑。并呼良人者三。其呼也。予不知。曼雲之意恨耶。怨耶。抑忽良心一現。百悔叢生。不覺失聲而一呼耶。曼雲死報其家。而吊祭不至。殮於棺而哭泣無人。予乃對靈牀而歎曰。曼雲。曼雲。汝生前苟少作惡。宜其夫汝今日死。予不且心傷腸斷。掬情淚以哭汝乎。汝死有知。當亦悔恨無及矣。曼雲死。予父母慶於堂。婢僕廝養咸喜。現於面。豈生者之心硬哉。死者生前造惡實太甚耳。

曼雲死而予之積恨都消。曼雲死而予之鰥情難遣。移納妾之心作續膠之想。然而回憶曼雲。令人作惡不幸而所續又如前人。則又奈何。予思至此。不覺熱念冰消。且將鰥以終矣。父母曰。嘻。爲汝父母者。以抱孫心切。故早爲汝授室。不幸過聽媒妁誤締婚姻。今也曼雲死矣。及今當求爾新特。夢厥弄璋。汝早得子家之昌也。予曰。父乎。怨偶寒心。一誤豈容再誤。曼雲前鑑閃忽。照人所不敢請者。竊欲我父以自由結婚許兒也。兒非醉心歐化也。兒以爲自由婚自古昌矣。是故好逑淑女詩載關雎。抱布

自謀婚傳。氓伯此自由。婚之明徵也。兒竊羨之。兒今欲暫曠晨昏。離家以去。天下多美婦人物。色自當。有得兒所謂美婦人者。不僅以貌也。又當副之以才德。如是其人。斯可偶耳。此行以一載爲期。會當以扁舟載佳偶歸也。予父笑而不答。予以爲殆已。默許我矣。於是束我裝。囊我資。將駕言出游矣。嗟乎。孰意紅鸞不照碧翁。無情還須縲我三年耶。

白髮慈親忽地病。魔橫襲予也。思母之年憂。母之疾。侍湯藥於牀頭。撇開遊興失寢。食之常度消瘦。人形嗟乎哀哉。留不住萱堂。老蔭竟生失恃之悲。坐苦尋哀。閉戶讀禮。予固傷心人也。以曼雲故。在愁邊。恨裏耐却三年。如何又來喪母之悲也。心茲傷矣。淚不乾矣。作孺子之啼。肆阮生之哭。一半哭母。一半實自哭耳。淚世界中更覺黃花人瘦。不病療者幸耳。此際家庭狀殊蕭索。孤鴻相對父子皆鰥。未幾予父以中饋失主家政。莫操。於是興枯楊。生梯之思。有疇彼小星之喜。家君娛老蔗境彌佳。所不堪者。予耳。居母之喪。不歌不酒。祛哀無藥。遣悶惟詩。迨服闋詩成林焉。可青言次。一

聲歎息予曰詩人於失意之中其爲詩也必工予喜誦人失意之詩愛其牢騷不平情詞悱惻絕無些子煙火氣子盍爲我誦其一二莫愁予替人傷心也可青曰開口絕無如意事傷心都作懊儂詞子固情種聞予之詩亦當爲予悲也詩數十章苦不盡記憶且就可憶者爲君拉雜誦之

絕無恩愛可追思我縱多情不便癡恨海有潮愛河涸可憐正是少年時  
愁上心頭恨上眉一叢煩惱撲情絲風流掃地因緣惡鑄錯鴛鴦悔已遲  
奈何天裏一身單情太無聊味太酸怨偶生離如死別琴絃自斷幾曾彈  
春花秋月等閒過負負狂呼我奈何涸轍有魚鱠意苦頻年惡感襲人多  
春駒秋燕福偏齊雙宿雙飛尙有妻只是阿儂無豔福溫柔鄉裏不曾棲  
三年却步出情關冷去心灰我寧鰥婚事蹉跎心事惡也無好夢繞巫山  
萱堂留不住春暉掉落青衿著素衣狂哭慈親傾涕淚晨昏少一老人依  
思親無夢到泉臺靜夜虛窗月自來夜味淒涼嘗不得淚花慘逐杜鵑開

不如意事厄青年身世如儂算可憐何似阿爺歡易續小星一點補情天蹉跎了却好韶光去日爭如來日長自撫頭顱自窺鏡瘦人怕覩晚花黃失偶無悲失母哀年來却酒不銜杯胸中塊壘多如許進作詩心寫出來

可青誦詩至此語予曰予所憶者僅此耳只此十一絕句已足令人生惡矣予曰誠然聞子詩聲如入梅林有酸意如嚼蓮子有苦意如臨雪窖如戴冰天慘澹有冷意予局外人亦覺熱念都消然則矧當局者哉可青可青予知汝不堪消受矣可青曰嗟乎予之不堪消受者豈止此哉阿母棄予而去庶母戚氏遇予以禮其明年戚氏徵蘭有夢一舉得男予有弟矣爲之破涕顧戚氏產後多病不半年竟死呱呱者失乳而啼哺之以乳媼旋胎毒攻身不期年而夭矣庶母死弱弟死予哭之甚哀曰予父老懷大可傷矣奈何

小星落影弱弟凋蒲家君熱淚滂沱與予作楚囚之對泣未幾母喪服闋還我青衫便欲出遊以償宿願然家君老矣予而舍之去也定省者何人幸也予父不自服老

續聘老妻白頭相對以娛暮年而詔予曰汝年二十三矣其尙可以繫耶卽今予當爲汝覓佳婦及予未死得慶抱孫予心斯安耳予曰阿父兒今暫離膝下駕言出遊將以求窈窕淑女結自由之婚也父哂曰嘻汝十八年前出遊者有年矣所謂窈窕淑女者曾見幾人耶苟有之汝早以語我矣汝早向予饒舌求所謂結婚之自由權矣汝今雖遊遍江南恐亦無所邂逅適足以辜負年華耽誤婚事耳予曰兒前次之遊無心求偶故春光過眼漠不相關此次出遊是有意問花自必有所得也物色期年而無所得當便言旋惟阿父所命耳予父莞爾而頷焉予乃大喜拜別家君而作天涯遊子矣

予於十八年前固已遊遍江南山水今也更自南而北擴我遊蹤惟疇昔之遊眞游也今次之游爲物色佳麗計耳予出門時予好友有知者咸集長亭舉酒贈詩壯予行色或進言曰子莫謂青樓中無好人物彼薄命紅顏往往向個中埋沒正未可一筆抹倒也予其留意焉予笑曰謹受教時正鶯啼燕語春風得意時也胥江一棹客

予長征回首吳山亦含笑若送行者予於是舟行陸行一程再程遍歷繁華之地尋芳於滬瀆溫夢於揚州看花於長安泛舟於秦淮買春於燕市南都金粉北地胭脂粉黛萬千一覽無味孰謂天下多美婦人哉抑紅鸞不予照赤繩不予繫雖有美人無福者不能幸遇耶飄泊游踪杳無佳遇涼秋九月忽復思家則遄返蘇臺差喜家君老健強飯加餐聽鼓多年新得備員於佐雜老懷大慰笑可掬也見予歸曰可曾載麗來乎予曰未也且俟諸半年以後

予歸喜獲交於君今也挈我作虞山之游何意泛舟尙湖忽遇薛家姝麗其才其貌實愜予心而况美人有意向我垂青投我以詩好音刺耳（惺惺要得惺惺惜紅葉而今爲汝題）彼固以婚事許我矣是殆天緣太如人意然彼有母彼有兄婚事之成敗尙未可決子苟愛我者盍卽爲我作撮合山乎須知鰥居者六年若更及今無偶行將入枯魚之肆矣

## 第六章 讀畫

一夜談塵撲人胸廊坐而待旦負了金宵可青撥開舊恨說到奇逢面色融融頓饒生意渠也倩我執柯然我未慣爲月老恐爲人謀而不忠因支吾而不敢應既而笑曰子自媒也可矣花原解語蝶慣偷香又安用冰人爲可青惄曰子太輕薄我矣自由結婚大有異於桑間濮上其接也以禮其交也以神子乃作偷香觀耶故兩地雖已心成尙當昭著結婚之證然則必有人焉往來於兩間爲之紹介以成此婚以證此婚惟此紹介者盡人能爲之蓋達意而已傳言而已不必鼓翻蓮之舌始克奏執柯之功也而子何拒爲予笑應曰始試之可青乃喜曰明日便爲予一行旣又囑予曰此事幸爲予秘之予觀尊翁古道照人苟爲所知必大不謂然也予曰唯唯斯時也蘭膏燼而燈失明蕉窓暗而月沈彩忽各無語頭昏昏而身自倒日高乃醒可青曰睡熟乎予待子久矣予起下榻忽忽入閨呼侍婢燬湯以盥以漱更握髮倩細君梳理即整衣出將爲可青作冰人去也甫及廳事而予父自茶樓歸手挾素縑一束問予曰可青出門未時則可青自書齋趨而出歎應曰伯侄在斯予父帶笑入書齋

指手中素繅曰予帶得虞山面目來矣畫此者與予同姓字叔鳴畫家亦詩家也言次展素繙凡十八幅方廣可尺有半幅各蔽以素紙個裏山光已隱約透於紙背父曰虞山佳景凡十有八叔鳴一一描摹之頃傳觀於茶樓咸撫掌稱善可青子固賞鑒家也請一縱覽之未識畫裏傳神能得其真也否耶可青揭視其第一幅驚喜曰佳哉畫工神乎其神矣

開卷第一圖題曰維摩旭日予謂可青曰吾儕前日之遊會一飯於維摩寺裏素餐風味子以爲大佳惟予等遊不以時不得東望扶桑一觀日出耳可青曰只此畫圖亦堪領略矣此時日光漸及於第二圖而觀所謂星檀七檜可青曰此非卽石梅讀書臺畔之一席地耶予父應曰然可青曰畫工誠妙手古樹六七株參差疏密姿勢不落呆笨較目覩之真相轉佳勝焉其三則落紙多雲煙二浮屠若雙管峙鋒望之有遠意則所謂昆城雙塔也可青更逐一縱覽其餘曰書臺積雪曰五渠漁樂曰三峯松翠曰普仁秋爽曰降龍古澗曰吾谷楓林予父此時閒與可青讀畫議論風生

曰虞山十八景其實佳者不過四五耳其餘不足觀也矣然而向畫裏觀瞻正復都堪入目蓋一經丹青家之點綴雖失其真而增其美故畫臺一古屋耳不以積雪而增媚顧畫中雪景忽若大佳五渠一鄉村耳未必漁家有別趣而畫家則佳境別開偏饒意味釣絲人影細柳孤舟正復引人入勝且松翠滿山何必三峯寺外而秋來多爽又何必獨鍾於普仁然而按圖玩索固自不凡以爲可玩以爲可奇至所謂降龍五淵者興福寺外一小溪耳水不足以濯纓亦不可以垂釣又何景之足云而若吾谷楓林當年固堪咏「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今也不然視樵採者旦旦而伐之樹已半枯霞餘一片蕭疏紅葉不足題詩予父言至此予因微笑向可青曰紅葉而今爲汝題可青知予語含諷意面色微赤父聞予言固莫喻其意輒亦箋爾而笑續言曰乃畫中佈景矯其真繪古淵則天矯如龍畫楓林則絢染如醉居然無景不佳似覺有奇可賞則畫也而勝於真矣可青子意云何可青曰長者之言是也卽如予故鄉之西湖邊勝景凡以十計侄也自幼釣遊其間久而不

知其佳勝。然而畫裏西湖，則固美如西子也。可青語及西子，又予對之而微笑。予父見之，亦不以爲意。答可青曰：西湖十景，浙江潮。予二十年前，曾一再寓目，勝我虞山風物多矣。予生長其間，見慣司空，自覺平平，無足奇耳。

畫裏觀光，看到虞山半壁。窗前聚訟，移將花影一欄，對大好畫圖，耐人尋味。予也且袖執柯之手，破工夫亦爲讀畫之人，非敢宿可青之諾也。姑徐徐云爾，而可青頻頻以目示予，似速予行者。予微笑搖首，意謂可青亦太急矣。婚事之諧否，豈爭遲早乎？此何如事顧欲立而待耶？予與可青於默默中，以意相示，而予父正如墮五里霧中，不得而知也。惟予搖首時，予父見而問曰：何爲者？予輕易作一巧語掩飾之，曰：是圖不甚佳耳。蓋正閱至第十幅，所謂破山晚鐘。

父曰：不然。繪聲本畫家難事。予見多人作破山晚鐘圖，大抵於寺外繪一人，作傾聽狀。而是圖不然。暗用袁安眠石故事，作驚覺欠伸狀，而首顧一角紅牆，則誠畫中。有寺亦有鐘聲，此良工之傑作也。汝自不解耳，嘻予乎？予固知畫意殊佳，然一時無從

解搖首之疑故借是圖輒復搖首而作違心之語無非爲掩飾計耳。

時則遞徙目光以次觀覽餘幅予父指點而品評之此劍門奇石者誠山中一勝景也是石也亦突兀亦巍峨矗然而立砉然而開斷紋中裂分作雙扉相傳爲吳王試劍處好奇者所留連而不忍去也然尤有奇於此者則拂水晴巖是矣因越次檢閱其圖顧此圖殊難著筆蓋石洞之中泉沫橫飛雨固奔騰晴亦滴瀝人入個中可以聽泉亦可以戲水其奇勝處有非筆墨所能描寫者矣父語可青曰虞山風景以水著者凡四降龍古澗居然在列而拂水巖外又有秦坡瀑布及福港觀潮之勝可青問予曰福港安在哉曩日子與予作虞山之游何不以語我且予有疑義者山中安有所謂港惟澗耳安有所謂潮淙淙者惟流臬耳則所謂福港觀潮者得毋美其名而失其實耶可青言次回首叩予父曰伯何如者父笑曰唯唯否否子且一觀其圖予因檢出之揭開紙障忽若有聲潮勢奔騰猛翻雪海可青曰咄撫此圖如看浙江潮也福港安在予不獲一寓目焉恨事恨事父因告之曰海虞之北

境有小山曰福山。因名其地曰福山鎮。是山與虞山遙對。或戲稱之曰小虞福山。有軍港。港通東海。月圓之夕。汨汨潮來。勢甚急急。乃作蛟龍之騰舞。是潮也。近觀無甚奇。是宜遠觀。登虞山之最高峰。曰晏家尖。是峯恰與福港成一直線。潮平時望其水光。如鏡如帶。如白練瑩瑩。湛狀又若新磨之寶劍。劍鋒向虞山直指。望之有威。迨潮信方來。而大觀斯現。立此高峯。燭以遠鏡。驚濤駭浪。咄咄逼人。疑在咫尺間也。個裏奇觀。誠有如畫中色相者。叔鳴頃以語予。此其慘澹經營之作也。可青亂點其頭。贊曰。萬個潮頭齊含動意。繪聲繪水。誠佳構矣。

旣觀福港之潮。乃玩秦坡之瀑。可青曰。畫瀑難於畫潮。是圖勢甚飛動不著。一呆筆飛珠濺玉。傳神逼真。叔鳴信畫家高手哉。父乃從餘幅中抽出一圖。題曰桃源春霽。曰此二圖者。當相互參觀。桃源者一澗也。秦坡飛瀑匯此澗中。宿雨乍晴。遊人咸集。觀瀑聽泉。可稱雙絕。若於久晴時節。則未足觀覽。瀑也不作泉也。無聲不若披此畫圖。之爲愈耳。予攬語曰。虞山景物。未可於一日間領略也。宜晴宜雨。失時則失其奇。

坡。瀑。澗。泉。觀。聽。宜。在。雨。後。而。若。湖。田。煙。雨。則。眺。賞。宜。在。雨。中。因。指。一。幅。曰。此。湖。田。烟。雨。圖。也。父。曰。湖。田。者。西。郭。門。外。湖。上。之。田。也。方。春。夏。時。大。田。生。綠。於。輕。煙。細。雨。中。望。之。綠。韻。宜。人。是。圖。雖。著。意。描。摹。終。難。得。其。真。也。此。時。予。屬。目。可。青。聽。說。西。郭。門。外。云。云。可。青。心。中。當。爲。一。動。矣。

父語可青曰。虞山十八景不必盡在於山中。蓋統一邑而計之也。彼五渠者福港者。星壇者書臺者。昆城者湖田者。或在山之麓。或在水之涯。或近在城中。或遠在郭外。勝境雜出。錫以佳名。至論湖上風景。則湖田而外。更有湖橋。湖田宜賞雨。湖橋宜望月。言次乃展覽所謂湖橋夜月之圖。虹影枕綠。波蟾輝暎。白璧可青。曰。畫中如此。真相可知。是誠佳景不亞吾浙之西湖也。予父答曰。人以西湖比西子。子今以西湖比西湖。是亦一佳話可青。面色忽也。一沈蓋聞西子西湖一語。心又爲之動矣。而孰知觸目關心者。更有一幅西城樓閣圖。殿其後也。咄咄怪哉。畫家無意經營。竟似爲可青寫奇。逢之照湖上畫樓。亦有美人徒倚湖中。

畫舫亦有遊子低徊可青注視畫圖目光若死父顧可青而問曰子泛舟於西湖者一而再矣而湖田而湖橋而樓閣固已盡入望中然而未逢煙雨莫問田矣未逢明月莫問橋矣只此湖上樓臺大好是夕陽時候子也會經兩度其景色比畫裏者何如嘻……可青予父絮絮語渠竟不答殆未聞焉予知可青覩一幅西城樓閣之圖而其心而其目飛到美人樓上去矣予乃揚聲曰青哥……青哥殆有詩思耶予父問哥胡無語也可青狀慚沮囁嚅曰適有所思心不在焉故聽耳不聞父乃復述前語且問可青何所思可青忽遽不能對旋乃爲譏曰適見畫中人貌頗似亡室不覺觸悼亡之痛而神經忽若昏迷也父欲有言應門童忽白客至父趨出肅客予亦後隨回顧可青則伏案觀畫如故

來者何人殊非予父之相識蓋薛粹華也予揖粹華登堂紹介而見於父曰此可青之故人薛君粹華也父略與寒暄數語輒便入闌而可青一聞粹華來早疾趨而出掬笑歡迎由堂携手入書齋童子捧茶至可青奪而躬奉於粹華此時十八幅畫圖

如片片落花狼籍於案上粹華見之隨手翻閱相與品評旋各就坐予頗爲可青之解人待粹華亦殊殷勤旣而夕陽西下粹華欲行予堅挽之呼童買酒呼婢執炊煎韭殺鷄聊以款客予因暗忖曰粹華此來却可省予跋涉何不卽席爲可青作撮合山乎。

### 第七章 語冰

斗室聚餐孤燈三影飛觴勸酒一舉數觥其初也都作浮光掠影之談其繼也共爲合意投情之語粹華曰二君與予雖新交而以知已待予予不妨以家世相告予先世儒也予棄儒而商者也先世家於浙及予乃遷於白門先子諱長庚號朗衢承家學善文章早歲卽青其衿勤治舉子業以爲步蟾窟賦鹿鳴易易耳孰知厄於文運朱衣不肯點頭老此鄉闈青衫依然壓骨旣飽嘗跋涉之勞復浪擲舟車之費浸成范叔之寒幾襲阮生之哭於是招來子弟絳帳傳經雜坐兒曹青燈課讀弱妹天姿乃慧於我及年十五經史皆通課以文章詩詞成誦予母亦出儒家金陵孝廉高倚

虹之女公子也。父以筆耕。母以針織。以養老。以育後。惡衣疏食。蔗境不佳。殘燭秋風。椿陰遠謝。先子易簣之頃。顫聲而囑予曰。汝有弟不幸。先予而逝。一肩家政。汝獨荷之。硯田不足以餬口。書城不足以治生。而今而後。汝其棄儒而商乎。又囑予母曰。阿環大佳。當爲之擇佳婿。勿草草。阿環弱妹之小名也。時予年十九。妹年十六。父年六十有五。自謂嘗遍書生苦味。死無恨矣。父死。予家益蕭條。落寞。予舅氏高夢莊。阿母之同胞弟也。憐其姊之老而寡。且窮也。乃挈予母及予兄妹往依其家。死者之喪。葬生者之衣食不足。則取給於舅氏。舅氏之德亦云厚矣。予家既遷於金陵。依於舅氏。而予從此失却書生面目。棄儒而商矣。然予書生也。而烏能商無已。乃學賣君平之卜。試談管輅之星。書生末路。賤士生涯。言之有慚色。予母予妹。則亦以針黹易錙銖。母也老而健。妹也敏而捷。一家三口。不至啼飢號寒。如是者五年。於茲矣。予曰。然則君今年二十三矣。令妹今年亦二十矣。而君猶未婚。令妹猶未字。母夫人之焦灼。也可知。蓋爲人父母者。對於兒女之婚嫁。以爲是第一喫緊事。兒欲爲之擇佳婦女。

欲爲之擇佳婿。然所謂佳婦。佳婿者。往往傾向於門第。及家產。無論擇婦。擇婿。必求其富於我。或貴於我。而才不重也。而貌不重也。而德性亦不以爲重也。嗟乎。於富貴之中。求佳婿。佳婦。是胡可得哉。予言至此。笑指可青曰。此尾鰣魚。曾娶富家婦。咄嗟亦佳矣哉。粹華曰。如何可青。於是舉昨夜所以語予者。詳以語粹華。所不語者。惟煞尾數語耳。粹華曰。父母之命。亂媒物之言詐。欲締好因緣。則自由婚尙矣。老母雖女流。然意識頗脫俗。擇婿。不以富貴而以人材。且嘗詔予。及予妹曰。予所擇。或不能愜汝等意。汝等可自由擇偶。然予家清貧。切莫高攀。富貴中人。一例驕奢。不足以耦也。慈母此命懸者。有年。顧予兄妹。雖得自由。擇配而好事難諧。予依然自命爲儒生。妹岸然自居爲才女。坐是耽誤婚姻。久且受人奚落矣。

粹華旋又長吁曰。環妹久當得佳偶。予則難矣。身嬰惡疾。手操賤業。予卽降格以擇。婦而人猶不肯婦。我嗟乎已矣。予其鰣以終矣。予曰。安有是哉。予有同窗楊倚萍者。吳縣之木瀆人。寒士也。渠有姊曰麗萱。今年二十一。才貌頗不俗。予過倚萍廬。曾一

見之。倚萍早孤無父母。己已婚而姊未嫁。倚萍於客春與予同賓笈於姑蘇滄浪亭之府中學校。及涼秋。倚萍以病離校。不復來。然簡常通也。至於今。其姊猶未字。君如有意。予當爲撮合之。山粹華微笑。旣而予指可青。又指粹華曰。彼此年華大好。才藻不凡。而一則離絃不續。一則虛室未婚。旖旎風情。定勞夢想。溫柔鄉味。著意修來。情也難堪。心皆如擣。此一對可憐蟲也。予甚憐之。於是可青笑且詈。粹華急而辯。予曰。詈者。其情真。辯者。其情詐也。粹華曰。嘻汝舌鋒太尖利。汝當日何如。

予笑曰。當日乎。予之當日大異於君等之今日。思之殊有意味。不堪爲君等道也。可青曰。試言之。予曰。予之婚未嘗自由也。亦主以父母之命。亦成以媒妁之言。然而竟得佳偶。去歲青春三月。詩咏桃葵。飛爭燕子。青衫紅袖。豔福雙修。倡隨無忤。伉儷永諧。閨闥之樂。蔑以加矣。替燃纊紛之線。看繡鴛鴦。細燔楊柳之枝。試描眉黛。晨傍妝臺。窺鏡教儂學。挽青絲。夜來庭院看花弄影。亂扶紅燭嘻……可青嘻……粹華個中之樂。樂也。融融有不爲之歆羨者哉。可青作輕薄色。曰。醜醜粹華。無他語。則如小。

兒學舌亦曰醜醜其實予所以演身說法者急可青也惑粹華也予爲粹華媒粹華必我感感則能爲我用矣夫而後爲可青作說客旣不笑兀又甚冠冕而顧遲遲不遽入港者凡以急可青耳

予笑謂粹華曰他日麗萱爲君婦予且以醜醜還君之嘲耳予又曰粹華予爲汝媒汝何不爲可青媒也可青求偶之心固甚急於子矣粹華答語頗趣謂子儻哉予而能爲可青媒者予不能自爲媒耶予乃轉戲可青曰予爲楊倚萍之姊萱娘媒汝何不爲粹華之妹環娘媒也可青萬不料予有此一問明知與之惡作劇然忽遽間竟不知所對易地以處予爲可青可青爲予則予當答曰雙熱子不能厚於粹華而薄於我子亦不能厚於其兄而薄於其妹然則子何不並爲我媒更爲環娘媒一手製造六姓婚姻當佩君執柯之能矣予笑可青竹抱虛心顧左右而言他而一片輕紅忽襲其面如廬陵太守頽然而醉也

予指可青而謂粹華可青誠醜醜雙頰紅矣可青於是不安於坐佯爲醉者遁而登

榻臥其實可青當不至如此羞澀蓋聞予言而知予將議及彼之婚事渠而在座不當穩便粹華之言必多所顧忌故乘機引去詐醉假寐鼻息咻咻然於靜中側耳竊聽消息耳予乃移坐比粹華肩低語曰可青喪偶於茲有年欲結自由之婚苦無當意之偶蓋亦頗以才學自負非美人非才女寧願以終可青雖宦家子殊不染富貴習故其擇偶也不尚富貴而尚才貌夫以可青之才之貌是所謂佳婿也不知誰家女郎有福得爲可青婦如令妹者殆庶幾乎粹華曰可青誠佳公子然亦貴公子是當於高門中咏求凰弱妹貧家女也何得仰攀不辱沒可青耶予又低語而笑曰此可以例一般紈袴子弟非所以例可青令妹之才學若聞於可青可青必驚喜可青之才學若聞於令妹令妹當不復有繡花枕之嘲然則不誠佳偶哉予願執柯締結朱陳此一好因緣也粹華曰容歸商之母告之妹予附粹華耳曰嘻子何必告且商哉實告君環嬪固以婚事許可青矣粹華目瞪而語塞予乃以昨日吹簫賦詩之事一一告粹華粹華殊喜曰然則君戲我耶予妹與可青旣結自由之婚矣然則安用

君爲又安用。予爲君不語。予予固茫無所知也。予乃以可青委托之意告且笑曰。予與君今不過爲證婚者耳。君今歸可以喜信報母夫人矣。明日予當導可青造君廬。俾母夫人一認佳婿也。粹華一笑而起呼可青告別可青作駒駒聲。予曰盍止宿乎。粹華不可。予亦不強留。輒呼童掌燈送粹華歸。粹華曰月色大好不須燈也。予去矣。明日幸早來。

第八章 登樓

粹華去而可青起矣。強制笑容愈形其喜。怡聲鳴謝實愜我心。笑曰今何謝爲。待當宴爾新婚置酒高會。阿儂南面坐。一對新人向儂雙拜謝。冰人當如是耳。斯言也。予與可青戲也可。青無他言。乃笑而應曰。唯。唯。予遽曳笑而趨入閨闥。予苟遲延者。恐如昨宵然復爲可青所沮。予昨夜達旦不眠。此時當向春閨深處尋我睡魔。溫柔鄉中領略黑甜滋味。時壁上時鐘僅鳴七下。可青或以爲予將復出方剪燭而待也。而孰知予已高枕而臥矣。予料可青此夜又難安席。好事竟諧。心花含笑樂極矣。夢不。

來矣而予適與之相反倒頭便入寐夢短夢長春婆太媚睡味濃於酒春人軟似綿  
一夜昏沈不知東方之既白及醒細君已妝竟小奚奴饒舌問予醒也未王公子待  
久矣細君低叱曰勿聲予揭帳而出曰起矣起矣細君曰得母爲掃花所驚醒耶因  
怒目視小奚奴予曰此無與掃花事予固已醒矣掃花者奚奴之名此名蓋細君所  
命也予旣起俄延良久始出於闌

今日可青更饒姽婳周體之春衣盡易粲然一新然而髮蓬蓬積數日未櫛矣予爲  
之召整容者來膏沐羅梳髮光可鑑笑彼煩惱之絲掉厥臙脂之尾予鼓掌曰美矣  
哉「碧欄杆外俏書生」予當爲汝咏矣遮莫阿儂是女子也被攝魂去今日吳國  
太方在佛寺看新郎如此新郎當稱佳客從此孫郎之妹屬使君矣行矣去去行矣  
去去可青到此數分鐘足轉踏距不前口亦囁嚅無語予曰尙何假惺惺爲乃挈之  
出門向西郭門去未及半途巧值予父予父蓋歸自茶樓茶樓曰玉壺春在城之西  
市赴西郭門必取道於此故相遇於途也父問予何往予曰與可青信步而遊耳父

曰甚佳顧汝之外舅頃共茶話渠有急速須汝卽往卽今且去來父又笑向可青曰子請以午後出遊予當以伴只今盍返駕與子閒話以待黃粱之熟歟可青曰否予來此數日約略識途去去便來不敢勞長者下伴也父曰然則待子午餐耳可青曰請勿坐待姪或顧而之他亦未可知於是各分道而馳向目的地進閱者諸君須知可青此去定赴阿環之居偕予往何如獨往予爲之導予知渠不甚願也特不能却耳今也天授好機阿父命予他往可青亦如意矣哉

外舅急速召予偏遲遲我行行數武輒便折回折回者何也欲一偵可青果否從去處去也此時予父與可青行程適相背予顧盼於中途父行遲可青行速予遙尾可青行屬而目之渠回首則予亦回首怕被可青見我廬山眞面耳行行重行行不覺西城在望矣予自嘆曰可以止矣更沿跡跡何爲者豈欲偷韓壽下風頭之香耶外舅結廬於東郭予以可青故背道而馳迂迴曲折自西徂東閱者諸君其笑我爲太慾生乎

予有事於東郭。迫暮乃歸。歸途經一曠野。曰塔場。七級浮屠。矗立場上。夕陽斜照塔影。頑長天籟。鳴春羽蟲。嘈雜塔有鈴。風撼之則當郎鳴。予嘗賦詩以咏之。詩曰。

時靜時喧。日幾回喧。時驚起鳥。趣絕縱然密。雨零難動除。却狂風。撼不來繁響。偶和天籟墮高音。遙護野花開。層層面面都懸遍。警汚無功。刦有灰。

此詩此境可青。尙未聞知方其初來時。苟與縱覽於塔場。亦當油然有詩意渠以邀遊山水而來我鄉。既遇阿環而心目中念茲在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可青之意。不在山水而在阿環。如嘗上珍百看無味。有何心緒聽塔鈴之聲哉。予訟心信步將次抵家。伊何人。伊何人。飄然自西來。呼予之名。接以言笑。曰歸哉歸哉。何不約而同也。咄咄可青。遲延於阿環處。竟爾許時乎。個中好消息。必大可入耳矣。予乃佯問曰。子頃安往。今從何來可青。作欺人語。曰。予飯於客館。游於石梅。啜茗於望山軒耳。予冷笑曰。謊謊頃間。子忽忽赴西城。又安知予之蹕於汝後哉。而汝欲予諱耶。予爲汝撮合此婚。輒便外予而不以實告母。乃不可乎。可青赧然。笑而不對狀。

又似甚驚疑者旋猶辯曰予何謔哉子殆以言餌我耳予曰汝猶辯耶汝在途時某處一回首某處一駐足某處市人羣集汝排衆而過一人被擠喃嘔予皆目擊而汝猶辯耶今且入此室處供我以眞情不然不汝交矣可青乃笑曰諾然狡哉汝乎予曰予苟非狡而偵汝汝得狡而詰我矣於是相將入門予則入而復命於父數語便出就可青問短長焉

燈箸在堂晚餐列案有魚有肉亦酒亦漿予驟難向可青問供父蓋與可青共食也可青異哉今宵言笑津津銜杯浪飲酒腸豪放倍勝平時予知其良緣乍締舊恨都銷渠自有生以來其感無上之愉快也此當是第一遭耳從此遁跡出奈何天裏會心如意珠邊其飲豪者其心快也今夕之餐有肴有酒謂之曰爲可青張慶喜之筵亦無不可予於是引滿一觴以勸可青佑以趣語逗彼歡情舉觴而朗吟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可青一飲而盡渠乃先飛一觴奉予父乃淺斟而答予強予飲

予父固不善飲。輒先飯。予亦然。予父飯畢。便起去。予大喜。此時屬耳。無人可以細探。可青之好消息矣。然掃花侍於旁。目灼灼對人。便爾縱談。猶慮春光漏洩。乃速可青。飯飯罷。輒入書齋。並坐於說詩之牀。挈可青之袂。曰語我語我。速言速言。汝今日升薛氏之堂。入阿環之室。樂煞汝矣。可青吃吃笑曰。實告君。豈徒入室。亦且登樓。儂是舟中之客。得爲樓上之人。此非初願之所及。予謝君。微君。予何由來此。微君。予安得遇此微君。予那便得此乎。予曰。無多言。速語我以登樓始末。可青搖首曰。否。否。疇昔之夜。子太不情恰。纔飯後。聞鐘便學老僧。入定勞予。痴待多時。今夕不敢勞君。伴我。去伴嫂夫人可矣。欲聽一番花信。且待明朝。予曰。不然。今夕當與子抵足聽汝談心。汝卽今不語我者。非我友矣。請從此絕言次。便作起立狀。可青吃吃笑曰。異哉。子之情。乃急於予耶。居吾語汝。

予逕赴西郭。循湖隄行。叩薛氏之扉。揖粹華而入。粹華進茗。肅坐先款。新郎奉母登堂。偏多問訊。白頭老嫗笑逐顏開。垂青眼而認婿。自頂至踵。注視頗周。詳予乃俯首。

含羞如新婦之初見翁姑也。老夫人語其子曰：「是誠佳婿可偶。」環兒便語予曰：「弱息阿環小字玉柔，小郎君四歲頗爲老身所鍾愛，不肯輕易許人。今得郎君，予願足矣。」然環兒性怪僻，看低多少紈袴子弟，合予意者往往不合。渠意言次便揚聲呼環兒，環兒下樓來，環娘不應，亦不下予。予曰：「環娘何必假惺惺？」前日吹簫拾句，一何洒脫。此時又一何羞澀耶？老夫人待環娘不至，則又呼而促之，終不應。夫人乃起登樓去，且行且喃喃曰：「小妮子偏善作態，其實何必予以爲老夫人？」此去定能挈環娘至矣。

而孰知俄延良久，老夫人依然獨下美人樓。

樓上美人，靳不被天風吹下。環娘婚尙自由，而亦作尋常女子羞歛態耶？然而其態愈羞其心彌喜，此可臆斷者也。老夫人下樓坐堂上，笑向予曰：「予以語環兒，俯首不答，逼之則曰：『惟命是聽。』雖然兩地終當一會，面予不能專也。」老夫人言然，予料粹華殆未以吹簫拾韻之豔事告其母。老夫人尙多慮耶？會面久矣，然粹華不以告予，亦羞而自諱，並爲環娘。諱老夫人坐移時，曰：「郎君且安坐，便起轉入屏風去，則又

呼。環兒。環兒。來來。……佐。予。治。餐。便。聞。蓮瓣。作。細碎。聲。梯。而。下。樓。忍哉。環娘。貼。地。金。蓮花。不。到。堂。前。乃。入。廚。下。以。予。故。倉。卒。辦。午。餐。勞。彼。亭。亭。玉。立。步。步。可。憐。予。坐。於。堂。偏。促。不。安。矣。落。落。與。粹。華。作。閒。話。而。耳。鼓。則。傾。向。於。屏。風。之。後。竊。聽。嚙。嚙。驚。聲。屏。後。無。餘。地。即。是。郇。厨。則。聞。操。刀。聲。滌。釜。聲。水。沸。淙。淙。聲。以。杓。攬。釜。聲。雜。以。老。夫。人。之。語。聲。或。曰。炙。之。或。曰。煮。之。或。曰。炮。之。而。迄。不。得。聞。環。娘。揚。聲。而。語。也。此。時。裊。裊。炊。煙。拂。來。堂。上。蒸。蒸。肉。味。送。到。屏。前。予。食。指。動。矣。一。席。佳。肴。製。自。美。人。之。手。其。味。當。何。如。者。旋。老。夫。人。呼。粹。華。入。將。餐。出。饌。精。酒。熱。殆。知。予。至。而。預。爲。之。備。者。聞。之。若。有。異。香。若。有。脂。粉。氣。老。夫。人。出。語。予。母。客。氣。一。語。便。去。須。臾。登。上。樓。矣。粹。華。與。予。同。飲。食。予。亦。醉。亦。飽。粹。華。收。拾。殘。肴。納。諸。廚。下。而。巾。而。茶。無。不。躬。操。蓋。其。家。絕。無。一。服。役。者。也。予。憫。其。貧。而。又。不。忍。其。勞。然。一。時。亦。無。以。慰。藉。粹。華。則。袖。手。坐。視。而。已。未。幾。而。老。夫。人。呼。粹。華。上。粹。華。須。臾。趨。而。下。曰。阿。母。請。君。登。樓。予。聞。此。令。大。驚。喜。環。娘。環。娘。卿。如。柳。條。畢。竟。春。光。漏。洩。又。如。紅。杏。須。知。春。色。難。關。老。夫。人。真。解。人。哉。而。竟。呼。予。登。美。人。

之樓也。

舉趾高兮心不固兮正似馬蹄得得踏了花香捷足上美人之樓拾級步甲乙之梯恍惚若登青雲也步步疾行却又輕輕落踵不敢以登登之聲驚美人耳此時予心旌搖曳梯盡轉觀望不前此身已上情天醺著些情兒早麻上來矣粹華前導登樓呼阿母曰可青來也樓以木作壁成三間老夫人從西廂搴帷出笑曰且坐藤床繩椅陳設入古老夫人方搴帷時忽若有一陣麝蘭香味帶到人前高揚帷幅窺見妝臺瑩瑩者菱花之鏡已把我影兒攝將去矣

老夫人作客氣語曰媯居陋甚僅供起居東其手而指曰此粹兒之臥室也西其手而指曰此予與環兒之臥室也環兒畢竟嬌羞來來予引以見汝言次便導予入帷嘻環娘見予驚且羞俯首而却步莫知所爲予亦莫知所爲老夫人撫掌而笑曰都不能脫俗何不行一見面禮而稱兄妹乎予乃揖環娘呼以環妹環娘含羞萬福纖却櫻唇斬不兄我乃以身依母作障不復以人面示人老夫人又詔予曰且坐予周

視環娘臥室。而又憐其家之貧。素帳布衾。竹床短窄。以此寢。環娘眞辱棄美人矣。予因付曰。環娘至予家。予當寢以流蘇之帳。八寶之牀。龍鬚之褥。蛟綃之被。以環娘爲海棠。照以紅燭。環娘爲芍藥。護以金鈴。珍護美人。不當如是耶。

## 第九章 證盟

予心暗忖。予貌驟沈。老夫人作猶豫之色。既而謂予曰。弱息阿環。今以屬予。子其有意乎。予歎應曰。固所願也。便整衣冠。趨拜外姑。執半子禮。老夫人含笑挈予起。曰。予得佳婿矣。環兒之福也。雖然一諾之輕。千金之重。彼此不容有異心。今日之事。出於予口。入於汝耳。成之易。毀之亦易。蓋言無形。言無實。據是不足以證婚。故俗禮必納采。委禽。以爲信。杜後悔也。而今婚嫁風尙文明。肖影指環。彼此交換。結婚之日。更爲書以證。今日者。倉卒之間。微快鏡不及攝影。清貧如洗。又安得指環。言次。便回頭拔環。娘髻上白金釵。珍重授予。且曰。子盍隨便贈一物於環娘。權當指環之交換乎。予乃於襟右摘銀製之。時計還授之。夫人曰。是物也不失時。亦不失信。願環妹佩之。

可青語。至此予向之賀。且以趣語調笑之。更索觀環娘之釵焉。可青曰尋常物耳。是何足觀。予曰管仲之器小哉。可青乃探囊將出。予把玩之。曰是釵不卜遠人偏占。喜信美人頭上搔得餘香。若以探鼻觀。當有髮脂氣也。予試掉厥釵尾。作勢欲探予鼻。可青急奪釵去。曰汝又欲惡作劇耶。予撫掌大笑。既而問曰。登樓證盟韻事亦艷事也。急色兒。幸福不淺哉。可青曰誠然。事之韻且豔者。更不止此。

妝臺一座。一面密切。窓欄三面可以就坐。予本坐於臺之左。見其鏡奩半啓。口脂髮沐觸目皆春。環娘雖障身於母後。乃射影於鏡中。交換信物。而後老夫人從床前移座於妝臺之旁。面窓而坐。挈其女環娘坐臺右。環娘愈羞不能仰視。老夫人曰。旣證盟矣。尙何羞爲。尙何避爲。言畢。又復起立。移鏡奩於他案。而以硯田管城墨床紙卷羅列於妝臺。乃復就坐。左右顧而語曰。婿……兒……其各賦詩十章。心心相證。藉此作海誓山盟。予則擊鉢以催先成者。勝勉乎哉。互鬪詩心。筆花競秀。予雖不才識詩。有眼汝等勿草草。予聞命驚喜。偷目視環娘羞態。有加振首。左顧咳……怎不回。

過臉兒來。既而夫人忽起去。予乘隙低喚。環妹環娘經予萬喚千呼。乃微微一點首。旋老夫人卽搴帷入。曰詩成幾許矣。予答曰未也。

夫人曰。噫吟壇酣戰。當爭先恐後。相持不可。相讓汝等遲延不落筆。得毋非健將乎。阿環平日信口皆詩。今何詩思如月下美人。姗姗其來遲耶。若王郎者。予聞汝爲吳中才士。胡亦如孕婦之難產歟。予受夫人調笑。竟無辭以對。夫人乎。其知予登樓入闌。早已顛倒情懷。慚愧鯤生第一遭與美人密邇。惱人春色。關住詩心。無可如何。爲老夫人逼入詩境。想環娘此時心事。正復相同。於是吟肩齊聳。素手雙叉。忽忘形。對面如不相見。舍毫撫紙。狂索詩腸。於不知不覺中。首各搖曳。作勢口各咿唔。有聲老夫人爇香一枝。以當刻燭之催香。及半。予與環娘忽啞然失笑。蓋於同時互看。作詩之面一般慘澹。經營老夫人苦村塾老學究。予與環娘爲其徒。看渠大有冬烘面目。詔予等作詩。不知作者之苦彷彿。命難題以課徒也。此予與環娘所以不期而合。啞然失笑也。笑容遽斂。詩意大來。則見環娘援來班管。寫出琳琅蠅頭小字。格尙簪。

花予從對面視之字形顛倒看渠寫到鴛鴦二字而予懷不自持矣然而予固以詩才自負者也今日環娘新什竟先我而成不亦羞耶予旣一見逼於夫人再被逼於環娘而胸中詩草一時乃蓬蓬勃勃勾萌而甲拆提筆一揮淋漓滿紙個中火候未工未免遜環娘一步顧亦不遑斟酌蓋一枝香寸寸盡矣繙改新詩俟諸枕上推敲一字會待月中雙熱……子固工於詩者今願就正於子子盍爲我加繩斧乎予曰汝客氣哉此詩所以證盟者而何容他人贊一詞予不才何能加以繩斧且以予度之子今日所作必佳勝於平時豈復可以指摘或者有唐突美人之句予爲子計當時宜就正於環娘耳可青笑曰安敢唐突美人哉謂予不信子盍姑妄聽之負了青春廿四年幾曾修得到情天題名未上鴛鴦簿人自鴛鴦我自憐情魔爲厲不容痴十斛閒愁撲上眉怕對菱花顧人影年來消瘦舊丰姿枯魚未死不甘餽天靳姻緣意太慳無地求鳳空弄笛萍蹤飄泊到虞山客裏春光更惱人青山含笑我含嚬西城樓閣斜陽好拾得馨紅豆子新

前生冤孽此生逢。一線情天著意縫。簫管有聲詩有草。暗將心事逗。吳儂楊枝偏許屬東風。喜到心花化軟紅。儂似黃鸝卿似柳鶯兒飛入柳陰中。  
卿如弄玉好樓居。吹徹簫聲恨有餘。鳳不來儀春漸老。美人身世太蕭疏。  
桃花時節鳳來儀。省識春風際。遇奇爾我因緣。天作合只今邂逅已嫌遲。  
好事而今喜玉成修來。豔福愧鰣生。海枯石爛盟難背。儂不甘居薄倖名。  
卿卿快作嫁衣裳。看汝將爲新嫁娘。一幅綺羅休倦繡。針針著意刺鶯鶯。  
詩裏雙盟一片心。今朝一諾重千金。阿儂此去多無日。占得佳期遞好音。  
予曰豔哉此十二絕句也可青笑曰豔乎幾曾唐突美人乎予曰唯唯速語我以餘。  
波可青曰予連真帶草寫罷新詩呈諸夫人方屬草之頃夫人已頻頻寓目點首稱  
善此時接我詩箋低吟長咏數數顧環娘而笑環娘之容若羞若喜則亦以詩箋奉  
於母夫人笑曰汝何不先示夫婿因以環娘詩稿授予詩凡十絕多佳句旣而夫人

以予詩付環娘曰彼此各執一紙交換詩券互證婚姻其各珍藏之

予於是笑謂可青曰然則薛環娘一紙詩箋今固在汝懷中矣何不將出令予展玩  
美人手筆乎其詩之豔也何如子含糊不宣僅曰多佳句畢竟有佳句幾許予當得  
與寓目焉可青曰惟此不能從命予固強之必不可猝欲探懷劫之而可青以雙拳  
伏膺力守其秘密之鑰色且變矣予曰嘻環娘十絕新詩個裏母乃太豔不然何秘  
不告人乎其秘不告人者必其詞句間狎襲柔膩多貽笑大方處也予以此激可青  
而可青殊牢不可破笑曰誠然故寧秘之予曰汝既秘此予不汝强恐汝秘我者猶  
不止此予今有所問於子幸子一一答我樓上題詩之頃曾執摻摻之手乎曾話脉  
脉之情乎旣將脚踪兒將心事傳乎可青急搖首曰無之無之然則當時粹華安在  
曰渠導予登樓即下樓良久不來予不覺大呼失敗失敗可青駭問何爲予曰使粹  
華而爲當時之監督者則汝之情狀汝妻環娘之情狀予他日不難向粹華細問也  
粹華僨哉胡至引避汝今雖僞言我誑眞情我秘予又何從而破獲也哉可青向予

大笑若甚得意者

既而帶笑諷予曰阿儂婚事何與他人乃勞汝千思萬想此所謂吹繡一池春水者也夜如何其魚更再報矣嫂夫人待子久矣今夕予再留汝嫂夫人必埋怨不情之客子其往就寢乎留予不盡之言詰朝當以語汝予聞可青言頓念閨中人自有豔福何羨於可青因辭可青秉燭入內寢荆人方挑燈讀醉翁亭記予帶笑入閨荆人讀不輟予不敢以絮語亂其誦聲則亦就坐忽憶昨夜所述楊麗萱事因作書致其弟倚萍爲薛粹華作水上人也予書竟細君掩卷而起下帷扃戶促坐喃喃凡予所聞於可青者此時悉以語予妻旋就寢春宵太短忽忽旦矣予攬衣起起便出就可青向之曉曉請益焉

可青曰彼此換詩雍容小坐老夫人詔予曰今已締婚環兒有托矣子其速歸早卜佳日歡遂于飛老身得目見環兒出閣他年生兒得撫弄外孫是亦一快事也予家清貧聘禮不人責且此而計較是儕於習俗矣良非予所尙也予曰唯唯謹受教旣

乃請於夫人曰婿欲與環妹擇佳日各……可青語至此忽默然予逼之乃續言曰擇佳日各攝一影亦如詩然相互交換得使雙親快覩佳婦未識岳母許我否又未識環妹許我否此時粹華已上樓來聞予言而慾憇焉於是老夫人笑而曰諾環娘默默含情亦似首肯者

粹華曰攝影宜擇晴明之時卽今春光明媚斜照暄妍正是攝影時也此間有攝影處曰廬山在石梅之一隅往攝影者每得真面目予曰然則卽今請導予往顧玉柔曰環妹同往乎環娘有慍色老夫人曰子以今日往環兒當以明日往予乃揖別老夫人又頻呼環妹環妹予去矣不出十日當以一封書送好音來也老夫人叮嚀而囑曰婚事不可背也攝影成當令粹華妥付郵筒珍重寄汝子不必坐是稽遲可以歸矣寄語汝友雙熱果能爲粹兒求得楊家好女子者老身當蹤門謝之矣予臨行意不注於老夫人而一步一回首屬目環娘報道一聲去也環娘之雙眼紅矣環娘惜別移步若送予者其實非有意蓋一陣迷惘而不自知其足之前也旣下美人樓

而環娘不見而老夫人亦不見予心悵悵予步遲遲與粹華赴廬山館中攝半截之影留得證盟豔跡爲廬山添一幅春風人面亦韻事也

### 第十章 酒意

可青無意來吾鄉乃有奇遇乃訂良緣不出五日而薛家碧玉已許嫁東風其成事何若是之易歟此殆天作之合不盡人爲怨女曠夫各償心願美人才子雙入情關是亦一佳話矣予獨佩環娘之母絕無婆子氣不染塵世風對於婚嫁問題別有見地不尚富貴而尚人才此其可佩者一也不專去取之權而惟自由是許此其可佩者二也爲女證盟不以聘禮而以詩章不以庚帖而以肖影亦風雅亦文明此其可佩者三也環娘之母誠巾幘中之達觀者也以視可青之父若母迥乎有天壤之別矣予以此意語可青可青曰誠如公言老夫人而泥古而不脫俗予之婚事恐不諧矣今日之事大慰予心雙熱……子爲予作撮合之山此功不可沒也昨予攝影於廬山偶見館之對面高臺一樓間之粹華曰是酒樓樓有佳名曰山景可以獨酌亦

可以聚讌。酒人多集於此。云予亦酒人也。聞之而動。酒興今朝無所事。事願與子同。登此樓談心。小酌於以買春於以誌喜。子其往哉。予曰。酒予之仇也。子知予固不能飲。乃故以酒搪塞我耶。可青曰否。予以獨酌太無聊賴。故欲邀汝以伴。且區區之心。當勸君一杯酒。盡我一片心。去去勿却。

予到此忽悟。曰可青之意。豈在酒哉。其意殆如是。如是予此時且勿道。破姑隨之。往觀其動靜。予亦當有儻來之眼福也。閱者諸君乎。其知予所謂如是如是者果何所指乎。須知今日者薛玉柔將至廬山館中攝影。可青蓋欲向山景樓頭。佇待意中人。姍姍而來。環娘攝影時之裝束。自當稍異於居恒。其豔也可知。可青之雙瞳。於是作奇癢矣。可青今日而獨行轉啓人疑竇。故與予偕行。其機殊巧。其意殊詐。然又豈知予早洞鑒其隱哉。雖然或可青初無此心。而爲予之過慮。亦未可知。

予於是姑妄應之。曰唯。唯。君意良殷。不容方命。苟方命者。亦太殺風景矣。子且少安。毋躁容。予盥漱更衣。言次。掃花適捧巾沃湯。至可青起較。早已盥沐。此蓋以奉予者。

予也。弄巾戲水。故故俄延。可青狀殊不耐。旣予入室。更衣。又遲迴良久。予意何居。試可青也。可青山景之行果其意在於酒者。何爭。早暮哉。而可青不然。予太從容渠殊忽遽。已遺童子。掃花向予三速矣。嘻可青今日之事果不出予之料。其意急者。非酒吻燥也。恐遲行一步。不得與環娘值耳。雖然。美人如玉。誰不貪看。彼樓上美人。予僅覩其半截。今朝趁此好機。偷窺全豹。計亦良得。若復遷延不去。恐錯過儻來之眼福。是誠可惜。乃忽忽出於闈。便偕可青作石梅之行。石梅距吾廬不過一二百步。須臾卽至。而攝影館曰廬山者門尙扃也。而酒樓曰山景者座尙虛也。可青此時自有一種愉快之色。流露於眉宇間。登樓擇座。喜傍北窗。予曰。宜東向。春日亦復可愛。豈宜背之可青曰。君是葵花傾心向日。我愛山色著意看山。此所以北向者也。予笑而應之。曰。諾。心知可青之言詐耳。不過以北窗正對廬山居高臨下。內蘊皆宣。不啻身登堂奧。可青之所以北向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買得一壺春。迷紅友。山光滿樓。是絕妙一下酒物。然而可青今日旣意不在酒。當不

覺其佳勝矣。予於酒也半推半就強盡一杯。一涓細分百口。時復離座倚窗閒眺可青輒強挈於座曰坐坐曰飲飲顧渠更不安於坐時時蹀躞樓中徙倚窗畔。予乃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挈之入座不放渠獨倚樓窗亦曰坐坐亦曰飲飲如是者久之忽聞樓下一陣笑語聲曰至矣至矣此間是矣可青方銜杯遽停杯而起予托腹疾急欲如廁故作疾首蹙額狀踉蹌下樓去。

予何往。予何往則潛入廬山館裏耳。是館於舍後另闢一門戶。其方向適與前戶相反可青雖登高而望然目光綫不能及此門。予乃得背可青之目而潛入予入此館胡爲者亦爲薛環娘耳。予於樓頭聞樓下人語曰至矣曰是矣辨其聲氣可決雌雄是矣環娘至矣眼福儻來可不子細一領略之乎此予所以托故下樓潛身入館者也。予料可青必不我疑此時當在山景樓頭眈眈虎視方以予去爲大見機耳方以予去爲大方便耳。

廬山館一精舍也。有屋數楹陳設雅潔中庭殊軒敞以玻璃之屋頂且障以蟬翼。

薄紗籠得日光淡而不烈其下雜置盆花點綴景物是絕好一攝影場也環娘美人也小立其間當更增其媚媚去年此日予嘗挈荆人攝影於此故今日乃作此想像此時之予尙未升堂入室方徘徊觀望於館門之口所以然者蓋有所顧忌恐粹華而伴環娘來者則予不敢唐突西施當便却步耳然粹華固未來環娘之來伴之者母也薛家母女或亦識予爲當日尙湖之蕩舟人乎今日見予或以爲怪乎然而無慮也攝影館中例許遊人涉足彼母女又安能下逐客令哉予於是乃深入予旣深入忽憶山景樓頭之可青從其所立之地位可窺見廬山館中一半面目苟予爲所覺察必怒予無禮且喃喃而詈矣予於是乃循牆而走步步留意而巧避以出於可青之目光線外

美乎哉環娘也蓮花步武楊柳腰支自頂至踵有骨皆媚欵步登攝影之場此身將作畫中愛寵商其母曰宜坐乎宜立乎正面乎側面乎半截乎全身乎位置安排煞費斟酌一回首間瞥見予環娘遽緘口予之來不過欲一望美人顏色耳今旣寓目

何必貪看逐旋踵而出

予出廬山館重登山景樓咄咄怪哉可青安在問之當鑪者曰酒資已付酒興未闌酒人留有餘資去去將重來飲酒咄咄怪哉可青安往或者亦到廬山館裏去耶予何未之值耶殆於同一時間予自後戶出而渠從前門入耶薛環娘尚在館中可青必不他往予乃復下酒樓復入廬山館踪跡可青不可得是時環娘已攝影畢其母挈之自後戶出後戶臨一片廣場越此廣場卽所謂石梅矣予心本躊躇予足空蹀躞懶步上酒樓坐待可青至憑窗西望見薛家母女步步行遲徘徊於綠野間指點青山作品許狀此去非渠等之歸途也渠等殆乘攝影之好機兼作踏青之樂繞道而歸也然環娘之母老矣乃殊健步不畏遠行一何矍鑠乃爾予心忖之予目屬之忽失聲而呼曰咄咄彼翩翩少年含笑而橫阻於薛家母女之前者非可青耶虧渠不羞便與同行或後或前一路笑語抑亦醜矣又豈知背後有人簷高燭遠一舉一動盡入眼簾可青亦太無顧忌哉

久。久。之。予。望。眼。遽。爲。綠。陰。所。蔽。乃。不。復。見。一。行。人。影。可。青。此。去。正。如。戀。花。蝴蝶。且。  
直。送。春。人。歸。去。樂。而。忘。返。予。正。未。可。立。而。待。也。乃。屬。當。鑪。者。可。青。來。如。問。予。來。未。可。  
答。之。曰。來。而。復。去。去。將。復。來。予。意。不。良。欲。令。可。青。枯。坐。多。時。稍。殺。其。風。景。以。償。予。此。  
時。佇。待。之。勞。報。復。亦。未。爲。苛。也。然。閱。者。諸。君。不。且。笑。予。負。孩。子。氣。乎。

阿。儂。此。行。僅。飲。得。一。杯。濁。酒。自。朝。至。於。日。中。昃。迄。未。進。食。腹。甚。枵。歸。自。山。景。樓。市。中。  
見。有。賣。湯。餅。者。予。就。食。焉。予。方。食。忽。有。扶。予。肩。者。以。爲。必。可。青。也。而。非。是。來。者。阿。誰。  
予。好。友。陳。闔。仙。也。闔。仙。喜。啜。茗。朝。夕。高。坐。於。石。梅。之。望。山。軒。裏。可。青。初。來。時。予。導。之。  
飲。於。是。軒。與。闔。仙。同。座。其。家。距。吾。廬。僅。數。十。步。歸。途。必。經。予。門。此。時。殆。從。石。梅。歸。也。  
問。之。果。然。予。又。叩。闔。仙。石。梅。遇。可。青。未。闔。仙。曰。遇。之。予。方。在。望。山。軒。中。作。茶。話。忽。臨。  
軒。茶。客。齊。起。憑。窗。予。怪。而。趨。視。乃。見。一。靄。妹。偕。一。白。頭。嫗。自。軒。外。過。而。同。行。者。則。可。  
青。也。顧。影。攀。言。狀。殊。姍。嫋。渠。未。覩。予。予。亦。不。之。覺。彼。美。人。者。可。青。之。……。予。不。待。闔。仙。  
辭。畢。遽。曰。邇。來。予。以。可。青。故。與。子。疏。往。還。子。欲。詢。彼。美。人。乎。其。事。殊。有。味。乃。以。簡。略。

之語告之。閩仙笑曰：怪底可青面有春色。予鑒貌辨色，早料著幾分矣。

予與閩仙行。行語語不覺已底家門。閩仙別予自去。入門則見舟子荷行李，突奴負行囊。蓋予父今日作洞庭之行也。父臨行詔予曰：汝不可久曠學。如可青無歸意。汝與彼固好友也。不妨促之歸。不然汝且以可青故而曠汝之學業。是安可者。明日汝可行矣。予曰：唯。唯。予父出門日已西斜。可青歸來正與予父值向予父展謝者再曰。久擾郇廚。旣醉旣飽。所覲虞山畫圖。已珍藏於行篋。愧無以報盛情。徒拜長者之賜耳。侄來此已久。早暮將歸矣。伯歸舟過蘇臺。肯一枉玉趾。光我蓬葦乎。父曰：予此行不容耽閣。俟諸異日。或當造訪。侄無事可常顧我。海虞距蘇台近。一葦航之。卽日可至矣。言畢。予父登舟去。

可青旣入室。便曰：雙熱……汝好。汝竟以山景樓比黃鶴樓。而汝則爲黃鶴。一去不反。勞我坐待。望眼欲穿。飲盡一壺而汝不至。予憤而負氣。疊呼酒。酒大白。狂浮。今蓋從酒樓來也。雙熱……汝好。予冷笑曰：可青……汝好。汝固在酒樓耶。汝今日登樓。

意果在於買醉耶。予如廁後，汝知予固登樓者耶？而汝安往耶？可青聞言，酒面乃益紅。曰：「予乎？予亦……」予曰：「汝好廬山館中石梅榻上，一路笑言，居然比翼樂哉！」汝乎？無如予却作福爾摩斯在山景樓頭秘密偵探汝處處學阿瞞，輒欲瞞我嘻……予也豈容被汝所瞞者哉？言畢，吃吃笑。予蓋自鳴得意也。

可青曰：「汝亦有瞞我者。環娘攝影時，汝乃背予入目灼灼似賊。汝又安知予於此時正在汝之對面，俏立偵汝之隱？汝旋踵予亦旋踵乎？予不覺啞然失笑。是役也，予與可青，相互通詐，不期相互發覺，是亦一笑柄矣。」

予乃問可青曰：「汝今果從酒樓來乎？抑從西郭門外來乎？」可青笑曰：「實告汝，予從西郭門外來耳。今日者，送得美人歸去，復登玉樓，且飲春釀。環娘亦能飲，不啻捧合歡之觴也。而老夫人而粹華團坐，聚飲其樂融融。座中誰先醉？正是薛環娘。玉環被酒紅暈，人正如燭照海棠，嬌癡欲睡。環娘醉矣，予不醉而亦醉矣。醉中話別，目送心迷，入門得意，出門惆悵，斜陽扶影送我歸來，知汝非太懸生，必不向山景樓頭癡待。」

故逕來此。惟彼酒樓留有餘資。當鑪者得此。當呼曰吉利吉利。言罷。各大笑。

### 第十一章 遭面

春光大好。客易黃昏。狎語方酣。晚餐已上。可青既醉飽於薛氏之樓。僅一飯而已。飯罷縱談。戰茗剪燭。忽聞窗外碧芭蕉上蕭蕭作雨聲。而料峭之春風。撼窗不得入。其聲噓噓然。天氣驟寒。可青忽作恨恨聲。曰。予明日將歸矣。天胡雨爲雨行。不亦悶人乎。予曰。天而不雨。詰潮予亦行矣。今則且作罷論。子其且住爲佳。可青曰。留乎亦復悶人。予曰。咄嗟汝之歸心。予能洞燭然而環娘之婚既證。則早晚爲君家婦。胡太急爲不信。汝能耐數年之鰥。而今乃爭此數日也。可青語塞。則曰。惡作劇哉。天乎。乃助予留客乎。天而一兩十日。予將作十日留乎。予留無妨。子不慮學之曠乎。可青最後一語。乃直刺予耳。曰。子言不謬。然則予與子整束行李。明朝冒雨行夫而後可青。乃喜現於面。

可青入書齋。予入於闈。各理行囊。予命掃花助可青。而予則有細君爲助。細君雖無

言而兩疊眉峯已蹙。起幾多別恨。予每離家細君輒如此。此亦人情之常。無庸爲閑者諱也。予旋出語可青曰。今夕子宜早就枕。詰朝當夙興。彼汽船啓碇固甚早也。又命掃花曰。汝明日天初明便當起。王公子如未醒可呼而覺之。言訖。予便入闌。今夕閨閣談心語更多。如飛絮無他添得一腔別意也。春宵苦短。離恨嫌長。聽到曉鏡攬衣而起。細君亦起。予曰。母且安枕。細君必不可無他渠。欲於閨閣中送予行耳。旣畢梳沐。旣整衣冠。開窗一望。雨意悶人。童子掃花足已。登屐聲橐橐然。兩個行囊敝以油沁之紙。掃花絡以繩。擔以竹。試重輕焉。予乃先往別予母。孰知予母忽呻吟於牀。乃知一夜寒疾。達旦勢不稍衰。按其額熱度殊高。予付曰。母老矣。今忽病。予當留以待其愈耳。驀地聽屋角鷗鴟啼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而不情。春雨更滔滔下。予於是出語可青曰。母適病。予今日不克行。子如急不能待者。予亦不敢强留子矣。予以母病故憂形於色。可青亦爲動容曰。予不留矣。留此子亦不能常伴。予固侍疾。不遑焉。予與其在書齋枯坐。聽雨曷若冒雨而言。旋予行矣。後會有期。郵筒可遞予。

惟。祝。母。夫。人。無。恙。子。得。早。來。猶。及。同。登。姑。蘇。臺。送。江。南。春。去。也。予。領。之。掃。花。於。是。解。擔。分。囊。荷。之。於。肩。送。可。青。出。南。郊。登。汽。船。予。則。送。可。青。至。門。外。一。握。手。而。別。及。可。青。去。乃。憶。今。晨。竟。未。以。早。餐。享。可。青。足。徵。予。方。寸。之。亂。矣。

此日細君一半含笑一半含愁笑者喜予之暫留也愁者慮其姑之老而病也母病殊劇寒來體戰熱至汗潮入夜且昏然作囁語速醫以治而醫者曰無妨一藥再藥愈矣母愈而予病瘧矣瘧誠虐哉間日一襲人如是者三而予憊矣瘧之至也有定時每至其時予便自憂旣而瘧果作矣予母予妻多方爲予治甚至計無所出而治予以符籙利用迷信以祛瘧而瘧更虐人予好友陳闡仙乃投一方以試法以椒末和粒飯蟾酥丸和津吐作玉免之搗成玄熊之丸裁紙雙方抑丸於紙上乘瘧未足以一丸封臍以一丸掩膏之下肓之上幸矣哉予之瘧竟不復作矣吾人之最痛苦者病也而瘧其尤者予聞北人患瘧輒不治且瘧亦一種之傳染病也予友柳起春者北人也青春大好竟夫婦同時以瘧終予幸爲南人得藥而慶無恙家人乃大歡

慰<sup>3</sup>

予憊不能興者浹一旬。又旬日乃還我本來面目。恢復固有之精神。此時予父已歸自洞庭久矣。予復養息三四日。乃作蘇臺之行。屈指計之。與可青不見者幾匝月矣。可青自虞山歸去。底事郵筒冷落。迄無一紙飛來。予思之。予疑之。足跡纔抵蘇臺。遽登可青之門。

可青家於濂溪坊。距船埠可一二里。距予游學處又一二里。予自汽船登岸。呼行役荷一肩行李。便道逕訪可青。而其門者殊慢客。不似從前之禮接。歡迎。予問曰。少主人無恙耶。未出門耶。則答曰出矣。曰卽歸乎。答曰不知。予大恨亦大疑。乃語門者。少主人歸可告之。曰某已來矣。門者慢應曰諾。予自濂溪坊出。乃赴滄浪亭之府中學校。蓋予負笈遊學處也。予入校即問門者。邇來曾有王可青其人者來校訪予乎。或其書乎。門者曰未有也。因以郵筒一束授予。曰寄君之書盡在於此。然個中無王可青之片紙隻字也。予乃受書入。

同學少年春來無恙相將握手動問予久曠之由予見師長亦以爲問一一酬答口舌大忙是日適休沐同學半出門就留者中不無一二與可青相識者予叩以可青近狀則曰可青自從君去後迄今曾未一謀面也予於是更大感不可解或者可青病乎然其門者又何云可青出門乎且待明朝課罷再問故人消息可耳予於是入寢室校役已爲予陳臥具於牀置書籍於案予便就坐援筆先作家書乃檢視門者授予之束書類皆文友詩交向予問訊之書也咄咄怪哉何獨可青魚沈雁杳思之思之令人悶煞矣

此一束書中得一不如意事之消息無他楊麗萱之弟倚萍所覆書也當予致書倚萍時予以爲不日將赴蘇因囑倚萍逕寄書於校中孰知予顧以病稽遲爾許時耶又孰知薛粹華無豔福彼倚萍之姊萱娘固早字人耶予書若早致倚萍數日則麗萱猶能屬於粹華而今已矣予知粹華其盼萱娘好音也如望鴻鵠如望雲霓予今以好事不諧爲報粹華不且謂予爲人謀而不忠乎

空作冰人不諧婚事粹華福薄未照紅鸞予憐之予不能不實告之乃宛轉作一封書報此消息加以慰藉之詞且仍許代物色佳偶其實作了世事語耳予於此方謂粹華之妹環娘修來艷福得字可青環娘何幸粹華何不幸也嗚呼孰知人事變更殊難逆料環娘未來之失意事更有甚於乃兄今日者哉

予旣作書覆粹華便置粹華於度外而潮生腦海觀念中又浮起一個可青是夕也校友多宿校外予寢室凡設四榻而空其三左右室亦悄無人影予徙倚樓欄悵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遲迴怕就枕聽到魚更三躍著意催眠乃始却月入寢苦不成寐成寐却又多夢夢中恍遇可青對予揮淚欲語不語忽有聲鏗然可青不見而予醒矣彼鏗然者振鈴之聲也學校振鈴不啻發號施令臨晨一振當他報曉之雞催起貪眠之柳予急推枕攬衣須臾而會食須臾而上學待到夕陽西逝爾乃課罷身閒予復訪我良友可青而其門者仍以外出對問其他置不答咄嗟可青殆欲絕我耶此一個悶葫蘆不知幾時得打破途中遇可青之相識某某叩以可青消息亦以不

知對予乃更疑於每日課餘輒一至濂溪坊輒爲門者所謝絕而可青消息其寶貴更勝於春光竟無一些兒漏洩予思可青予怪可青予乃憤可青而冷可青矣予至蘇臺忽忽兼旬花事闌殘春光老去同學數十人戲於春盡頭開一餞春會於學校園中校園有嘉名焉曰小西湖蓋園中景物有似於餘杭之西湖有似於西湖之縮影因以名也小西湖有池圍以鐵欄小西湖有亭題曰惜陰小西湖有天桃時則萬花齊落紅雨霏霏小西湖有楊柳時則長條自舞啼徹黃鸝花之落鶯之啼春之去矣同學少年惹起傷春情緒餞春春不知留春春不住詩腸百轉滿口牢騷爲詩甚多苦不盡記憶試爲閱者誦一二佳句斷章取義誰曰不宜

葬花云香土一坯埋玉骨花魂應伴墜樓人

傷蝶云蝴蝶不知春已去夢魂猶自戀殘紅

恨柳云無情最是垂楊柳不繫青春駐陌頭

送春云杜鵑啼血鶯啼淚釀作長亭酒一瓢

寄內云。燕子自飛。花自落。征人未得。逐春歸。  
惜柳云。長條拂地。不堪折。要繫春光。在柳梢。  
慰情云。一年容易。人無恙。待到明年。春又來。

予與學友狂作餞春詞了此餞春會。驀然心動。却又念及可青。嗟乎。可青與汝別時。  
固約我在姑蘇臺上送春去也。而今春去而汝不來。嗟乎。可青汝果何爲者哉。  
嗟乎。曩予不曰。冷可青乎。然予何嘗冷可青哉。此數十日中。雖足跡簡至濂溪坊。然  
而三日一書。五日一簡。殷勤問訊。而可青亦迄無一紙報我。也當日餞罷。春光更修。  
尺素書致。可青是書也。措詞頗憤激。書曰。

嘻可青。汝果何如者。予踵穿汝大門之限。予書疊汝眼簾之前。予來汝未知耶。予  
書汝未見耶。予屢以此爲問。而汝不我答。汝果病耶。汝亦當間接令家人告我。何  
竟秘不我宣耶。嗚呼。汝必無恙也。汝殆欲絕我矣。然予何負於汝。何罪於汝。而汝  
欲引管劍割華席耶。汝卽欲絕我者。亦當明言其故。予實不憤食閉門羹也。予更

不耐抱悶葫蘆也。嗚呼休矣。今日此書最爲後之通訊。過此以往不敢復以片紙隻字瀆君矣。汝果絕我者幸舉我邇來一束書盡付之一炬。勿令交情著一點痕跡。留一點根株。幸甚幸甚。

閱者諸君乎。予爲此書。予真冷可青矣。予致書於可青者。及今而九踰門而躬訪者七。今日屈指計之作一。結束予與可青之交情。殆從此結束矣乎。此一封書去而渠猶置之不理者噫……予擊鈴呼校役授以書曰此又致王家公子之書也。汝須叮囑門者速以奉公子。汝則立而待其回書。苟無回書。汝宜固索之。去去便來勿誤事。良久校役歸報命嗚呼依然妙手空空也。責問之。則曰門者謂可青出門去矣。出門者匝一月矣。予瞠目曰。嘵可青安往。校役曰。予亦以此問門者。答曰不知也。予乃麾校役去。料可青必不他往往耳。閱者亦必曰往……耳。

嗟乎可青何情之急耶。何意之癡耶。腦海平萬個潮頭。只許留一畫中愛寵。惟知有薛環娘。不復知爲之撮合之我矣。怪底人影不來。音書不寄。原來纔上蘇臺。便到虞。

山。予。在。此。思。之。恨。之。渠。却。在。美。人。樓。上。作。戀。花。之。蝶。耶。嗟。咄。自。由。婚。亦。太。自。由。矣。彼。粹。華。亦。無。情。人。哉。予。以。書。往。渠。迄。今。不。一。報。孰。知。事。有。甚。巧。者。予。正。念。及。粹。華。而。校。役。忽。授。予。一。封。書。此。書。何。來。正。薛。粹。華。所。寄。也。急。開。封。讀。之。乃。又。增。我。疑。團。一。個。矣。

書曰。

……迺者辱賜書知忘憂之萱草爲被折之楊枝已屬春風不諧好事謀之不及命也何如想君亦當爲我傷耳得書後忽忽不歡奄奄而病藥愁無計遺悶惟詩知我故人殊懸懸矣今茲稍瘥尙不能起伏枕扶腕草此數行……環妹小影早寄可青可青無恙耶迄今無消息渠爲君好友必知其近狀老母頗以婚事爲念翹盼可青之好音至也附緘一幸飭紀致可青并望君一敦促之……

予誦譯此書而惑滋甚矣據粹華云云可青果安往哉并其意中人處亦復屬杳魚沈寧非大怪事然則可青殆病乎而其門者何以云其久出可青而出乎舍薛家又安往此事殊離奇矣一日予途中遇一賣花嫗向予炫其花曰有色有香盍買一二

染而佩於襟乎。予忽思得一偵探可青之計。諸君試掩卷猜之。計將安出。

## 第十二章 偵探

可青消息忒煞悶人。今欲偵之。其道無由。而幸也。乃遇彼賣花之嫗也。予將以爲大偵探家福爾摩司矣。予性本好奇。此時之可青。予以奇人視之。覺其近日之無聲無臭。閃閃忽忽。大可奇也。予欲探其奇。而不得其門。而入彼賣花嫗者。固千門萬戶。能自由出入者也。升堂入室。可達閨闥。登徒子每利用之。以偵豔以傳情。予當囑此嫗。陽爲賣花陰。值可青必能得個中消息也。予於是笑而語嫗曰。賣花者……隨予來……嫗作沈吟狀。曰諾。予引之入一深巷。

予問之曰。汝足跡嘗入濂溪坊王宦之家乎。嫗曰未也。公子何問此。得毋王家有好姑。公子欲從老身口中問短長耶。此事殊易爲力。予曰不然。予別有用意。嫗曰。如何。予乃告以故。且探囊出一銀幣。亦如嫗之炫其花者。以炫於嫗。曰汝能爲予作偵探者。以此酬汝勞。嫗疊口應曰。能。能明日當可報。命公子……請示我以住址。被嫗。

一問予躊躇不能答。夫豈可使賣花嫗入學校中耶。予乃曰：嫗汝有子乎？嫗曰：有十六歲矣。予曰：予今寄宿於某學校，汝不能入也。有稍息可命汝子來報。言次以姓氏及校址告之，而圓勻可愛之一枚銀幣遂入於賣花嫗之衣囊中矣。麥西哥有所觸，鏗鏘作聲，若與予話別者。

嫗嘻然鳴謝，提筐欲行。予忽猛省曰：嘻誤矣！不當先與之金渠如陽諾，而陰違一去杳如黃鶴者，予又何從而踪跡之耶？予豈非擲麥西哥於虛牝耶？惜哉！麥西哥今既入嫗之手，不可挽回矣。無已，惟有以術羈縻之耳。予乃呼嫗曰：止！此行如不辱命，予當更有以酬汝也。汝識之：王家公子其貌固美，如冠玉者也。不幸而不得見公子，則汝當以言巧探其家人，從婢僕輩口中必能誘得真消息矣。然此非一朝夕之工。夫所能辦汝之足跡，須日跡王宦家與其婢僕輩，狎且熟矣。計乃可以行耳。至於如何措詞，則汝當優爲之相機應變。予不必教汝，予亦不能教汝也。今與汝約，汝而不得王公子消息者，不必令汝子頻頻報予，在予甚望汝此行之不辱命。予當以紅紙。

裏雙銀鷹縣賞以待也。嫗曰：唯。唯。必不辱。命言訖。出巷賣花去。唱到金錢花聲中。含樂意。予知老嫗此去必盡力爲我謀。無他。豔羨夫懸賞之二圓銀幣耳。此予所以鞭策此嫗者也。亦所以羈縻此嫗者也。

予與嫗立談久。仰視一片斜陽紅拖牆角。探懷視時計短針。已指於四。幸是日星期。學子遊散自由。正不必遽作歸巢之鳥。乃乘馬出金閭門。鞭絲帽影閒弄夕陽。馳騁於花街車水馬龍。助喧晚市。忽遇同學數人。強挈作夜讌。座上客半不相識。其一頗貌似可青。予覩此人。倏又念我舊雨不覺耽耽視其人。予友笑曰：子何爲者哉？予曰：無他。以此君酷肖可青耳。於是同學數人咸大笑曰：誰要汝爲之染色耶？於是其人亦大笑。蓋其人者。章其姓而守白其字也。白也而予青之。是誠絕妙一笑資矣。旣而筵終客散。予與二三子同歸校。歸已月上久矣。門者授予一封書。則又粹華之所寄也。曩予得其書。躊躇未之答。渠囑予轉致可青之書。亦竟留中不發。予誠健忘哉！今粹華之書又來。予乃憶之。不覺失聲。自呼孟浪。

予展閱粹華來書。嗚呼。個中消息。咄咄逼人。書曰。

予復病矣。病不能興矣。絕粒者數日矣。嗚呼。說亦可愧。說亦可憐。自君報予以楊麗萱消息後。忽忽而種病根。而今根深柢固矣。呻吟之下。繼以短歎長吁。予欲自排解而不能。此殆心病也。而何可救藥哉。

可青近狀。何如。曩寄一封書於君前。倩君問訊遞函。予知君必不誤人事者。而前途何無片紙隻字來耶。而君何亦惜墨如金。不我報耶。殊令人望穿秋水也。嗚呼。或寄書郎效洪喬。故智。一封書沈於水中。而未得達耶。果然。則前所寄可青之書。及環妹之小影。或亦未達。他無足惜。獨環妹之小影。如未達者。殊可惜耳。若爲輕薄兒。拾得污此影矣。今此書苟得達君前。幸公詳以詢。可青致意。可青速寄回書。另有一緘。致可青。幸遣急足。將去。君如不忘故人者。尙望惠我好音。予於窮愁臥病中。得君一封書。實佳勝。一杯湯藥也。粹華頓首。

一封書字跡欹斜。絕妙孩兒之體。嗚呼。粹華手筆迥異。從前遙知其病深。其腕弱也。

予若以可青之離奇消息告之不更增其心事耶而老夫人而環娘不且各起一腔心事耶不且繼粹華而病耶嗚呼予將何辭以報薛粹華乎無已僞言予亦病耳乃授意於學友某爲予覆粹華謂雙熟久病病更甚於君今方屏人偃臥甚畏煩惱俟渠稍瘥當有以詳語君云

予旣權宜答粹華翌晨姑以粹華先後二緘加封付郵筒致可青焉明知此書依舊空投然予不能終負粹華之託也予所希冀者彼女偵探早得可青消息可青無恙婚事無恙予從前種種疑團一時解釋可青雖絕我亦無恨也故於是日盼女偵探之捷報來孰知日復一日足音寂然後五日而粹華之噩耗至矣嗟乎粹華竟死矣薛氏之家世愈不堪間矣其母老其妹弱將何以生生之者惟可青耳可青乎汝歸自虞山行踪安在豈別有佳遇不復以環娘爲念乎不復以證盟爲重乎予憤極以一言致之曰粹華於某月日死更不作第二語是日也朝得粹華耗暮乃得可青耗蓋彼賣花姬忽遣其子至閱者諸君試猜之可青無恙否耶

可青無恙耶。嗟乎。固無恙也。人固無恙而其一身之痛苦甚於病。甚於劇病。嗟乎。可青。固一朵自由花也。固自命爲一個自由神也。孰知其自由者。無幾時。而極不自由。之痛苦來矣。憶可青。當日遊虞山。泛尙湖。遇奇緣。入佳境。拾得如意珠而去也。當日。欣然別。予悵然別。薛瓊娘。予笑之。以爲急於色。急於情。迨別後。沈魚杳鴈。消息闕然。予恨之。以爲忘舊雨。絕故交。而孰知可青。自虞山歸去。便入痛苦之中。今朝打破此悶葫蘆。予不復笑。可青恨可青。而爲之怒。而爲之悲。而爲之扼腕拊膺。歎歎歎。息嗟乎。可青自由花耶。自由神耶。一轉瞬間。竟成一可憐蟲矣。粹華之死。閱者諸君。必以爲可憐。憐其人道未經死尙作溫柔之夢。粹華之死。閱者諸君。必憐及。其老母弱妹。憐其貧苦伶仃。兩女子。何以餽口。然且轉一念。曰所可憐者。粹華耳。瓊娘已許爲王。可青婦。當有後福。彼老夫人。當得依其女。若壻以終其天年。嗟乎。果如是。誠大快事。擊窓鏡。花將含笑態。而予亦可從此閑筆矣。閱者諸君。乎其知可青之生。其可憐甚。於粹華之死乎。其知可青可憐。而薛氏之母女。遂相率而爲可憐蟲乎。予著書至此。

從此遂開闢一哀的世界。彼粹華特爲哀世界之先導者耳。今日值得可青消息於予。於孽冤鏡中不復可著。一快意之筆十二章以降能令閱者諸君起哀的感觸。嗟乎。樂觀去矣。悲觀大來可青。一個悶葫蘆個中多儲哀怨悔。予多事必欲打破之也。

### 第十三章 惡耗

賣花童子爲母傳言詞甚簡而消息甚惡也。曰王公子另婚矣。以婚事故大觸其父怒。拘留於家不許出。亦不許與朋儕通信。予母曾私見公子以來意告公子約予母明日復見。以一封書付予母。囑予母者無他言。曰速將去。付命汝來此者。童子言次。卽探手入衣囊。摸索良久。將書出。一封書入童子囊中。已皮皴而角折矣。書其封面云。付雙熟親啓可青。緘。

童子之語不甚詳晰。曰另婚矣。曰以婚事故觸其父怒。豈可青。欲另婚而其父怒之耶。予知其必不然矣。悶葫蘆只打破其半。乃急啟封讀其書。閱者諸君乎。予與可青。

不通聞問者久矣。今日得書當如何歡慰。然此書太不尋常。非第不足以歡慰。予實足令予起無限之惡感。予方注目於可青來書而賣花童子曉曉饒舌。何曉曉爲索麥西哥耳。予乃憶囊日之懸賞。便探囊捕一銀鷹。鄭重畀童子曰。須奉汝母勿匿汝懷。童子得賞一聲鳴謝。歡躍而去。予此時急讀可青書。書甚冗長。一步步緊訴哀情。讀竟。予神經爲之昏亂。仰視天日。倏若蒼黃。變色。予試錄其書於後。以與閱者分此悲感也。嗟乎。

書曰。雙熱摯友無恙耶。嗟乎。予將死矣。不得復見汝矣。不得復見薛環娘矣。予此身不得復到虞山矣。并不復得出游於吳市矣。誰爲爲之。孰令致之。予不得不怨讐。予父也。予父太不慈。予父太忍心。予父太專制。嗟乎。予言至此。予淚涔涔下。淚花點點。著紙不消。君持向日中一照。當有餘痕也。嗟乎。環娘之婚君之媒也。虞山之游君之導也。自予識君。引以爲好。知我者惟君。愛我者惟君。憐我者惟君。謀我者惟君。予眼前之痛苦。當盡以語汝。恐汝不復能爲我謀矣。雙熱乎。予虞山之游。步步入佳。

境孰知歸自虞山乃步步入不可耐不可堪之逆境哉嗟乎予若早三日歸婚事可無變動卽予之處境可無變動萬不料一遲三日從此竟一誤兩人兩人者誰予也彼薛環娘也誤我兩人婚事者誰予父也然殆天意也天意欲厄我且厄環娘葬蒼蒼者天乎以我兩人爲玩物也而弄之初使之合終使之離嗚乎休矣從此死我矣從此死環娘矣

予之歸也予父殊喜掀髯而笑曰可兒吾語汝距今前二日乃方伯初度之辰也予以千金爲方伯壽方伯喜許不日予我一佳位置且聞汝文才不惡願以其姪女曰素娘者妻汝素娘與汝固年相若也予驚喜卽席謝婚兒乎汝之幸亦予之幸也方伯猶女而爲汝妻而爲予媳予之宦途多所憑藉矣予正欲以一封書喚汝歸今汝歸大佳明日予當導汝往謝方伯也汝母亦甚喜且盼汝汝速入面母兒乎樂何如嗟乎予聞父言若聞迅雷惜予不能自見其面試向鏡中窺定無人色矣父見予神色遽歛其笑容曰嘻汝胡作此態有喜而憂殊煞風景嘻汝胡作此態予

曰父乎兒此次虞山之行已好逑淑女結自由婚而來矣父厲聲曰咄自由婚耶誰氏之女郎耶其門第何如耶其身家何如耶富逾於予家耶貴逾於方伯之猶女耶父言咄咄逼人語語逆耳予難言矣良久乃答曰金陵薛氏名環娘才與兒相若年與兒相若其家世……忽有剪予語者曰其家世極貧賤兄爲賣卜者……公子……是否嘻恨哉剪予語而代予答者伊何人嗚呼予父之寵僕王升也父顧予曰僕言然予氣急口若懸父復顧僕曰汝何知之僕曰是予鄰也其父如何其母如何其兄如何被饒舌之僕和盤托出且曰公子殊失計彼貧賤女薛環娘豈公子偶哉父於是大怒怒而叱予曰不肖兒荒謬甚有父母在乃敢自由結婚甚且盲於目忘身世下偶貧賤笑煞人矣羞煞人矣以較素娘相去萬里不肖兒荒謬甚速以書絕貧賤女薛氏婚

嗚呼婚事敗矣奈何予此時急而泣泣而屈膝長跽嚴君前曰父乎親愛之父乎兒非敢不秉命於父而結婚自由也兒固嘗請於父而得父之許可者父乎兒物色佳

偶者易寒暑矣。千難萬難求得一當意者。惟其才德殊不尋常。故不以貧賤而棄之。且既爲兒家婦矣。何貧之有何賤之。有且惟貧且賤也。兒決其於家政。能操守於婦德。無傲慢父母乎。兒元配高氏。僅僅一富家女耳。富逾於予家耳。而其驕矜也。何如其不馴也。何如矧富且貴爲方伯之猶女哉。兒恐一入兒家門。雖待遇之如神仙中人。亦且翁姑不得以爲婦良人。不得以爲妻也。父乎兒願得薛環娘。兒不願得方伯之猶女。予親愛之父乎。幸許兒幸許兒。予言時雜以啜泣聲。昂首視父。倏又低頭。予狀如囚。予父面乃如鐵。裂其眦。炯炯有光。森羅耶。慈父耶。何忍坐視其愛兒。跼且泣。且哀求耶。嗟乎父乎心腸不轉。厲聲叱予曰止。止母多談。趨絕汝婚。予爲而父主權。在我主婚。在我自由耶。休想。時則予母出於闌。曰嘻可兒歸矣。可兒胡爲。者。予呼得一聲阿母。撥動淚珠破眶。錯落梗咽。不能成聲。予母心腸畢竟柔軟。挈予起拭予淚。謂予曰。告我甫入門。何便開罪於父。前父斯時愈怒。飛絮語告予母一片。聲。詈。不肖兒。不肖兒。母笑曰。夫子勿怒。顧予曰。癡兒薛氏女。誠不足以偶汝也。有美。

玉在汝乃拾瓦礫耶兒乎擲之可矣

父聞母言色稍霽曰癡兒太草草矣予固愛汝不能令汝偶此貧賤女遺旁人笑也趨絕婚趨以書絕婚嗟乎予見母之出也以爲可解予之圍徇予之請嗚呼休矣孰知亦歛動於方伯之猶女耶孰知母之出不足爲予之救適足爲父之助耶交口迫予絕薛氏之婚予於是復泣復長跽母挈予予亦不起矣仰而哀曰父乎母乎薛氏之婚不可絕矣當日許婚千金一諾更相唱酬引以爲證一幅詩籤便是證婚鐵券不可絕矣婚而可悔婚而可絕兒其何以爲人矣父母欲迫予者兒寧……父忽躍起曰忤逆兒不上進婚禮有常經納采委禽須出之堂皇冠冕安有兩相酬唱以證婚者彼女子不羞彼女子之德醜矣如此女子顧可爲宦家子之婦哉縱其家世大富大貴予亦以爲羞矧又貧賤者耶汝太荒唐踰閑背禮媒氏誰歟誤汝至於此母曰渠至海虞尙第一遭安有幾許相識爲之媒者必卽導之去者之吳某耳父曰是必然因遷怒及於君以君爲輕薄兒導我入於非禮便顧其寵僕王升曰汝以予命

命閻者今後吳某來訪少主人須謝絕渠或以書來母許達於少主人須逕達於予常熟有薛其姓者或書或人亦然謝絕時母以眞告王升作得意聲曰諾奔而出王升惡哉予甚恨之彼恃爲予父之寵僕也向人前饒舌說短長予泣求於父母前渠竟數數攬言爲其主人添薪助火嗟乎尙可堪哉

父旣命其僕復以不可堪之嚴命命予曰不肖兒聽者汝窮年累月足跡不著門庭今而後不汝許更不許以片紙隻字私置吳某薛氏之婚亦無庸馳書斷絕置之不問可也汝敢不從耶不從不汝予矣

嗟乎予知環娘婚事終不可挽回矣父言剛若鐵鞭敲朴予母言軟如綿索欵縛予此時予身交受鞭敲索縛此時予身心之痛苦更甚於鞭敲索縛可憐乎環娘乎安知好因緣竟成畫餅乎安知予以環娘故父子間竟釀成恶感乎予絕環娘婚環娘安有不憤而死乎環娘死其母老矣不且相隨俱斃乎擊窓哉是婚也活潑潑一美人其將死於予手乎好端端薛氏之家庭其將索於予手乎予不甘爲薄倖而予之

父。母。乃。逼。予。出。於。此。予。不。甘。爲。負。心。人。而。予。之。父。母。乃。逼。予。出。此。予。當。日。之。情。懷。怨。  
憤。極。矣。計。欲。借。階。下。盈。尺。地。爲。予。畢。命。處。計。及。此。予。不。能。不。恨。恨。一。視。雙。親。之。面。也。  
嗟。乎。予。父。嗟。乎。予。母。髮。蒼。蒼。而。漸。白。矣。恨。中。一。視。陡。驚。父。母。之。年。予。其。可。以。死。也。耶。  
予。無。兄。弟。予。死。其。如。雙。親。之。老。景。何。予。死。則。予。之。父。母。亦。且。相。隨。俱。斃。予。此。時。欲。一。  
死。謝。環。娘。轉。念。當。留。一。身。侍。父。母。予。父。母。雖。不。恤。死。環。娘。死。環。娘。之。母。予。何。忍。輕。生。  
以。死。予。父。母。哉。予。寧。居。薄。倖。之。命。作。負。心。之。孽。坐。視。薛。家。母。女。之。死。耳。與。更。進。一。層。  
論。予。父。母。彼。欲。絕。薛。氏。婚。而。婚。方。伯。之。猶。女。者。夫。亦。爲。予。前。程。計。爲。予。計。固。誠。愛。予。  
也。無。奈。悞。用。其。愛。情。耳。嗟。乎。予。思。至。此。予。不。能。死。矣。不。能。死。而。予。更。難。堪。矣。

#### 第十四章 吊影

家庭。專。制。之。力。毒。矣。哉。予。迫。於。父。母。之。命。竟。一。轉。移。而。爲。素。娘。婿。矣。然。予。恨。素。娘。予。  
仇。素。娘。無。素。娘。者。薛。氏。之。婚。未。必。破。也。而。今。休。矣。好。因。緣。與。惡。因。緣。戰。孰。知。惡。因。緣。  
竟。勝。乎。其。勝。也。固。無。足。怪。貧。賤。者。與。富。貴。者。戰。貧。賤。者。必。無。倖。人。事。往。往。如。此。獨。予。

之婚事也哉。雙熱乎曩。予得媚環娘子。必謂我從此入溫柔鄉。雙修豔福。又豈知人事變幻。有若是者耶。此固予所不及料。而亦予所不及料也。

父迫予絕環娘之婚虐矣。從而更奪我種種自由。足跡不許出門。知交不容問訊。予心其能甘乎。淚花撲眼。恨意上眉。予欲強爲好顏色。以對父母。不可得也。而予眼底雙親。亦覺面目森森。望之可畏。嗟乎。父子爲骨肉。至親今也。何如。父母不以予爲孝。予亦不以父母爲慈。骨肉之情。從此冷矣。君來書。予知之。然不得一寓目也。君以書來。閻者輒以達。予父怒。而詈君。或擲書於地。倏又拾而焚之。或隨手裂書片片。作蝴蝶飛。嗟乎。予廣交。予多良友。詩簡郵筒來者絡繹。有招飲者。有徵遊者。有以麗句索和者。恨彼閻人一例呈書於予父。則更觸父怒。謂予所交皆損友。於是予無數知交。遂與君同在拒絕之列。從此良朋無形。割席然。每欲得間。以片紙隻字。達君前苦。無機可乘。無計可使。彼惡奴王升父命之侍。予左右幾於須臾。不離。嗚呼。予何能爲。

嗟乎雙熱。汝固愛我者。予今在恨裏。愁邊。橫遭磨折。君當如何爲我憐乎。君其可以解我圍乎。予休矣。瘦削肩頭擔不起。幾多壓力。淒涼身世。關不開一片歡場。予憶環娘。予慮環娘。予惜環娘。予心口自相問答。環娘無恙耶。曰環娘無恙。日來方拈針引縷。忙刺鴛鴦爲作嫁計也。嫁衣裳成幾許耶。曰環娘家貧。無多羅綺。僅以荆布製二三襲耳。環娘其懸懸於我耶。曰環娘紅豆擗春燈花卜夜。盼好消息到耳邊來也。環娘乎。環娘乎。汝幸而得慈母愛憐。許汝自由。擇婿汝自由。而予僅得一剎那之自由耳。只此一剎那之自由。而予誤汝矣。害汝矣。負汝矣。嗟乎。環娘旣無消息。可通則汝尙夢也。汝之母。汝之兄。亦尙夢也。

予婚環娘。環娘歡慰。予亦歡慰。嘻已矣。事太如意。天不容情人間。世許多哀怨。憤恨。之情。彼蒼下其辣手。一一收拾而化合之。平分兩半。施於彼我兩人。初以歡情爲餌。綺情爲釣。天乎。天乎。孰知天乃垂釣於恨海之濱耶。予與環娘乃恨海中一雙鯉貪此餌。著此釣。相將自投於情網耶。凡人於極快意時。忽遇一極失意事。則愈不可堪。

蓋兩兩相衡懸戀相背快意愈甚失意亦愈甚環娘家世貧賤宜遇凡庸然而環娘才負而望奢必欲得佳婿慚愧鰥生固環娘眼底之佳婿也居然得字予此一極快意事而予也從前結高氏之婚況味殊惡因極失意而欲求得極如意者幸得環娘焉庸詎知極失意之事又襲予之後並襲環娘之後哉

薄命不必紅顏好事每招天妬予今爲薄命人矣予今招天之妬矣才如環娘美如環娘天固妬之矣而況更偶予哉天乎天乎因予而妬及環娘耶抑因環娘而妬及予耶抑天未嘗妬天作之合而人自破之耶言念及此又予不得不怨讐生我者矣嗟乎生我者父母死我者亦父母予肉體不死予幸福已死矣

予歸越八日薛粹華以一封書至環娘之小影附焉嗟乎環娘小影飛到蘇臺則予之小影固已入環娘閨閣中矣想見供上粧臺相將含笑影裏鴛鴦尙相廝守夢中蝴蝶兀自合歡予思至此悲從中來此日環娘方謂予亦把玩其小影且香花以供奉也嗟乎嗟乎而安知畫裏眞眞乃入予父之毒手乎又厲聲呼予前示予以影片

曰伊。何人。伊何人。予囁嚅。曰是卽所謂環娘也。父冷笑。曰汝愛之耶。汝猶戀之耶。今日予當爲汝斬此戀愛之情也。言次。隨手取并州快剪手兒太辣寸磔。環娘碎無完體。環娘身碎。予心碎矣。

大好畫中愛寵。竟胡爲若天花亂墜。隨地飄零。香銷玉碎。可憐一個影兒已作離魂倩女。在予都是悲觀。在彼大非佳朕。環娘乎。環娘乎。予之小影。何幸得傍粧臺算親芳澤。環娘之小影。何不幸而劫等落花。飄茵墜溷。嗟嗟。環娘之不幸。卽予之不幸也。因影吊人。因人吊影。引鏡自窺。陡驚憔悴蓬鬆。亂髮懶束。煩惱之絲。予此時之狀態。半似瘋人。半似病人。予於是顧影自憐。不僅爲環娘吊矣。

父見予近狀不佳。似亦有愛憐之意。則以溫語諭予曰。兒汝其怨爲父者乎。抑猶不忘薛氏女乎。如彼貧賤。烏能夢想乘龍。予絕此婚。誠愛汝耳。汝爲素娘。婚他日必得夫。以妻貴幹父之蠱。振家之聲。宦海揚帆。獲馬當之。助終南涉足。有捷徑可登寧非汝之幸哉。寧非汝之福哉。謬云。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素娘者方伯之猶女也。汝得素

娘汝得道矣。予父言時破顏而笑。歛其斑白之鬢。皺其蒼老之頤。自然流露幾分老態。予不覺心中一動。泣而對曰：「父誠愛兒。兒敢怨哉？」惟兒撫心自問。太負環娘耳。父何不……。旣而予不敢言。父曰：「何如不必半吞半吐？」予曰：「父何不還影於環娘影從來處來？」影從去處去。而……而竟碎之。他日若前途索此。奈何？父又怒作曰：「予碎彼影。予斬汝情。汝乃爲環娘不平耶？」藕斷絲連。情長爾許。不肖兒真不可救藥矣。汝而猶不忘情於環娘者。汝去休去。勿復來生子。不肖寧作鄧伯道耳。予益泣。又欲自殺矣。飲刃乎投環。乎撞石。乎絕食。乎方自斟酌就死之方。而遙聞予父一陣咳嗽。曰：「咦。咦。舊病又發矣。予倏如夢醒。自詔曰：「有父在子何敢死。」

### 第十五章 設謀

嗟乎！奈何今與素娘婚。有日矣。環娘。環娘一段因緣。不絕而絕。而不絕。環娘縱不因是而死。亦且因是而誤其終身。予欲以書直告環娘。俾舍此他求。得因緣再造環娘。苟達者。或能不介於懷。不至於死也。而無如淵魚雲雁。不開方便之門。欲通消息。

其道無由。予身悶入葫蘆而環娘正亦在悶。葫蘆中作癡夢也。嗟乎。使予與環娘同居一個葫蘆。則亦何悶之有。奈何彼一個。此又一個。我不能知。彼亦不能知。我我尙自知。彼並不自知。不自知也。則其可憐。不更甚於予乎。

迺者閻人以一封書呈予。父在廳事。予在書齋偷目窺。父作何狀。則見其手裂書之一角。抽出一片紙似落落無數字者。父看時。面色忽沈。微蹙其眉。遽摔紙碎。承以手。且聚而火之。予乃大疑。是書也。果誰所寄耶。爲君所寄耶。父必怒。爲薛家所寄耶。父必怒。爲其他之朋輩所寄予者耶。父亦必怒。不怒。奇。摔且火之。奇。默不作一語。狀若甚躊躇。奇。

此奇事。此奇事。以前種種之懊喪。不平事。君固茫然無所知也。嗟乎。予初不能告君。而君乃不絕。以我爲念。時復以書問訊。輒如石之投水。不曾到我眼簾。又聞閻者告予。父謂君之足跡常顧我廬。久乃漸疏耳。然則君誠愛我甚矣。愛友乎。其何以爲我謀乎。

君無恙耶。君亦知環娘無恙耶。粹華無恙耶。老夫人無恙耶。予之歸自海虞也。暗暗無紅鸞之照。杳杳作黃鶴之飛。君必以爲奇。以爲詫。百思而不得其故。且以予爲病矣。而環娘而粹華而老夫人。自必亦奇亦詫。有書去。無書來。問訊無從。當向君頻叩短長矣。是耶。非耶。君其語我。

嗚呼。奈何天裏。絕不能有所作爲。而何幸。無形監督之。王升忽忽而病也。而何幸。忠誠之老蒼頭王榮作王升之代李也。而何幸。王榮竟爲予所用於予父之命能陽奉而陰違也。而何幸。君於此時乃遣女偵探賣花嫗之來也。而何幸。賣花嫗一至再至。渠以諛詞媚予父。而父喜渠以好花廉其值。而予母予姑皆悅。渠以游語攀婢僕而婢僕皆歡迎之。而何幸。竟得間以來意語予。且竟得間爲予達一封書於君前也。君之遣賣花嫗作偵探也可謂想入非非者矣。足徵君甚念我。君不忘我。必欲探得予之消息也。予甚感君。予甚謝君。賣花嫗來。予得知君近狀。君亦得知我近狀。而彼嫗。能不辱命。予亦感之。因酬以金。囑其往來於爾我間。不時互遞消息。而更佐之。以老。

僕王榮君乎。須知予用此老僕用此老嫗實欲間接以用君也。予身不得出門一步。君不爲我用者。予邇來所熟籌之一腔心事。又烏得而了哉。君愛我。君必樂爲我用也。嗟乎。苟他日予與君尙得有見之期。當泥首以謝君耳。卽終我身而不得與君一面。予雖死。死有鬼。鬼有靈。亦當於君之入夢時一晤。君而一謝君也。予書至此。予一陣心酸。淚花怒放。眼前一燈。身後一影。爲予淚世界之伴侶。嗚呼。尙忍言哉。

嗟乎。予將坐困於家庭。以終乎身入變相之囹圄。手足被無形之桎梏。眼前黑暗囚人。無出獄之期。心坎牢騷。破鏡沒重圓之福。血潮有信。腦海自波。一陣昏迷恍惚。見環娘立予前。爲狀至惡。芙蓉人面慘若經霜。恍惚聞其一聲聲怨。且詈哭且呼曰汝負心。曰汝薄倖。曰汝殺我。予驚而清醒。思之重思之。嗚呼。予此後雖不得復見環娘。予方寸中畢竟掉不下意中人也。予即死死而火。予身予骨肉。予肌膚一一化作飛灰。而此弱不禁風之飛灰。亦必努力隨雙飛蝶。蝶到虞山。撲簌圍繞於環娘粧閣。一祝環娘無恙否也。予即死死而予剎目揭其網膜鏡。以顯其微。只恐環娘之小影固

如笑如嗔出現於網膜之上。蕩滌不去。吹彈不破也。嗚呼。君當如何。痛惜我乎。君當如何。痛惜環娘乎。今欲就商於君者。予將自殺之爲乾淨乎。抑留此奈何。身世譬諸一點青燈。待其膏盡而火自滅。情不可堪。而病以死乎。予此次婚事之失敗。情緣之斷碎。將偷送一封書。直告環娘乎。抑始終厄環娘于悶葫蘆中。不漏些兒消息乎。予若以書達環娘。環娘怨乎。憤乎。惱乎。悲乎。得不送之以催命符乎。然則予將何道之從乎。此予不能不就商於君者也。幸君爲我謀。幸君善爲我謀。

君乎。環娘之婚雖絕。環娘之影雖碎。環娘之一幅詩箋。固猶在予錦囊中也。然則將還之乎。抑留之以爲紀念乎。還之耶。如剜心頭一塊肉。留之耶。增恨怛耳。且環娘覩此詩箋。安有不回想當日聯吟之情狀。安有不回想當日證盟之情狀。回想之下。情何以堪。然則予將火之乎。抑佩之於身。作不關痛癢之溫存乎。亦算牽連一綫情絲。以示絕而不絕之意乎。君其有以教我。

悠悠我心如石。之橫如杵。之搗如火。之灼如藥。之苦。如有魔鬼。居胸次。戟刺。予心。作

奇痛於是而予之方寸其亂也可知其傷也可知亂且傷矣

嫗來是予不幸之幸不然并一封書亦不能達於君矣書不盡言

兮其言無次嗚呼達意而已今予何如處何地位尙何咬文嚼字之有咬愁

不遑耳君知我者必喻我意也

君得予書幸著意爲我謀謀定卽作覆慎母置郵走足逕寄予家逕寄予家則必又入父手消息漏我事敗矣識之識之君之書不妨預作當暫留中早晚當遣蒼頭王榮或賣花老嫗詣君之前取君之書也嗟乎願君憐我願君救我願君爲我盡忠願君爲我秘密予一日不死君一日不能棄我也予一日不死予一日不能忘環娘也予書終矣予涕零矣君無恙耶千萬珍重清和旬有一日燈下王景山頓首景山可青之名也予讀其書予駭其事予甚怒其父煊染富貴之欲心攀附顯宦之猶女坐令爲之子者怨憤欲死可青何不幸而奉此忍心之父也環娘又何不幸而遇此失意之事也予得可青一封書予居然亦議論風生矣

甚矣哉可青之父之專制也。熏心於富貴也。忍而虐其子也。可青之怨讐憤恨於其父不亦宜乎。可青固多情人也。可青固傷心。世界之過來人也。溫柔鄉猶遙遙在望也。然可望不可即矣。奈何天莽乎蒼蒼也可青不幸又登此天矣。以予處可青之境母寧死耳。父也專制破其良因如意之珠得而復失。恨何如乎。卽彼素娘其才貌或尤勝環娘然在可青心中目中必以爲才貌莫有過於環娘者也。必以爲素娘之才貌雖佳此怨偶也。此環娘之仇也。未曾嫁杏先種惡根。及其婚也。其反目勃溪必更甚於高曼娘之當日。且以予料之。素娘者方伯之猶女也。安有不位置自高驕人以貴其能無違夫子克循婦道乎。夫床頭人者少年以爲忘憂草也。解語花也。而交惡焉。尙有生趣哉。予憐可青予慮可青從此多愁多病恐其來日無多矣。予爲可青計與其零零碎碎傷心曷若直捷痛快就死雖然予何忍導可青於死哉。當乍

書落落無他語略謂浮生本如一夢色相畢竟皆空是故達之。

歡離合。并不知所謂戀愛。願君爲無情人。不願君爲多情人也。至彼環娘宣告以實。還其證物。如彼才貌不患無佳婿。君與之僅一面緣。一席話耳。正不妨解脫乾淨也。君不能解脫環娘。或能之亦未可知。環娘有老母在渠固甚愛其母者。卽不能釋然。解脫然必不至於死也。君其母慮予朝作是書及暮王榮來將書去。王榮老矣。其貌若甚誠厚者。對予無他語。小主人可憐可憐而已。

### 第十六章 傳書

幾聲主母兀的驚人。予予予奈何可青更驚淚花忽也勒住。予何驚乎可青。何驚乎蓋可青秘密。召予是須掩盡家人耳目。予也如春蠶當深藏於葉底。今其母氏來矣。予無隱形術。不能遁而之他。此予所以驚也。而可青不必論矣。書齋如銅牆鐵壁。予恨不得鑿而破之。入於比舍。予非竊履而來。直欲穿窬而去。予知閱者諸君。當撲嗤一笑也。嗟予當日進退維谷底。事心虛驚然色變。入簾燕子嗔殺垂簾。然則將挺身而出與可青之母夫人相見乎。今即不之見。渠將見予矣。見予。

予無傷也。所不堪者可責耳。瞞著家人招來密友。彼專制魔王。其怒可責而責可責。當何如者。

書齋作舟形。故有題匾曰不波艇子一齋也。分三楹。其出入之口爲船頭中爲船後爲尾頭與船艤與尾各以板扉界其間。扉可開闔。閱者諸君注意。扉可開闔而予事濟矣。可責聞其母至遽以手指扉示意。予即輕啓板扉由艤入尾而匿肺葉尙振振動若竟有人推扉而入則敗矣。

船尾頗廠爲藏書處。滿架牙籤積疊殊整。予屏息徘徊於書城間。不覺良久。此船尾者正對一庭院。約隱聞人聲。予殊不安。幸不爲前之人見。不幸或爲後之人見。則又奈何。乃依書架爲護符。忽發見有巨櫜一門。虛掩空其中。苟有人逼予者。予將入此櫜矣。良久良久忽聞扉上作彈指聲。且曰熱。熱。蓋出乎呵。呵。謝天謝地可責。以無事報我矣。

予邊巡推扉出。可責曰。以予故累君受驚矣。予亦曰。否。以予故累君受驚矣。可責曰。

噫。予速君來。有所商也。幾以一哭誤事。又幾以一驚誤事。不誠。辜君行而償予事乎。嗟乎。予之苦情。前書約略盡之矣。予對君不欲複述。以召予淚也。讀君昨日復書。予志決矣。予當以書達環娘。且還其詩也。惟當日老夫人曾語。予曰。不久當回金陵。記取雨花臺下路。兩三椽屋是予家。然則書將安寄海虞乎。金陵乎。此一疑問也。且薛粹華曾與君一通消息否。予曰。嘻。粹華耶。子未知粹華……。予言未竟。忽止。止者何也。予不當以粹華之噩耗告可青。以重傷其懷也可。青曰。粹華何如。予曰。粹華距今旬日前。曾以書來。欣欣然語。予近爲閻紳之西席。東修殊豐。不復作君平賣卜矣。是書也。自常熟來。予今將於數日後。旋里當爲君一偵探之。可青曰。甚善。予今夕細修書。遣王榮致君。倩君將去。萬無一失矣。予曰。諾。可青遽捧拳作禮。曰。千萬善爲我辭。無論。予生。予死。感激涕零矣。言次。果零涕。忽王榮入。白醫生來。予起別去。疊口叮囑其珍重。珍重而已。

予旣別。可青忽憶有言未盡。渠謂與方伯猶女結婚有期。正不知何月日也。如何忘。

却未之間乎。使婚期而尙遙遙者，予爲可青計有萬一之希望焉。蓋渠父老矣，今忽臥病一病不起，亦意中事耳。可青之父死可青之婚事可以變更矣。環娘或終得爲可青婦，未可知也。然此理想出於予固無足怪。予知可青必不出此，也可青非忤逆兒見其父病方心焉憂之，豈有望其父之速死者乎？予以爲萬一之希望者，可青方以爲萬一之不幸耳。予與二三學友論可青事，或曰然，或曰不然。大都謂可青父死可青之幸也。環娘婚事必有轉機，可青必恢復其自由權矣。予笑曰：且母羣訟紛然，可青之父烏得便死哉？使可青之父而從此逝也，使環娘之婚而可以諧也，孽冤鏡裏人影寥寥，予可以無言矣。寧有是哉。

予過訪可青之明日，王榮來矣。鄭重以一紙裹巨函授予。予問老主人病何如，曰：昨經醫者一藥，人已清醒，稍進食矣。言已遽去。予把玩巨函，可青書其上云：敬懇予良友雙熱親致薛粹華君收受，可青手緘。嗟乎！此巨函中疊疊皆哀豔之詞也。環娘之詩，不知作何語，可青之書，不知作何語。閱者諸君，急欲一覩矣。

越二日。王榮又至。奉可青命。償予歸也。未且曰。如薛氏已南行者。公子亦必倩君爲寄書郎。乘暑假期。赴石頭城。舟車之資。取償於公子可也。予應曰。諾。明日予歸矣。王榮致謝而去。予於晚餐後。向燈下書假條。呈管理員。以省親爲辭。幸得許可。是日爲星期六。校友之家於蘇臺者。咸歸宿。予居於第三號寢室。是夜予獨宿焉。獨宿不如早眠。然明月上樓。未能寢。負則倚欄。翹首者久之。入他舍與學友挑燈閒話者。又久之。乃歸舍案頭。一燈結花如豆。則又出可青巨函。微以指甲試其封口之牢固也。否。旋置燈下。作歸想。環顧予隨身之物。孰者當携歸。孰者可不必。忽眼前閃耀而可青之巨函。竟被一點燈花。突如其来。急撲滅而重封。已破。嘆。個中消息。而今漏。何事青燈作解人。天旣欲宣其秘矣。予又何忌焉。乃急檢讀環娘證婚之詩。

### 第十七章 發秘

薄箋一幅。小字十行。手澤帶脂粉之香。筆花作娟媚之色。此卽薛環娘之證婚詩矣。幸不被無情之火揚一炬。之灰然。何不幸而婚事不諧。盟言空矢。當日兩幅詩箋。欣

欣交換而今竟若天涯勞燕兩地分飛予誦其詩予悲其人然閱者諸君且莫不以一覩爲快也今日此章不可平視以環娘詩故紙貴洛陽端宜手盥薈薇露眼洗雲水光然後乃可以捧誦也詩十章錄之如次

年來雙眼未曾青閒煞堂前孔雀屏自惜芳春太辜負情天何處少微星  
婚事不早諳美人傷遲暮獨環娘然哉此詩情見乎詞環娘難堪矣世有環娘其人者讀此詩當亦難堪雖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世間萬無此如意事試一瞰破情關夫復何恨女有家男有室從此不自由矣環娘未能達也未能空也此所以墮入於情魔之窟至死而不悟也

雨花臺下是儂居偶侍慈親到海巫莫說異鄉春色好蝶自雙飛儂自孤  
環娘作證婚詩劈頭忽著不祥語渠蓋追溯旣往也而孰知鴛鴦到死不雙耶此殆

詩讖歟

客中風味故鄉天一樣春光劇可憐繡到鴛鴦憶身世一針酸楚刺眉邊

證婚大快事也偏說得如許淒楚環娘無他欲從不如意說到極如意耳嗚呼安知後來又從極如意轉入極不如意耶誦此詩知環娘與可青絕婚其情更不可堪矣

小樓倦繡偶看山雙蝶無端上翠鬟敢是報儂好事近歡郎早入女兒灣

此詩暗指尙湖奇遇環娘殆以爲天作之合遽締良緣由此詩而下墨舞筆飛語皆如意從前幽恨一掃而空此一絕詩乃環娘悲歡之過渡航也能令閱者腦潮爲之倏起倏落從悲觀轉入樂觀當不厭百回讀雖然情詞太豔兀的動人縱珍襲於才人當糟粕於君子閱者盍知所從乎

夢裏奇逢夢後猜似曾相識燕飛來鏡中未敢窺顏色春鎖眉尖掃不開

用情深摯輒生妖夢夢本太虛幻境而世間情種往往以得之於夢者求之於千真萬眞情能誤人夢亦能誤人環娘一誤於情再誤於夢孽冤肇造身世可憐環娘夢予願情海衆生大家猛省若亦夢夢者恐一座孽冤鏡裏容不得許多情鬼也

客中驚見意中人玉燕投懷托此身阿母爲儂破顏笑眉花齊放解愁鬢

環娘字可青。環娘喜。環娘之母更喜。蓋愛女莫若母。女得佳婿。其喜可知。眉花齊放。薛家母女得意甚矣。環娘歡喜中不忘其母。此是環娘大過人處。或曰。環娘不自誌喜。而爲母誌喜。矯情也。解嘲也。然予不敢冤環娘也。刻薄論之。環娘蓋烘雲托月。觀出一己母之喜也。如此己之喜可不言而喻矣。

一笑一顰都是春。簾簾燕子若含瞋。看儂修得雙飛福。人欲鴛鴦燕妬人。  
此卽景寫情之作也。小樓香閣雙坐。春風燕子飛來。忽見生客。宜其瞋矣。燕子瞋人。人疑燕子。環娘於吟咏之中。作沈吟之狀。舉頭見燕子。而以爲瞋。而疑其妬。此情之幻想也。亦情之豔想也。且環娘非眞以爲瞋也。非眞疑其妬也。不過假設一幻想。假設一豔想。爲詩中絕妙材料耳。詩家妙用。往往如此。然未免冤煞雙燕子矣。燕子樂甚。年年雙宿雙飛。美滿豔福。顛撲不破。人當妬之耳。燕何羨於人。而妬人哉。燕子倘能前知。當環娘爲悲鳴焉。環娘眼前雙飛可卜。又安知他日鴛鴦被打哉。嗟嗟燕子。自雙環娘失婿不堪見燕子重來矣。

楊枝今許屬東風。鏡願常圓案舉鴻阿母。愛儂儂戀母隨儂移住合歡宮。

環娘情種也。惟其情種故能戀母。戀母者愛其母也。孝其母也。環娘擇婿一半自爲計。一半爲母計。得佳婿其母可依。婿鄉娛老景不爲貧所窘矣。環娘得婿一半自喜。一半爲母喜。環娘心事固大。可告人也。而如何合歡宮中無福消受。環娘休矣。母亦休矣。以此詩證將來却句句作夕陽反照。楊枝憔悴難嫁。東風鏡子淒涼不圓。倩影蹙損雙眉。何處舉梁鴻之案。生來薄命至死離合。歡之宮不亦大可哀哉。世之玉人而雲其命者。固大有人在。覽斯文讀此詩觸目傷心。當同聲一哭矣。

兩地休容後悔。生詩箋疊疊。證山盟因緣已勒三生石。寧死儂身不死情。

大不幸哉環娘乎。山盟空證婚事不諧。大好因緣銷磨。恨石環娘作不祥之讖語。不幸竟一一見之於事實也。嗚呼環娘。嗚呼可青天既不許成雙。天又何必令其相遇。聚而殲。旛天亦太忍矣哉。

從今不戴奈何。天得意春花著意妍。今日千金留一諾。人隨明月一齊圓。

奈何天安在離恨天安在夫豈高高在上哉嗚呼在多情人之方寸間也多情人之方寸心田便是情天而離恨而奈何一層層作風雲變幻環娘守貧待字可青失偶鰥居一般惆悵常喚奈何一朝引鳳得鳳求凰得鳳以爲一陣筋斗雲翻出奈何天裏矣而孰知大不然情種遇情種每無好結果嗚呼環娘嗚呼可青從此登奈何天之最高處矣千金毀一諾明月不再圓人意與人事相背而馳而環娘當日而可青當日尙夢耳嗚呼傷矣

環娘十絕詩予讀而傷之天乎天乎今乃返之於環娘環娘其何可堪耶乃更有令環娘不堪者則可青之一封書也書曰

嗟乎休矣嗟乎休矣環娘環娘予誓不負汝者也而今竟負汝矣予與汝樓上證盟之日孰知正予父別委禽雁之日耶汝得自由結婚孰知予竟抵死不得自由結婚耶予愛汝之貌而婚汝孰知予父竟尙富尙貴而不謀於予遽爲予許婚耶予以爲尙可挽回而孰知家庭專制之惡魔竟不容些子情耶嗟乎予別汝

歸後此身已出生入死父怒予父虐予足跡不放出門一步予朋交不許一通消息予欲及早告汝不可得也嗚呼予失汝便如奪予之生命予以死矣然而不死者予無兄弟予無叔伯父則忍心虐予予不忍舍父以去也卿之小影幸入予手靜夜對之千呼萬喚從此不相合矣且從此不相見矣予之傷心爲何如哉（環娘小影明明付一炬矣可青云云蓋不敢直說知環娘大難爲情也）嗚呼汝之小影留於予予之小影留於汝汝之詩箋留於予予之詩箋留於汝予休矣予今爲無情漢矣予今爲負心郎矣汝安用此無情負心者之紀念物爲裂之可也燬之可也予雖須臾未死汝視予如死可也以卿之才以卿之貌何患無佳婚予無福不得爲汝婿願卿勿介於懷勿以予爲念物色如意郎君締結人間好事此予所望於汝者汝固猶是清白身予雖負汝予未誤汝幸汝勿萌血冷心灰之念且汝有老母汝亦正未可以情死也

此一封書得達汝已萬分之幸良友雙熱爲予寄書不盡之言可詢雙熱予還汝

詩非絕汝也。欲汝以此箋符合予詩。兩人離寧不使兩箋之合耶。（可青還詩於環娘是明明絕婚也。偏欲自圓其說。蓋亦知環娘之難堪也。嗚呼可憐矣）汝苟不忍絕我者。幸答予以書。雙熟非洪喬可付託之。嗚呼。予書竟予淚。亦枯負負。

負負心人青拜上

其書尾更綴數語曰粹華哥垂鑒弟今爲負心人不齒於君子矣。幸哥他日勿如我。幸哥珍護母夫人及令妹勿使有不測。母夫人處弟不敢致一詞恐傷其懷也。且予負心如此。尙何顏向老人啓口哉。（粹華死矣。骨已寒矣。可青未知也。書中一則曰粹華再則曰粹華適足令其母其妹觸目傷心耳。）嗚呼。負心人將憔悴死矣。否則亦慚愧死矣。

可青之巨函本一悶葫蘆也。葫蘆一揭更足悶人。環娘之詩可青之書都是傷心材料。此一詩一書不曾爲彼兩人之前因後果作一結束。然而尙未結束也。其結束之慘有倍蓰於此者。閱者欲知之乎。今日尙未。

蘭膏焚盡。有意催眠。予爲薛王。兩造枕上。思量不覺。歎歎息。靜夜人稀。羈鼠作跳  
梁之醜。無端自鳴。一聲聲之子。……之子。予聞之子。予傷之子。之子。何人閱者。固知  
其爲王可青也。

第十八條 鼠竊

之子擾人。援牀欄而登。馳騁於帳頂。纖爪觸帳。聲策策然。予驚之。乃遁。則又滿室作  
擾。栗栗六六。囁何器耶。悉悉率率。竊何物耶。忽又戚戚戚戚。其聲類愚夫愚婦長跪  
泥神。前手持竹筒而播。竹籤然。（三吳多迷信人。有疾心有疑。輒卜之於神。卜之法。  
有二曰擲筭。曰求微籤。以竹爲之。其數以百植竹筒中。記數於籤端。自一以至百。求  
籤者。雙手持筒。傾其口。微播之一。籤墜矣。目的達矣。則唱籌而取籤訣焉。所謂訣者。  
必冠以詩。列藥數味者。曰仙方詳註吉凶者。曰終身一片浮光掠影。談藥疾而疾不。  
爲之瘳。決疑而疑轉。因之起求籤。求籤其愚可笑。而愚夫愚婦迷信神。且迷信鼠。鼠  
作戚戚聲。謂之鼠求籤。而以爲不祥。是聲也。迷信者所惡。聞者道是祖宗之靈。實

式憑之作此戚戚之聲爲凶朕之警告也予聞之父曰鼠耳際每生贅瘤瘤中物甚奇充以蚤蟻惟然故每作奇癢鼠不可耐則舉爪爬搔之此戚戚之聲所由來也予今忽聞是聲聲出於牀前時牀前月光可燭幽隱子乃輕揭帳帷探首窺之則一碩鼠據地坐戚戚……戚戚耳際無瘤爪觸其耳蓋亦能作是聲云予非迷信者流聞之殊不介意然予因之忽異想天開矣環娘初見可青便作好夢薛家亦有鼠薛家母女未必不迷信鼠鼠胡不於環娘夢回之頃作一片戚戚之聲以警環娘并以警其母母女必驚疑謂婚事殆不佳王郎未可壻也如是則環娘與可青何至作一對可憐蟲哉雖然環娘之母蓋達者也渠毅然許可青婚不聞其卜於神也不信神者又安信夫鼠耗哉吾獨恨王家鼠子耳彼二老攀富貴絕環娘鼠曷不卽夕繞其床頭作戚戚之聲歟戚戚復戚戚今夕復明夕彼老嫗必心動曰方伯之猶女殆不可婚薛環娘殆不可絕嫗興思及此而鼠適無聲者環娘之婚事諧矣王家鼠子奈何其不做美也

既而予嗤然自笑曰鼠何知而予責之不亦僨乎忽又轉一念曰鼠亦大佳殆解予獨宿之寂寞者然而來伴予也由是更不驚鼠一任其作長夜之遊不病其擾我也予旣安之須臾入夢夢中所見無非鼠也登牀入帳竟以予身爲角逐之場揮之便去倏復來耳畔忽隱約聞金鈴聲丁零然以爲是狸奴來矣此時予恍惚臥於家則呼花姑……矮妹……雪子……是皆予家之狸奴也咄咄怪哉鼠子安往狸奴安往嗚呼夢耳嗚呼夢而醒耳予醒聞丁零之聲甚厲則學校之報晨鐘也予起略整行囊擬於午餐後乘汽船旋里

咄咄……可憐致薛之巨函昨夜不明明置於案頭耶而今安在咄咄……滿地如雪花梅朵者此又何物耶敗矣敗矣片片紙隻隻字零星而狼籍此非巨函中之筆墨耶咄嗟鼠此而可以四分五裂耶予何以見薛家人者予又何以爲可憐謀者憤拾殘紙冀得集破碎之腋成完好之裘然而十去其六七矣此十之六七者又安在耶遍室大索不可得矣咄嗟鼠胡太不情竟竊此珍物而去耶仰視承塵鄰壁貼柱

有鼠穴焉。予試登高探指於穴。繞穴一週不可得。則又以鉛製之絲。一端作鈎。一端微屈。長可二尺許。深入穴中。勾取之。亦不可得。而予憊矣。而予計窮矣。計惟有直告可青耳。一縗去而王榮至。予示以鼠口所遺之碎紙。王榮便喃喃詈鼠汝……毀此何爲竊此。何爲汝竟以苦人兒之絕婚書營汝雙宿雙棲之安樂窩耶。王榮言耐人尋味。予爲之喟然而歎語王曰歸告汝小主重修絕婚之書。速致予。予今日不歸矣。待書之來也。王榮憤憤而去。

鼠誤可青。鼠亦誤我。予於三日之前。早以歸期爲家人告矣。旣屆歸期。及於迫暮。予父母予細君。聽南風送汽笛一聲。父母必曰愛兒歸矣。予細君亦必以心慰心。曰……歸矣。歸矣。旣而門環響。路柝傳。更之子不來。家人多慮。予父予母予妻。必皆寢不安席。竟夜皇皇。以爲游子殆其病矣。不幸而當日風聲不順。家人不聞汽笛鳴鳴。則必疑且驚曰。途中殆遇險……然則奈何。予摯愛之父。或竟急足赴南郊細探來舟之消息也。而安知予固無恙。予及期而不歸者。鼠沮我耶。可青之書。殢我耶。嗚呼。

遲歸。一日足累家人惶惑萬狀。鼠子不情亦甚矣哉。

迨夫可青書來而函封愈固以短簡報予言頗含怨叮囑囑予將護一緘莫再不戒於火不戒於鼠莫或忘之度外遺之人間云予料可青或疑予有意匿環娘之詩託詞爲鼠子所竊耳閱者諸君或亦有疑予者乎冤然予矣謂予疏忽則有之今日此書珍藏如璧扁之於行筐當萬無一失矣是日午餐既罷予一驢得得至船埠登汽船歸去矣歸去矣

### 第十九章 樓空

輪轂推舟浪花濺沫舟行殊速予尙嫌遲無他思家心切耳中途天暴雨以風舟與風雨戰予覺其遲滯不前然試向窗外望岸容則列樹如奔馬舟行固甚速也風雨來天驟寒襲重衣焉日遁雲中天色易晦及岸已上燈久矣一時風聲雨聲笛聲人聲岸上人雨蓋擎雨其聲呼呼雜以屐聲喧開夜市而輿者荷者環舟招客坐肩輿乎擔行李乎聲聲聒耳而點點籠中火搖風襯雨慘綠如燐予此時不欲雨行乃與

荷者輿者論值忽於萬聲中發一聲曰琴……琴兒來耶某在斯予應曰唯阿父兒歸矣父曰昨何不歸家人殊放心不下也今夕予適赴南郊某氏宴便道候汝幸汝歸矣予曰昨不克歸以王可青一封書故也……（一語出口予猛憶可青婚事曩爲之諱迄未一語於父今乃不知不覺露端倪矣奈何事不可終諱當悉以告父甘受從前謾語之罪耳）父曰何如予曰非一語所能了歸當爲阿父告也父乃與予乘輿歸而喚人擔一肩行李焉須臾抵家予一路高呼而入曰阿母……阿母兒歸矣母與予妻迎而出各歡笑

母亦以昨何不歸爲問予此時萬不獲已乃舉薛王之離合史和盤托出父微有愠色曰汝從前何深爲之諱不予以告耶曰兒知罪矣父遽釋然予母頻頻搖首曰不是姻緣是孽冤父曰王可青佳公子也予甚愛之使予爲之父渠屬予予不忍拂其意而絕環娘之婚也因顧予而笑曰汝德我乎使予之性而如可青之父者汝其奈我何此時予父笑予母笑予亦笑予細君亦在座獨低首不能仰視

予歸之次日正擬作西郭門外之行忽又失却可青致薛之書予大駭記得當日臨行之頃明明扁之於篋中而今安在耶一封書直似點睛之龍竟破壁飛去耶予翻遍篋中迄不可得是篋也出校舍而後曾於舟中因取衣故一啓之豈此函隨衣而出遺於舟而予不之覺黠者以爲奇貨而拾之去耶第二次啓此篋者則細君也予乃倉皇問細君昨夜啓篋曾見一封書乎答曰無予曰奈何此書復失予何以報可青遂憂形於色不知計將安出也卽閱者諸君亦必交口咎予矣然此函固未失却細君實匿之耳初不爲予告繼見予之倉皇失措厥狀可憐乃吐其實曰書固在是火之可耳予曰何爲哉細君曰予知此書實薛環娘之催命符耳此書朝以去則朝以死夕以去則夕以死書不去環娘尙居悶葫蘆中雖甚悶必不至死書去環娘休矣君乃甘殺環娘而爲可青寄此書乎君則忍矣可青則忍矣儂不忍也予乃誑細君曰不然卿過慮矣環娘早知絕婚事然而藕斷絲連書往復者數矣此書亦尋常耳何以致環娘於死哉細君曰君勿我誑昨夜君言真今日君言假君必欲爲可青

寄此書者。命僕可也。必不可躬往。躬往則身或不可脫矣。彼環娘之母且謂君當時之執柯人也。今可青若此。何以處環娘者。惟執柯人是問耳。然則環娘卽不死。君亦且沒擺佈矣。予以爲然。乃以書授童子。掃花往致薛童子出門而可青書至。書以郵傳其寄書之日。卽予言歸之日。惟予歸時以午渠寄時以晚耳。書曰。

雙熟青鑒頃王榮歸知君今日準行甚慰甚慰蓋君早歸一日予書卽早達環據一日生死關頭可早一日解决也予近來心意益惡情魔橫襲令予昏迷輒作環生予生環死予死之想而回顧堂前二老則又覺不能爲情而死也對於一紙絕婚書直欲其速達也如電從而望汝之身如電望汝所乘之舟亦如電於秒忽間便達故鄉一抵岸一及家直欲望汝翻身便出風馳電掣奔赴薛家舉其得書後環娘之情狀老夫人之情狀粹華之情狀一一筆之書而付郵焉然而予思至此忽失聲自呼鹵莽矣汝在蘇予可藉王榮以傳書遞簡汝亦必予藉王榮以傳書遞簡今汝歸矣王榮無能爲矣汝欲馳書告我其道何由予以當時神志昏昏竟

未計及此汝去後乃忽恍然爰走筆作此書以通信機關告汝王榮吳人也渠有家在胥郊棗墅弟來書可直達其處封面書王榮轉致某某可也予已以此囑王榮矣予自明日始當囑王榮每夕歸其家以候汝書之來也予此書計明日此時當可達君予致薛之書計明日此時亦可達彼矣重託汝速復我餘言不盡府中人皆無恙耶伯清健否……小兄可青拜手

掃花歸矣掃花歸矣以書去仍以書來曰樓無人矣門也扃矣詢諸鄰曰母女返白門久矣樓之上無他物似曾相識之燕子耳樓之下無他物某之棺停於堂耳鄰人且云母女臨行時身外幾無長物一箱一案一榻一餚餘物則可囊而舉也人將去各撫棺哭悽慘不可聞鄰人又指美人樓而低語曰此中本有怪異久無人居遙指一家曰彼卽斯樓之主人以怪異故遷避二十餘年矣主人視斯樓已成廢物卽有居者亦不索值薛家母女以貧故遂居此夜輒夢覲久亦安之自某之死陰晦之夕往往鬼哭而自人去樓空後門雖不扃人亦無敢入者是樓也昔居美人今居鬼物

比舍兒童每當良夜月明未嘗敢向斯樓仰首恐有所見而驚也掃花述隣人言然予爲之瞠目者良久悲夫薛家貧困母女飄零如此可憐生不如死樂耳至云怪異予殊不信想閱者明達亦必曰無之然以粹華之抑鬱以情死死苟有魂魄苟有靈自當曉顧家人向夜臺飲泣而爲之母者爲之妹者念長眠人不衰風雨之夕遙聞萬籟都覺淒涼皆作鬼哭聲矣今日者人去樓空予亦不堪憑吊以告可青其又增幾許怛然諱不以告渠更惶惑而懸想且今不以告則薛家傷心史他日且愈積而愈多聚而告可青可青不堪消受矣母寧零零星星隨時以聞之爲愈也予乃舉粹華之死及其母女之南歸出之以極平淡之語馳書爲可青告

美人歸故鄉其無恙否耶可青得予書有他變否耶此二問題也予常循環於心頭口角細君固亦熱腸人每謂鴛鴦被打一樣可憐蓮子分房有心皆苦既而自嗤曰一池春水千卿甚人間世之多情兒女其不如意者比比皆然何獨爲王薛悲哉而又何必爲王薛悲哉予然其言漸置其事於度外而可青致薛之一封書則未敢置

於度外也。乃付細君善藏之。曰：「臨行界，予將以是還。諸可青其實，不然此書不達環。娘予便負可青之託矣。」正不可以人去樓空而以不了了也。且人去樓空，早在可青。逆料中而嘗囑予赴白下致書於薛。予既諾之矣。是安可以不踐然以此意語細君。或語於父母必沮予行。惹家人費一番唇舌。予故隱而不言而陽言還書可青耳。

予偷閒旋里忽忽及旬。此十日中可青之書迄未再來。其近狀如何。遙想日形憔悴耳。旣至蘇。遣一介赴棗墅以簡授王榮。乃知可青固無恙。是時榴花著紅。槐蔭沈綠。學校假期不遠矣。自某日至某日。舉行學期試驗。一堂學子抱佛殊勤。予固無論矣。咿嗚一室燈火三更。予與可青遂疏消息。旣而學戰告終。假期已及。同學少年。遂爾東勞西燕。一陣分飛。此時校舍蕭條。蓋亦有人去樓空之慨。予乃走筆修家書。不得。不作謾語。以誑家人。曰：頃有學友二三。欲乘此休暑餘閒。挈予作秣陵之行。此去無多日。便當歸故鄉也。

## 第二十章 慘劇

予年來負笈游其盤旋家庭之間。領略倫常之樂者一年有幾時哉。盼到嚴寒盛暑。是予得意之時。游息鄉關。開我清閒世界。閨中日月。堂上晨昏。只覺假期之短。夫旣短矣。今乃以可青故作白門之行耗我大好光陰。與家人團聚之時爲之減少。夫豈予所願哉。徒以可青可憐。環娘可憐。面與面相違。言與言相壅。而心與心相馳。予不爲之作寄書郎。予亦太忍心矣。予亦太無情矣。此所以毅然決然暫撇家人。不辭跋涉而爲之一行也。予欲挈一二人俱都以省親。辭其喜治游者。謂吳宮花草舊夢。可溫門巷。枇杷墜歡盡。拾此間樂。不思蜀矣。予於是獨客扁舟。匆匆南上。時於舟中手新小說。以箇中人爲良友。破我寂寥。日倦則與舟子閒話。舟子二父子也。父皤然一老。翁子年方二十許。翁旣老於航海。多閱歷。談占雨望。晴窺風測。霧無不驗。津津道其行舟遇險之過去。史遇風者十有二。遇盜者三。身落水者七。受創者二人。逃九死舟五易矣。語殊絮絮。予樂聞之。不以爲厭也。翁又予語。舟往來於南都者。凡一二十次。乘予舟者多應試者也。渠等在舟中相談。多作吉利語。而朝夕咿唔之聲。快意時。

聽之可笑失意時聽之可厭及第而歸者每啞然自笑落第而歸者或吁或泣或枯臥或憤不食或病或呻吟咄咄荷荷負負滿口作不平鳴或痛飲而呼天狀態萬變予聞其言不覺大笑科舉之死迄今未遠父老春秋高當有幾許人嘗過個中風味舟子之言果可信否予生也晚未嘗逐文場之鹿不足與予語科舉史也

江天景物大佳而航路風波不靖船身如魚躍躍然人身如擺搖搖然過鎮江欲窺金焦二點而煙雨迷濛竟失所在忽一陣陣魚腥觸鼻令人欲嘔御舟老人作失驚聲大呼止止下帆下碇泊岸……息大風且至手足張皇若恐不及者是時水上乞兒見予舟停橈爭操其一葉小舟如萬矢齊發如百川朝宗向予舟來忽有聲呼然甚厲如千百虎聚而嘯然則風塊來矣江上游行之舟覆者無算雖有呼救聲爲風聲所奪不可聞而怒潮如山人已作江魚之滾滾是時五六救生船絳其舷三其帆縱橫於水面人各貫空氣圈於腰入水而拯溺焉而予舟之御者狀殊閒袖手而旁觀父語其子曰汝識之行舟聞魚腥是亦一暴風之先朕戒備苟懈予舟將同於彼

舟矣。翁又告予曰：江上風災四時皆有之，而尤盛於夏。令御舟者當思患預防，膽不可放也。不幸而覆舟，雖有救者十不過活二三耳。而舟中所有，更無論矣。彼救生船者，誠慈善事業也。然而船中人之對於溺者，入水必先探其身。苟其身而懷寶囊金，必一一攫取之。然後援其人起，故溺者往往因是被淹久，以至於死。而拯者意在得利，不顧焉。予聞舟翁言，予目覩舟覆，人溺之現狀，鼻爲之酸，額爲之蹙。一聲道慘……慘。

黑風挾雨，江上生寒。紅日霽天，舟中鬱暑炎涼，不變而予感疾也矣。頭涔涔而銀海生花，膚慄慄而玉樓起粟。益以舟之撼搖，眼前有似乾旋坤轉，食則却矣，寐不成矣。予此時苦甚，安所得醫？醫得藥，藥乎昏眩之餘，每呼父母呼搖卿，搖卿者予閨中人也。到此地位，予乃甚悔此行而怨及可青，則又呼可青曰：汝汝其知我病於舟中耶？汝害我矣！病而日劇焉，將奈何？

予病一晝夜，舟翁亦擔憂沈吟曰：君子疾殆，因風濤之顛播，寒暑之迭乘也。渠試飲

予以江水强。予以杯酒。予被酒而醉。竟得泥然爛睡。及醒病忽若失喜。占勿藥不亦幸乎。

舟行十日。始抵白門。途中。予半以臥遊了之。縱然滄海。曾經却愧談瀛。無自舟到石頭城下。日方中。須臾登陸。袖可青。絕婚之書。往訪薛氏之居。廬薛氏廬牆僅及肩。雙扉凋敗。微聞一片藥煙香。因風過牆。咄咄個中人。阿誰病歟。其環娘耶。抑環之母耶。姑叩扉。扉固虛掩。入門一小庭。羣草開世界。庭盡一室。如斗。殆中堂也。堂左有廂。敗帷當戶。補綴如衲。廂有短窗。四蔽以破。故紙百孔。而千瘡焉。堂上虛無人。短足竹案。一欹且跛。之坐位。二案置破碎之盞。一案旁一紅泥小火爐。爐中火熊熊焉。爐置一壺。壺口水氣如白雲出岫。而藥香益襲人。予乃歎於虛堂。一女郎。搴帷探半首。窺是阿誰。予曰。環娘無恙。予非他王可青之好友某也。此來受可青託耳。環娘紅霽半面。不知所對。垂帷自隱。微聞語聲。旣乃含羞出。與予爲禮。且納予坐。無他言。予知環娘尙以爲予登其廬者。必以可青之好消息至也。嗟乎。

環娘見客難乎。爲容羞惟恐不藏。喜惟恐外露。既肅予坐。默而却立。予曰。母夫人安在。亦無恙耶。言次。予探手於囊。作模索狀。聞環娘答詞。忽又歛手入袖中。

環娘曰。阿母臥病。旬有四日矣。手指藥鑄。作戚容。謂阿母曰。嘗苦而疾。日以進三易醫矣。嗟乎。環母臥病。環娘擔憂。若更以可青一封書進此。非所謂雪上加霜哉。予此來。非其時矣。不覺俯首沈吟。猛見囊中一縫。露其一角於襟外。明明現可青二字。然則此書不容留。中而不發矣。無可奈何。乃將出授環娘。且含糊語。環曰。可青近狀不佳。盍憐而恕之。環含羞受書。曰。君且坐。容白。阿母書旣達。予可行矣。然欲暫緩須臾。留以覘其母女得書後之情狀。

堂與室僅隔一堵。堵敗矣。石粉剥落。蝸篆縱橫。牆根作蒼黃色。予試屬耳於垣。不聞人語。忽有聲。騰騰然發於牆以内。敗堵微震。撼疏泥樸。簌墜予肩。雜以一片驚呼聲。曰。環兒。環兒。其聲嘶且顫。予大驚。渠家無男子。予何可久留。遽疾趨出歸。予舟驚定。予僞爲過客也。者再臨薛氏之門。一偵發聲。後之現狀。則見其門如市人如堵。羣圍。

一淚面蓬頭之小女子。予知有異則亦立人後而觀望焉。小女子面慘白殆非含悲受劇驚也。渠語於衆曰：予出門買藥去及歸入室忽見予表姊環娘斃牆下面目浴血一席地亦爲之紅驚呼予臥病之阿姑不應卽之頭垂於牀沿以爲嘔吐也嘻一身冷却蓋亦死矣。

小女子口中演來慘劇旁觀者眼底憑吊亡人於是薛氏之斗室中人亂如麻焉其鄰人某於環娘血泊中發見一紙書血濡紙背而墨跡益彰予此時亦隨人入室則聞有二三識字者朗讀血中書且讀且議論曰負心哉王可青忍心哉王可青之父殺環娘并殺環娘之母旋予脫身引去入舟而歎歎者良久遽呼舟子解維歸而以實告可青者可青必死矣乃爲諉以報曰

予爲汝作寄書郎中途忽病幸卽占勿藥之喜非天相我天實相汝俾一封書得達環娘也。環娘無恙其母夫人亦無恙予傳汝書環娘初甚怒擲書於地予乃備以汝之苦衷告於是環娘轉爲汝憐曰王郎何堪王郎何堪妾之見絕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予曰：誠然。王郎初非薄倖郎也。環娘於是長歎老夫人則作慰藉語曰：兒無悲。彼沈郎春霆曩不嘗向予求婚乎？予今爲汝許之。沈郎亦佳婿不多讓於可。青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留得美人在不愁。春不來予忍俊不禁。環娘亦微笑入幃去。予臨行老夫人語予曰：幸爲予寄語王郎娘環福薄不得配君子。幸王郎勿復以環兒爲念。善御新人于飛偕老。他日重逢予許王郎與環兒以兄妹相見也。

慚愧此行幸不辱命。環娘不甚介懷。環母却甚曠達。絕婚問題得意全解決。此非予之所意料而汝之幸也。予以此好消息報汝。汝當掃除一半懊恨矣。汝方青年休鄰暮氣。他日當愛素娘如環娘。則眼底西施自諧。伉儷汝得以溫柔鄉老矣。幸汝納予之忠告。予言固不汝欺也。

此行無多日所費殊斐。予縱囊羞不短。此正不必取償於汝也。餘言不盡。可青珍重。

## 第二十一章 再誤

予書朝去。王榮暮來曰：嗟乎公子婚矣。新嫁娘美甚。婚之日。車馬盈門。衣冠盈堂。奩贈盈室。賀聲盈耳。而公子顏色沮敗。及參拜堂前。而淚盈眶。賀者儕者。相者咸爲之色變。而莫知其故。奴知之而不敢告人也。老主人覩公子狀大不懌。然亦不便當衆而斥也。則僅曰：可兒母可兒母而公子愈悲不能仰視。

王榮又言：新娘殊驕貴。隨嫁婢凡四姬二婢。悉衣錦繡。婢曰華兒。曰桂兒。曰黼兒。而前侍高曼娘之黠婢芸兒與焉。嫗曰薛媽。曰鄭媽。鄭媽者乃王升姊。然則我家消息及小主人之過去史。當由芸兒。鄭媽之口。一一漏洩之矣。夫芸兒固被斥於予家主人者也。今日安得重來。然老主人乃優容之。不敢辱方伯之家人也。而彼素娘則獨寵芸兒。此聞之華兒言然。

王榮又曰：公子婚矣。奴嘗私詢之。婢嫗輩知公子與新人迄未交一語。然乎否耶。不知究竟。竟邇來。惟見老主人處處優待其新婦。惟見公子日枯坐於書齋。而公子每見

新來。姫薛媽。或聞閨內傳呼薛媽。薛媽輒作色。欲涕或竟泣下。予曰。嘻。王榮乎。予知之矣。彼環娘非薛其姓乎。對薛媽而傷心者。有觸於中。重提舊恨。汝公子固隨遇不忘。環娘也。王榮乎。公子婚幾日矣。曰十日耳。予屈指計之。不覺駭嘆嗚呼。閱者諸君。其知可青與素娘行婚之日。却正白門敗屋中。薛環娘撞牆而死之日乎。而王榮未知也。忽絮絮問環娘消息。予欲以實告而恐其不能祕也。則以詐語其主者。詐語之王榮曰。尙幸尙幸。逡巡自去。曰公子寄聲明日當有復書至也。予曰諾。

可青來書。予以爲苟如王榮言。必又一聲一淚矣。而殊不然。其意似轉矣。是殆得予矯詐之書。而信假爲眞耳。摘其書之梗概如次。

(上略)自君之行。予恒彈指爲君計程。今日可至某處。明日可達某地。而逢風之晨雨之夕。則又爲君擔憂。舟無恙耶。人無恙耶。孰知君果抱疾也。疾一發而卽愈。予於是爲汝加頰於手。

君南行無多日。而予迫於父母之命。行婚禮。娶素娘焉。予以環娘婚事尙未波平。

結婚之日。予耳中目中。皆眩迷恍惚。見環娘玉容慘淡。聞環娘嗚咽啼泣。嗚呼。今得汝書。環娘固無恙也。固無事也。然則予目中所見耳中所聞者。予殆情之癡思之甚。爰來魔鬼也。否則良心與逆境作最後之一戰也。

素娘貌殊不惡。使予心中能忘。環娘者。慰情自有在也。然而據君言。環娘且爲沈某者婦矣。環娘旣爲他人之妻。夫又安用予之念及哉。而又重以汝之藥言平視。素娘或能解語。夫婦之道。或至於不廢耳。

可青意轉寧不可喜。予獨暗暗爲環娘叫苦也。嗚呼。孰知不出匝月。而王家之蒼頭。又以其小主勃溪反目之事告我矣。

素娘固方伯之猶女也。故殊以貴驕人。所以自奉者殊高。自爲王家婦。便神聖如玉。皇凝妝。坐繡闌。顧指而氣使焉。吳俗新婦入門彌月。例進履於姑。進冠於舅。物必手製。以示誠敬。而素娘無之。又凡新嫁娘必盛服。卑禮朝夕向舅姑問起居。而索娘無之。時世婚禮。新婦入門而三日。而五日。而七日。而十三日。而彌月。必以糖果奉舅姑。

而素娘無之。素娘與婢嫗語於翁不翁於姑不姑曰頭子曰婆子在其夫婿前則稱姑曰而嫗稱舅曰而翁或竟曰汝母汝父可青心弗善焉而素娘之驕而無禮也猶不止此。

一日其侍婢芸兒開罪於可青可青怒必欲逐之。素娘曰此我家人逐渠不如逐我素娘新嫁娘也。新嫁娘輕易不出門而渠一月三歸寧。駕言出游者又再而三焉。可青沮之則冷笑曰而翁不許汝出門汝亦不許予然耶嘻……予爲汝訪薛環娘去也可青受嘲勃然變平色由是而夫婦之道絕。是時也可青之父若母於素娘之婚似亦有悔意然猶以好顏色待之以其爲方伯之猶女且其奩資盛金盈篋田盈冊爲富貴計敢忤素娘哉其翁戒其嫗以爲苟忤之渠祇須向猶父之前一饒舌予之宦運休矣以故夫妻反目輒責可青直素娘而素娘益驕縱可青益痛恨之雖其父母以專制之魔力爲和事老錯鴛鴦終不雙飛。素娘旣見絕於可青乃日詬諱其翁姑而所謂方伯者袒其猶女輒傳呼可青而責之甚且責及可青之父謂教子尙

無義。方治民安有良果。竟罷其職可青之父大慍亦歸咎於可青焉。嗟乎可青旣奚落於閨人復受譴於婦翁若嚴父不亦冤乎則益仇視素娘心上人而爲眼中釘矣夫旣不得交歡於素娘則榮念環娘之心當然復活矣。予於是忽憶及一事是事大可慮不可不預防其事何事諸君試掩卷猜之。

王家僕王升者非亦金陵人耶且非薛環娘之鄰耶（見十三章）環娘母女之慘死也驚其鄰里且永遠爲口角之話潮然則王升歸其家人安有不以薛家已事告哉王升聞又安有不展轉告人想其至王家也非第播諸於同曹必且詳語其主以爲奇談夫語於人告於主庸何傷然可青堪此耶予遮掩之一日若爲王升打破葫蘆可青其禁得此一聲霹靂乎是非囑王升秘之不可顧王升者予聞其惟老主人之命是從下此者不能令之令之亦不行也予思至此予不得不致書於可青之父可青之父絕我矣予今偏瀆以書焉此亦予初意所不及料者。

書略曰長者足下某絕足於長者門下者於茲數月矣念公子可青未嘗去懷或者

傳言謂長者箇制公子之自由絕薛氏婚而婚方伯之猶女以某所聞薛瓊娘者家固貧然賢女亦才女也頃有客自白門來以異聞相告長者乎亦知薛家母女以絕婚故其女自撞於牆下乎其母因女死而亦死乎某知可青情種也如此慘耗竊謂不可以聞公之紀綱王升某審其爲金陵人所居與薛家鄰盍囑慎口莫或饒舌而入於公子耳也某以不忍令公子以情死也故冒昧上言幸勿一笑置之

此書殊隱隱約約舉王榮之傳書可青之通訊絕婚書之代達一一諱莫如深則此書之上不至累及可青及王榮而可青之父苟尙愛其子者必能從予言囑王升守金人緘口之戒也

一封書去而可青之父召我矣予往焉渠禮貌殊恭謂絕婚之舉悔已無及豚兒新婚殊不相宜君盍爲我以夫婦之道勸豚兒好友之言必能入耳也予笑曰惟命自是而後予又得與可青過從矣嗟乎可青姻緣再誤情緒皆灰予將何辭以勸哉姑妄言之者再三徒唇焦舌敝耳何效之有從來男子意氣自期素娘苟能低首下心

逢迎夫子則可。青未始不可。將錯就錯。重調失和之琴也。而素娘偏盛氣如虹。哮聲作虎。不得於可。青益使氣而開罪於翁姑。夫婿彷彿一高曼娘之後。身有過之無不及女子也。而酗於酒。輒陽醉作灌夫罵座惡語。侵人匙箸。杯盤無一不遷怒及之。信手拋來。如狐鬼么魔之爲崇。其怒盛時。攖之者輒受侮。而隨來婢姬更逢其惡。後竟與可青搏嗾婢姬作臂。助家庭之間飛鳥噪鶴。入夜則雌威益張。擾人不得安席。聲聞鄰里。比舍每驚寐焉。則隔牆作鳴鼓之攻。申申而詈。素娘不肯讓人。還詈焉。詈之恐不聞。輒梯於垣。登其顛向牆頭作舌戰。四婢二姬都爲其麾下之驍將。交肆其舌。劍唇鋒比舍。於是以口衆我寡而退避。三舍顧素娘心猶未平也。則於他日訴諸猶父。逮比舍人笞而懲之。素娘則與婢姬等大笑。

婦德之惡。至素娘而觀止矣。可青因忽亡去。其父走併大索。不得。素娘竟擊其婢姬及金之篋。田之冊。歸寧不復來。兩家之親誼遂絕。可青亡去凡五十餘日。而其父疾病勢且不起。可青忽踉蹌歸伏父懷。作孺子啼。可青歸父欣慰。然而風燭殘年。喘絲

將斷可青。大憂嘗藥侍疾。達旦不寐者十有一日。而父竟死矣。可青一痛而絕。王榮速予往。可青猶未甦。甦而語予曰。生人樂趣終予身且無分矣。予今殉父死。尚有名予志決矣。予曰。母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子安可死死……愚孝耳。而子顧出此耶。可青乃不至死。然而哀哀哭其父慟矣。

## 第二十二章 憔悴

人之言曰。可青之父專制之魔也。富貴熏其心。婚姻亂其命。坐視膝前獨子戴奈何之天。斷自由之夢。環娘之死。環母之死。若起董狐而問之。必秉筆直書曰。殺薛氏母女者。可青之父也。死者含冤。魂能爲厲。可青之父之死。雖謂死於薛氏母女之祟。誰曰不宜。人爲可青計。父死矣。可恢復其自由矣。惜也。絕婚書之作。何不暫緩。須臾書不去。環娘不死。環娘卽今而在者。可青祇須以一封書報父喪。曰。遲我三年之子于歸甯。非快事哉。可青之父不早死。竟後環娘而死。天心何憤。憤雖然。環娘死世。豈更無環娘。其人會見可青。終三年之喪。修雙飛之福也。以故可青之父死。閱者或且爲。

可青額手慶。嗚呼。其知可青。固孝子父雖不之愛。渠愛親之熱度。正未嘗冷却父死矣。悲乃不能勝。雖不以身殉而幾以哀毀。夫以吾人嫩弱之腦球。能禁得幾多刺戟。而蒼蒼者天。偏舉人間世。可憐可恨。可怒可悲之事。叢集於可青。錯鑄其因緣。一誤再誤。可青不可堪也。亢爽洒脫美少年。浪受折磨時作弱女子。背人飲泣。及其父死。乃盡情一哭痛定思痛。哭父也亦自哭也。吊父也亦自吊也。於是可青乃日夕以淚洗面。常嗚咽。哽咽語。予曰。予今爲無父兒矣。嗚呼哀哉。

可青貌固不豐。其所以消瘦者。有因焉。不如意事。常八九七八年來。不展眉。借問何來。太瘦生。豈爲從前作詩苦。今也喪父。號泣之餘形。乃益銷。目眶巨。而雙珠深陷。雙頤凹。而顴骨突。起與人語。其聲暗。嗚其色慘。澹而銀海。浪花未嘗不滾滾而來也。距其父喪之三七。（吳俗人死計日以七其詳見前）渠謂昨夜夢父。執予手。頻道我負汝。汝勿復以我爲念。語次忽聞。嚶嚶哭聲。自遠而近。予方四顧。父忽推予。仆驚而醒。哀呼父。嗟乎。應我者誰。

可青喪母有年矣。事繼母能如所生至繼母真愛可青未莫由燭其心然於辭色間固甚謙然而溫見可青之慟於父也輒作慰藉語曰可兒勿傷我懷曰可兒汝毀容矣以故可青有繼母在其哀也猶不敢太縱而熟知父死不及百日而繼母又復病療死可青益不勝其悲哀可青有姑以可青故時歸甯以節哀爲可青勸可青之治療父母喪也亦多得其姑之助於是可青視其姑殆如母矣。

人類一般心理凡丁痛苦之秋則其平生所經歷之不如意事都隨心血而來潮可青何獨不然椿萱雙謝堂奧無人憑棺一號而千愁萬恨與淚花齊胎則長呼其親而哭曰兒之婚事一誤再誤兒知父母之懷未嘗不一傷再傷也兒惡曼娘兒惡素娘兒知父母亦未嘗不惡之也父乎母乎覩兒夫婦之交惡大足傷懷父乎母乎爲兒婚曼婚素固愛兒也曼若素之不賢不德豈父母所及料哉由今思之兒甚悔太執拗未解將錯就錯勉盡夫婦之道一索得男再索得婦父母慶抱孫老懷當大慰兒奈何計不及此以重父母之憂只今子然一身不老而鰥父乎母乎夜臺之下瞻

顧孤兒苟鰥以終。王氏將無後矣。父母其何能瞑目。嗟乎。父母偷徇兒意。降格娶環。娘兒決其必能得堂上之歡心也。阿父阿母當爲之含笑。或因之能引天年。未可知也。嗟乎。環娘固父母之所拒絕者也。兒今日乃敢提及之耶。甚矣兒之忤逆也。父乎。母乎。掉頭不顧棄兒而長逝。孤兒失怙恃。尙有幾微生趣耶。兒欲從父母入泉臺。兒知父母又必怒我。父母固望兒終喪而後取婦。生兒父母必不許兒殉身也。兒休矣。悲從中來。叢生心病。兒之來日。其能長乎。可青一席傷心話。予或親聆之。或聞之於王榮可青居父母喪。王榮每語予曰。公子哀毀甚。公子憔悴甚。飽暖飢寒膜然不覺。強之衣。衣強之食。食奈何。

可青生活於淚世界中。梅子含酸。蓮心抱苦。辛酸悲苦。醞釀成淚。其在白晝也。猶有相知如予者。時往其家。雜鼓話潮。爲之蕩滌哀情。每作解頤捧腹之談。冀其破涕然而可青。未嘗現齒。迨夕陽西下。無那黃昏可青。以獨影伴雙柩。其酸楚悲哭。乃益甚焉。可青之姑。知老蒼頭王榮。頗忠誠。頗愛憐其小主。遂令襍被就可青榻下宿。可青。

之。夜。況。洋。洋。盈。王。榮。之。耳。目。間。每。以。語。予。相。與。咨。嗟。歎。息。

長夜漫漫正吾人領略黑甜鄉味時也而可青則長吁短歎號啜泣見霜見月聽風聽雨都足傷心有時淚盡神昏睡魔乘間來襲則又夢長夢短夢母呼母夢父呼父夢環娘則呼環娘一呼而夢醒醒而母無有父無有環娘無有而哭聲又縱矣可青多淚可青多夢不及一年心喪矣病狂矣人益瘦矣目常固定瞪然睭然時仰首視天倏歌倏哭倏笑歌有淚笑亦有淚予與之語往往所對非所問一日忽引鏡自窺勿掣并州快剪刀誅其髮三千煩惱絲斷者半王榮急奪之渠大笑咄嗟可青之髮修者如壽長鬚短者如阿瞞鬚披拂於肩背眉額間狀乃如鬼王榮日束之可青輒解之未幾而髮之長者又被髡於無情之刃可青乃如苦行之僧嗚呼可青斷髮豈悟道耶豈欲斬斷情絲俾六根清淨耶使可青而果狂也非狂也而悟道也悟道而從此跳出情關也則自是而後渠可無所悲無所思無所苦而得以善終矣嗟乎可青其末日之慘乃竟等諸環娘閱者諸君乎須知可青之末日近矣

可青。病狂積久而顛意益高不進饘粥日縱飲予陰囑王榮失意人不宜多飲酒酒宜強之食不食則涎以酒而誘之王榮如予言斬可青酒可青輒大號而再而三可青亦知怒提壺擊王榮幾破額王榮不敢復斬酒縱之如初強之食輒棄擲呼曰雞雞犬大嗟來食予初疑可青之狂陽狂耳則又授計於王榮曰盍以茶當酒試之王榮有難色曰不又將飛壺擲人耶予乃自往試之一味碧螺春可青竟以爲酒王榮試之亦然予乃知可青眞顛矣由是令王榮日以一壺酒享可青外便進以牛乳米飲曰酒酒可青果一一皆以爲酒夫牛乳若米飲固皆營養品也日以飲可青可青雖不餧不粥得此亦聊勝於無幸不至饑餓而死

可青一日方飲酒含酒在口嗤然一笑大嘔唾咯血焉自是每飲輒作惡輒嘔唾嘔唾輒有血速醫以藥藥苦口而可青津津若有至味殆亦以爲酒也進藥十餘度咯血益頻醫者曰疾不可爲也嗟乎可青自得咯血疾骨柴而色榮矣一夕中夜呼酒

王榮於倉卒間安所得牛乳若米飲不得已以酒進可青飲次忽於書城中檢出予父所贈之虞山畫本曰是下酒物也王榮侍側屬而目之可青顧至西城樓閣圖忽向樓中人招手……點首呼妹妹喃喃作語驟一時亦哭亦歌亦笑進酒無量而咯血亦稱是。

第二十三章 末日

可青得精神病可青爲廢人矣一家無主政也誰操可青之姑乃挈夫婿來居主闈內外事其姑曰韻琴姑之夫費其姓字斗南五十許名孝廉也儒也而兼習醫醫宗西術遂以治瘋人者治可青於是可青日需之飲料茶酒牛乳米飲而外又益之以藥水藥水不爲功血花依舊落而可青益顛天雨可青必哭曰天雨我亦雨天風可青必嘯曰天風我亦風月明可青必揚手擎鏡曰月明我亦明月黑可青必坐幽滅燭曰月黑我亦黑夜聞鶲朝聞鶴則切齒怒目曰此高曼雲之聲也此素娘之聲也胡爲乎來哉而聞鶯歌燕語杜鵑啼輒趨出作承迎狀必曰環妹某在斯嗚呼可青。

病其心而至於狂也。情魔之爲厲也。此情魔者或卽環娘之魂乎。

可青之父死而父之寵僕王升益肆無忌韻琴以喪中多事姑容之資以爲熟手事易舉也。然王升每偷閒酬於酒一夕大醉臥中庭庭左即可青之臥室是夜月明梧桐枝上杜鵑三兩聲可青由臥室趨於庭曰環妹某在斯王升應曰環娘乎環娘死矣某月某日環娘如何死環娘之母如何死醉話絮絮秘鑰都開嗟乎孰謂可青瘋只此一聲霹靂驚醒瘋人可青仆然倒首觸樹幾碎半身適枕醉僕之腰王升大嚷王榮倉皇奔赴急呼公子公子斗南亦聞聲來駭問故王榮亦不能悉相將扶可青入室斗南救之甦可青大哭曰王升告我環娘慘斃久矣既而笑曰好了好了干我甚事斗南曰王升醉語不足憑君宜自愛可青應曰然絕無瘋意是夜可青無恙而斗南忽以驚而病。

其明日予方起校役遽引王榮入與語未三四予忽得家書封面大書曰速……速予急啓視則阿父腹疾劇促予歸嗟乎予歸心急方寸亂矣乃促王榮盡其辭予知

可青之末日愈逼愈近然無暇一往存問而勸慰匆匆數語囑王榮看護公子勿稍懈爲我致聲公子今日暫別王榮垂頭喪氣而去予匆遽言歸歸侍父疾七日而疾止又旬日父乃平安如恒予歸凡旬有九日乃上姑蘇臺此十九日中王可青之消息絕不一至然則可青必無恙也不然彼費斗南者固知予爲可青之好友當知予之懸懸於可青可青苟有他故斗南必馳函告我矣今無之可青殆無恙乎

予至蘇臺遽造可青之廬咄咄怪哉可青安在王榮安在斗南又安在怪問王升斗南病不能興而多愁多病之可青則於予得書趨歸之日忽作白門之行王榮隨焉予大駭往金陵耶欲何爲王升曰公子謂環娘死當往一祭其墓費爺時已臥病琴娘力沮公子公子不聽琴娘無如何也乃命王榮隨公子行而多所叮嚀焉予嗟訝而出嗟乎可青一身都是病矣尙堪跋涉長途耶幸有王榮在左右或能獲持可青平安以至於歸也然而環娘慘耗不幸終入可青之耳此去……大可慮予當時悔不暫緩須臾阻可青之行也然王榮殊憤憤當日何不以此告予抑王榮來時可青

尙未吐行意耶。

嗟乎可青予曩以一封書致其父幸從此重謀人面朝夕過之補從前契闊之情方是時渠父無恙也渠母無恙也然渠已如楚囚輒對予而泣泣且語曰而今雖出入不禁自由稍復顧心灰意懶不欲從子遊矣虞山依舊尚湖依舊美人之樓依舊鳴呼予與汝當日之遊也一年容易春又來遊春隊裏從此無我矣未幾而居父母喪於是可青蟄居培戶逾百日予每強挈之出遊可青必泣然曰遊乎予休矣指堂上雙柩曰有如此棺會當异予而出耳及其病狂而後可青真個休矣予以爲蠶僵於繭更無出世之日矣咄咄可青往白門果何爲者哉

予日盼可青歸從而日往探其家忽忽又五日矣時斗南已自病中起相與論行人之吉凶可青此去果無恙當歸矣今未也勢不佳矣又二日予方午餐校役忽持片紙付予予閱之爲之廢食而起向管理者乞半日閒忽遽出門去諸君乎片紙作何語出門予安往予言未出於舌筆尖已有酸意嗟乎可青……嗟乎可青……紙片

飛來可青之噩耗也。阿儂出門往吊可青之喪也可。青以病死乎。以狂死乎。終於寢耶。死於客耶。嗚呼慘。嗚呼慘。不得終於寢而客死。且不得死於病。死於狂焉。死於病。狂是猶得以善終也。而孰知可青竟不得以善終。

哀哉可青去作白門之鬼。竟不生還。予覽紙上之噩耗。身似醺著些兒痛苦麻上來也。其文曰。（某年月日公子王可青以情死於金陵客次某日家祭家人王榮飛報云云）嘆……可青……癡絕……淒絕畢竟死於情耶。不死於父。不死於母。畢竟死於環娘耶。至其死狀何如。會當問諸王榮耳。

生芻一束我吊可青。是日適重九之前。一日風雨滿城。其聲如哭。予甫入喪家門。便開烟世界。煙中人面都作慘澹淒涼之色。其姑韻琴哭於堂。姑外無他人焉。姑之夫斗南。咨嗟於靈牀前。牀之前無吊者焉。予爲吊者之第一。一人下拜而淚自泣。然下起而舉素帷揭長眠人之面障。不覺悚然退數步。長呼一聲曰可青。汝死竟若是之可怖。而可憐耶。嘻……環娘害汝非環娘實王升害汝。王升不醉。醉不失言。汝必不至。

此斗南曰然王升實種惡因昨夜二鼓可青之屍歸王升即於此時亡去殆懼罪而作金蟾之脫殼也狡極矣惡極矣言次哀樂齊奏奪郤語聲予出就廳事欲覓王榮問長短王榮不知安往時吊者漸絡繹來予卽反客爲主助斗南送往迎來吊者無不曰慘慘

雨勢鬱煙雨花作淚喪家情況信覺淒涼益之以函人丁丁伐木聲樂人奏樂聲帷中哭聲堂上人駭詫歎息聲平添無限之悲感予與可青固好友也可毒之不得意事予固知之審者也能不爲之一哭哉彼素娘非可青之繼室耶彼方伯非可青之猶岳耶然而於可青之死報之以耗而吊祭不至嗟乎人之無情一至於此予默歎之頃王榮手挾束帛帛色素與其白鬚同作可憐色見予遽哭失聲曰慘慘公子之死

## 第二十四章 尾聲

蒼頭雪涕絮語宣哀其言曰公子出門時含笑詔予（王榮自稱以下準此）曰王

榮舟中多載酒供予飲。予曰諾。乃攜酒一斗藥水十瓶。琴娘送公子及門而止。叮嚀道珍重。盼汝早歸也。公子點首曰我去矣。無他語。既登舟便呼酒。予斟一杯進飲。未半忽舉杯擲於河曰紅友。予與汝緣盡於此矣。予大駭。則反提壺而勸焉。公子淚如雨。發語無頭緒。都淒涼。曰天乎。生我何爲。曰環娘。倏又易其稱。曰環妹。其知予之來耶。嗚呼。如公子言。公子傷於情耳。何嘗狂。

旣而公子忽又帶淚而笑笑而又呼酒。連舉數觥。索不休。予陰以藥水和酒進。旣更純以藥水進。公子悉以爲酒也。而飲之。然則公子又狂矣。倏狂倏不狂。倏哭倏又笑。予試指點兩岸景物。引公子觀。公子輒問。予曰汝見環娘耶。環娘安在。如是數晨夕。公子無日不飲酒。無日不咯血。無日不笑。亦無日不哭。無日不狂。亦無日不狂。在途之第五夜。公子忽索筆。索墨。予對以忘却。攜將來。舟子應曰。有。有摸索久之得硯。一硯缺角。得墨。一墨斷頭。得筆。一筆蓬蓬然。秃其鋒。以奉公子。公子曰紙。予奉以片紙。公子曰片紙能寫幾行字。取大者來。予不知公子將何所書也。或者其借此消遣乎。是

亦大佳。因更以素紙一幅進公子。一手撫紙。一手握管含毫。予爲之磨墨焉。墨未濃。公子忽擲筆大哭。竟夜不寐。亦迄不下。一筆成一字。其明日。公子忽甚寧靜。貌沈吟。若重有所思。予循例進酒。繼以米飲。公子曰。此米飲也。非酒也。汝何欺我。異哉。公子忽又不狂矣。公子沈吟者累日。時據案數援筆。又輒擲筆。予乃進詞以勸曰。公子在病中。勿用心太甚。公子曰。然。予思睡。予四體殊不適。汝盍爲予按摩之。公子言然。然則公子誠不狂也。

嗟乎。公子疇昔其人如玉。如何一瘦如芻。予爲公子按摩之頃。而驚其肉之削骨之突也。公子歎曰。王榮汝事我甚善。汝老矣。予竟將先汝而死。當亦汝之所不及料也。公子語至此。嗚嗚而泣。予亦下涕。嗟乎。公子氣逆血來。却又梗喉。不吐氣幾不續。予急扶其半身。起拊其膺。若背嘔血。十餘口。公子憊甚。閉目偃臥。氣息咻咻。然數數淪湯飲之。竟夕侍公子側。不敢假寐。心旌亂搖。達旦忘睡。此時苟有醫者。予急欲一問。公子之疾可無慮否。

不情哉天也夜方中涼颸起聲勢漸猖狂鼓吹江潮作不平之聲萬個潮頭倏起倏落舟簸揚如簸中塵土公子曰予頭昏暈甚予折衾替枕旣而又以爲終不安妥則以予肱爲公子枕天明風勢息公子乃得安枕日晡予仍飲公子以米飲公子曰予頗思粥予乃大喜公子進食是生機也予煮粥成公子盡一孟及夜亦然是日也公子未嘆未血予更喜以爲昨日十餘口血空其積矣以爲舉其滿腹之牢騷哀怨一化血吐個淨盡矣予以爲公子不狂公子不咯血公子且進食公子無慮矣嗚呼孰知入夜而公子之狀又變兀坐對孤燈則又沈吟則又若重有所思則又泣泣甚而哭哭已命予磨墨展紙公子振筆書書且泣淚滴滴墜紙上淚溼紙透墨著淚化一片模糊而公子不顧筆再擋再援淚千點萬點予苦目不識丁不知公子紙上作何語但見其由數行而數十行由數十行而百數十行旣而擲筆自語曰可青……何苦來遽舉所書付一炬則又一陣哭而血潮幸未來其明日公子又易一狀況矣口喃喃誦多心經三復「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

怖遠離顛倒夢想」之句。咄咄怪哉！憶昔公子聞人誦佛，輒曰：「其愚不可及也！」今胡爲忽誦多心經耶？公子自是日起不復進酒，酒亦漟餘無幾矣。而瓶中藥水則亦罄其半。其半則於前夜遇風時，舟動瓶相擊，倒而盡碎，涓滴無存矣。

公子不飲不藥，而進食有加，逾三日迄未一咯。血亦迄未一哭。予方且額手爲公子慶公子之誦佛，殆徵心滌慮於以養息也。竊視公子面其神色忽若生動，予於是乘間作種種慰藉之詞，引公子入樂觀之境。公子聞之時，點首間亦力擰雙眼向江天一放，遠光貌若有幾分樂趣。予敬暖酒一盃，勸公子飲。公子問酒餘幾許，予曰：僅得三四盃耳。公子卽置不飲，曰：「善藏之，留此餘酒，將以一奠環娘……」公子語至此，則又悲從中來，卽又縱聲一哭。血亦隨至，滿地落紅。一張吻，則又十餘口。是時也，舟已抵石城頭下，舟人入白曰：「至矣！」公子曰：「至矣乎？」起去，顧予曰：「至矣！」紙錢安在麥飯安在燭……酒悉備，無或缺。汝攜之導予先赴薛環娘之廬，予曰：「公子方咯血，宜稍養息。且公子病軀何可徒步？當以肩輿行耳。」公子必不可，曰：「環娘待予久矣，非

卽往非徒步往不足表予心一片誠也速起……速導予行予不獲已乃扶公子上可憐公子弱不勝步予欲呼舟子同登可左右扶掖公子行奈一個舟人上陸則舟誰留守予乃一手攜祭物一手扶公子且令公子手予肩步步行遲行未半而公子已喘暫息道左予席地坐而扶公子坐予膝秋風一路涼意襲人公子病人其何堪此旣前行間訊薛家門巷知者曰噫薛氏無人矣夜聞鬼哭耳公子放聲大哭驚其四鄰聚觀焉彼王升非薛之鄰耶予乃呼曰此王公子也誰爲王升妻趣以座來坐公子羣中一中年婦應聲去捧一短竹床至相將扶公子坐公子哭良久血又來舍血問人環娘已葬乎其墓安在婦曰葬矣其墓去此不遠公子曰汝速導予往時公子憲甚不復可徒步乃卽以竹床舁公子行助予舁者爲王升弟未旣至環娘墓墓在叢塚中黃草白楊如臨鬼域時有尾予等往觀者老幼數十人予設奠焚香扶公子拜公子親奠酒焉其哭之第一聲曰環娘……我負汝

蒼涼荒塚情鬼來攀酸楚秋風書生沈痛可憐哉公子之哭祭環娘也口似桃花之

洞血雨續。紛眼翻滄海之濶。淚潮洶湧哭良久。公子暈矣。是時觀者逡巡去。王升之弟亦不知安往。惟其妻獨留不去。予也千呼萬喚。搔公子胸。搥公子背。良久乃蘇。予曰。公子慟矣。死者不可復生。公子母自苦竹牀在。是公子可下船矣。公子忽若釋然者。翹首作四顧狀。曰。此間殊清幽。野菊數叢似對人而笑。王榮……汝盍以祭餘之酒一澆予塊壘乎。又顧王升妻曰。勞汝導予至此。環娘有知亦當謝汝也。斯時也。公子命移竹牀坐叢樹間。舉杯徐飲。命予採二三野菊。試其香否。盡一杯。公子微笑點頭。义手口作咿唔聲。忽低語。予曰。汝速返舟取錢二百。且攜筆墨來。錢酬王升婦。筆墨我欲一用。將題詩於墓上。留千秋紀念。然後歸舟。未爲晚也。予躊躇不欲行。而公子怒。予以日予乃從公子。命囑升婦曰。嫂……爲我暫侍公子去去便來。

予循途歸舟。予老矣。足不能從心。欲速不能卽達。相距里許耳。行行不至。似隔天涯。抵舟稍緩喘息。忽遽取物上行。未數十武。前途忽有呼予者。視之。則王升妻也。予大驚。曰。嫂胡爲來此。誰侍公子者。渠曰。公子命予來此。謂被酒覺衣單。舟中有紫羅襪。

一襲煩汝爲我取將來。予聞婦言乃以錢二百筆一墨一硯一紙一轉授之。促之先行。予復下舟。挾衣急上岸。努力疾行。及半途。追及王升妻。蓋渠束足行。更蹇於予也。予遂先抵環娘墓。竹床在酒盃在咄咄。公子安在。公子安在。嗟乎。慘哉。公子縗首。纏首懸樹間。舌出於唇。雙目未闔。予失聲號曰。公子急登竹床。急解救急。不能措手。十指忙亂。帶解公子墜撫之僵矣。而額而胸冷却矣。嗟乎。公子死矣。王榮語至此哭。予下涕。一時聽者無不咋舌蹙額而搖首慘矣。哉可憇之死也。予知閻者。諸君當亦爲之歎歎歎息有泣下者矣。

## 題跋

神州茫茫。衆生沈沈。多少痴男女。低首下心。夢夢焉。投諸情網。萬劫千磨。不稍覺悟。沈淪苦海。何日超生。然而我佛多情。豈忍袖手頓開覺路。盍早回頭。亞西亞洲之東。有人焉。恒借題說法。編行小說。普救一切衆生。斯人爲誰。曰我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之吳雙熱。是先生既以著作說部。默化世人。爲己任。無如世之人罪孽深重。靈光將絕。知非尋常文字所能收效。乃復閉戶焚香。聚精會神。別著一種孽冤鏡。以與天下有緣人相見。苦心孤詣。說法度人。目之爲救生船也。可奉之爲如來偈也。亦無不可。凡我善男子。善女人。盍歸乎來。

紹興子漢楊无我跋